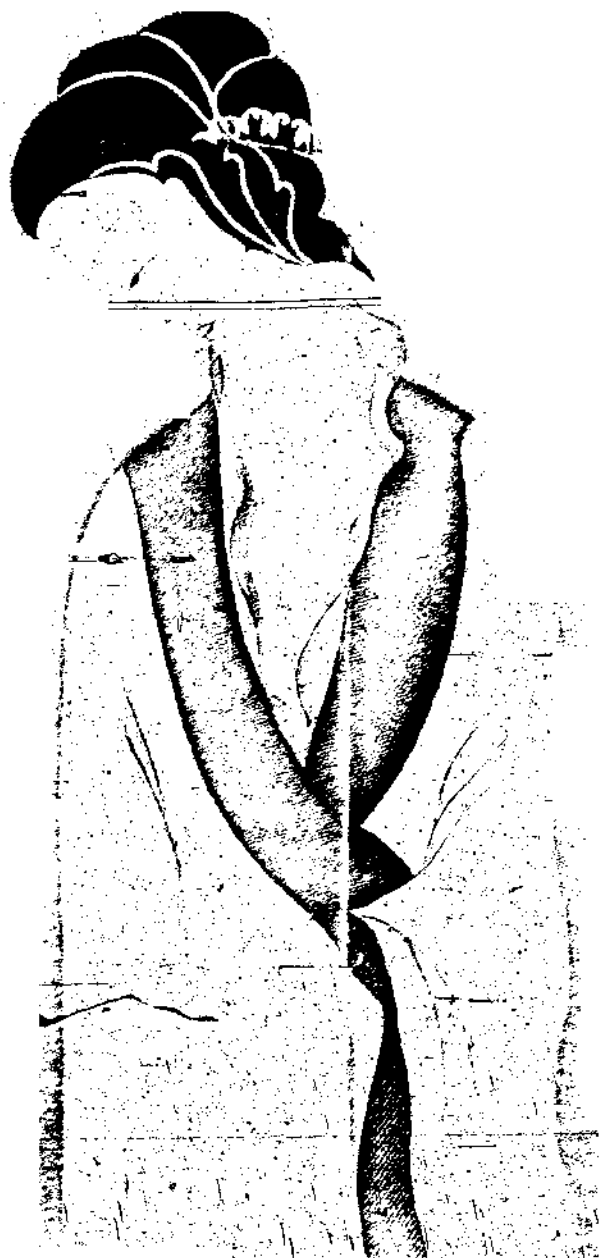


小 說 半 月 刊

第 五 十 五 期 一 九 四 一 年 一 月 一 日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中華書局



大眾畫報第十五期目錄

新年之朝

國內時事

國際瞭望

一年來世界大事

歐洲三大都市

華北風光之攝影者

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世界攝影名作選

鐵鳥之羣

弱肉強食之世界(雙色版)

活躍的冬天

雲貴攝影集

本國航業復興

進展中之粵省三年建設計劃

鋼琴演奏

大路

傾國傾城

從畫報所見五十年前之婦女問題

文字

悲鴻漫談

一個不用鏡子的女人

深海探險記

再談醫理(每月談話)

接吻

徐悲鴻

袁牧之

威廉比貝博士

梁得所

譯

特大號，篇幅增加得有限，然而內容分量則較平日增加了一倍以上，這是我們引以自慰的。以後的本刊，祇要可能時，總當本此精神邁進。

在十個短篇之中，每一位作者都貢獻了他底特長，就中，我們應當特殊推薦，歐陽山先生底「新客」和禾金先生底「副型憂鬱病」——前者是以高爾基風的作品而久為讀者所熟知的，至於禾金先生，他對於新的技巧之嚴肅的嘗試當不容我們忽略。

黃牧之先生底中篇「神女與女神」在本期開始揭載，請讀者注意。

艾蕪，沙汀，征農，聶紺琴，東平，羅洪，方之中，胡伊凡諸先生底大作，或因篇幅關係，或因其他原因，都不及在本期與讀者相見，應請諸位作者及讀者原諒。

下期是一個翻譯號，在這裏先行預告。

小說半月刊

投稿簡例

一 本刊歡迎投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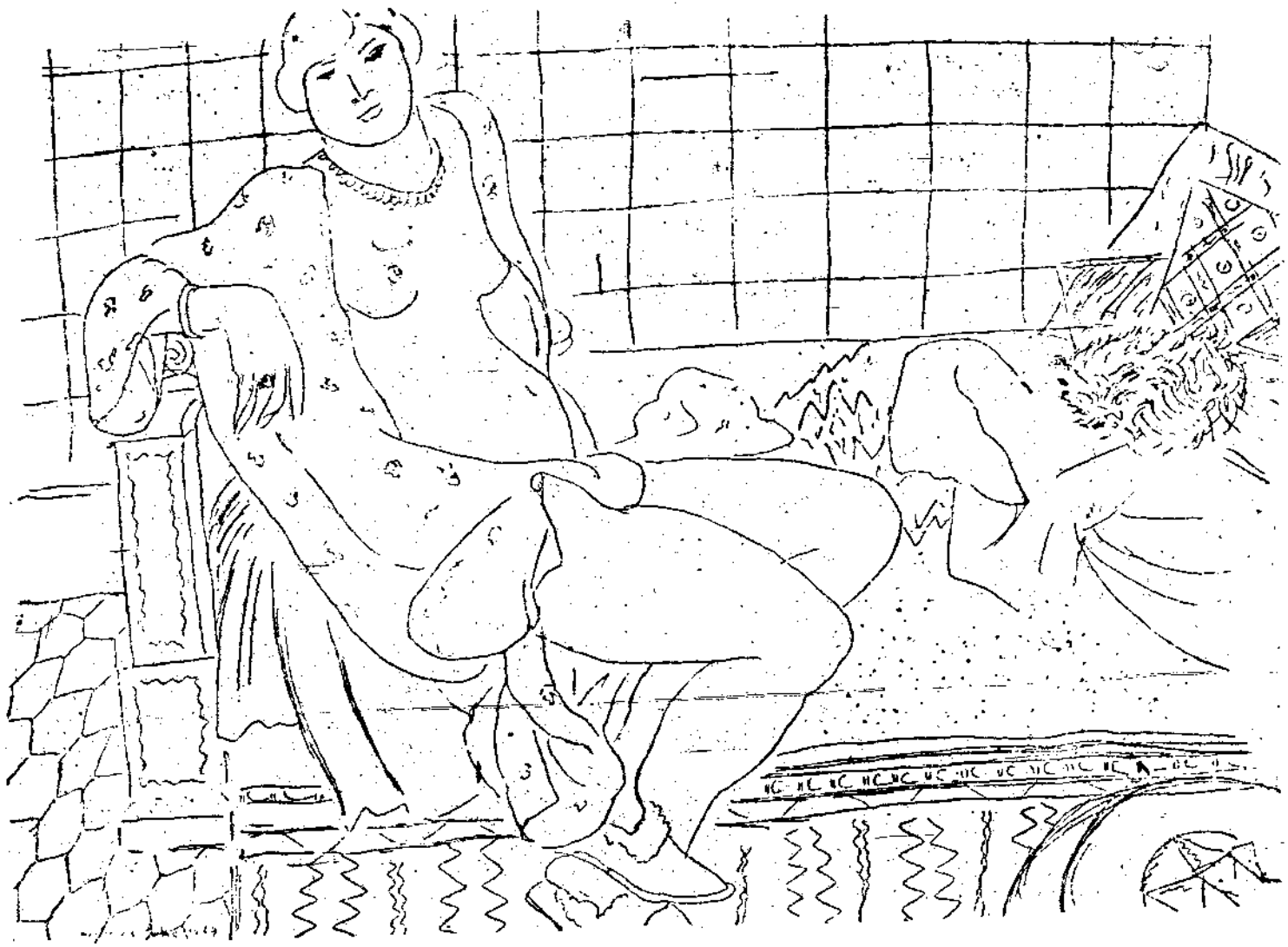
一、創作小說；
二、散文小品。

二 譯稿暫時不收。

三 五千字以上稿件，付足郵票者，不用時當即退回。

四 投稿經發表，即致薄酬——每千字二元至五元。

五 投稿請寄上海舟山路大衆出版社小說半月刊編輯部收。



MATISSE 作

素描

<p>小說半月刊 第十五期 新年特大號</p>		<p>素描 歐陽山作 旭丹畫(三)</p>	<p>新客 歐陽山作 旭丹畫(三)</p>	<p>副型髮髻病 禾金作 旭丹畫(八)</p>	<p>拋包 荒煤作(八)</p>	<p>古渡頭 葉紫作(十八)</p>	<p>小車夫 萬連鵬作 江樓長畫(十八)</p>	<p>棉衣 化石作(三三)</p>	<p>子容夫婦 獸生作 楚大司第(二七)</p>	<p>到南洋去 黑嬰作(三一)</p>	<p>兩種不同的情感 奚如作 元善畫(三五)</p>	<p>奔波與留難 李輝英作 張錦畫(四三)</p>	<p>神女與女神 袁牧之作 旭丹畫(四七)</p>
---------------------------------	--	-------------------------------	-------------------------------	---------------------------------	----------------------	------------------------	----------------------------------	-----------------------	----------------------------------	-------------------------	------------------------------------	-----------------------------------	-----------------------------------

新客

歐陽山作
旭丹畫

南方的四月初，晚上還有點殘剩的涼意。從江面上來的冷風，軟弱地在四處流動着，因為胆怯的原故，常常避開人身，不去觸怒他們。沒有雲，天空顯得平靜而疲倦，嫩芽從所有矮樹底枝桠上擠出來，發出低微的畢剝的聲音。

像碼頭上堆着大木箱似地，堆着許多狹長的「麻石」塊當做門牆的，一間普通叫做「咕哩館」的下等宿舍，頹喪地蹲在清泰路——小東門最僻靜的馬路——電燈稀少的東頭。牠沒有普通旅館底特色，也沒門扇，只是像「臨時快相館」一樣，門口懸一張大體灰色的布簾子，不過仍然沒有「字跡，或其他甚麼記號。

胡益泰，一個三十七八歲，從海豐來的手車夫，毫無聲息地拖着他那蛇一般的長而暗淡的影子，鑽到闊朗的馬路外面來。他兩手緊緊地握着拳，彷彿怕丟掉了貴重的東西。他那雙長年赤裸着的腳沿着那

在還沒有整理好的，一堆堆泥土，磚瓦，和爛木器的廢料場，一直走到一間小雜貨舖前面，停住了。

全身棕色的胡益泰用鴨公的姿勢站在雜木櫃抬前面，從他身上每一顆癩瘡發出硫黃膏藥底臭氣。他底手一揚，一着銀角子便跌在厚厚的木板上，跟着那陣丁零的聲音，一個光頭的漢子帶着一付無可奈何的嘴臉走開來了。

「今天不賒賬了，胡益泰？」
「還錢。先還你十五個銅板零數。給我四根大喜，五個銅板南乳花生。剩下的找我。老板，聽說你中了十三個字山票，才分到兩百多塊哩，真不湊巧呵！」這位老顧客嘮叨地說。

「也許山票廠做了鬼，總之……」
老板略略看了看角子，就抬起頭，換了另外一種口氣問胡益泰：「惠州零菜，你幹什麼常常到我這里來呢？」

我今天要還錢，要買香烟，難道我底相貌不配麼？」

「到闊羅王那里去吧，你這癩皮瓜！」

老板用逗小狗玩耍那樣的姿勢，把銀角子擲到遠遠的馬路中心。牠滾着，最後倒下了——伴着清脆的小銅鈴般的聲響。

「有本事，把老板娘也摔到馬路外面去吧。她一天到晚不歸家，不見得比我那雙毫好些呀！」

「敲斷你底腿骨，你這充銅角的傢伙！還不滾我不要叫警察，我自己就塗黑你底臉！乾弟弟！」
「這條馬路有警察？不要說條吧。」

胡益泰懶懶說着走了出來。過度的疲勞使他舉步困難，而每一顆癩瘡都增加了自己的重量，變成了顆顆的石子——這樣，他取着正對那假角子的方向，並且眼睛又望到別處……嘴裏喃喃地在咒罵給他這角子的郭喜望：「專門賴債的無二

舌根的大炮友……」

閃電一般，從黑暗裏跳出一個穿學生裝的中年男子，用更敏捷的姿勢把他底財產搶去了。那傢伙一點聲音都沒有，繼續扮成找尋什麼的樣子，彎着腰轉了幾轉，便掏出火柴來吸香烟。從那比街燈較強的一朵火光裏，胡益泰看見一張瘦削的長而且尖的臉：精緻的鼻子過度地向外突出，下巴垂着幾根稀疏的長鬍子。好久不曾修理的頭髮像椰子皮般覆蓋着他底前額，後枕，和兩邊耳朵。

「喂，老哥，你來得正好。」
那個生面人善意地招呼胡益泰。把自己的香烟舉到頭頂上，旋了一個小圈子。「有一個從香港來的，左腳有點跛，叫做李長龍，也有人叫他個尾龍的人。不知道誰認得他呢？說是在附近開客棧。可是叫我怎麼找法？老哥，要抽根香烟麼？唉，你來得正好。」

「可是在我，」胡益泰微笑着

「羊老哥。我們還是先談談銀角子的事吧。」

「不對，你弄錯了，我從來都

沒有姓過楊，却一向都姓朱。」

面人更正着說，「好的，先談什麼

都一樣，莫非——」

「頂妥當，是爽快快還給我

。」

「不呢？」

「不我就動

手把你口袋裏所

有的都掏出來，

連你底當票……

……」

這樣，他們

越吵越激烈了，

悉噓，咒罵的詞

句在冷靜的馬路

上和水門汀，碎

石堆撞碰着，像

來兩個瓦器販子

在競爭地用瓷片

急敲他們底鉢頭

，最後，胡益泰

一掌打在搶劫犯

底胸口，嘴裏呼

呼地噴着氣時

候，姓朱的倒退了幾步，並了身

着，同時迅速地估量了他底敵人。

「算了吧，何必傷和氣呢，」

穿學生裝的中年男子微微轉了身

，說。「聽我說，不管那雙鞋是誰

的，總之，我把牠送了給你。」

這是我一輩子頭一回讓人了。那麼

，你也應該表示點好意，破費點脚

樣子你一定曉得他在什麼地方的。」

胡益泰同意了。「那麼跟我來

吧，羊老朱！我這樣喊你好不好？

他說。於是他們就成了朋友。姓

朱的告訴他底朋友，他底名字叫朱

慕瀾——一個不凡的名字，是他二

十歲的時候，他父親爲了仰慕一個

又貢獻給那車夫一個醫治癩瘡的法

子，用豬油跟銀硃和在一起——他

把這叫做「古方」。他用他底知識

和經驗，像別人用金錢和衣服似地

，在胡益泰面前炫耀着。……

「我爲什麼會知道這許多藥材

底名字？要告訴你這個老實，可是



胡益泰用公的姿勢在雜木櫃台前

小氣的人，哈哈，也不是一言兩語那麼容易呢。你一定以為那不過是軍大炮，一定要拿「算了吧」來打斷我底興頭。如果我們能夠再見面，那時候就跟你談一個通夜吧……

「朱慕瀾用手拍拍胡益泰底粗而圓的肩膀，說下去：「可是爲了我們認識一場，我要告訴你，我也到過你們鄉下呢，這樣你更會覺得我是一個好朋友了。我那時在軍隊裏當副醫官，霍參謀和我一道騎馬走進你們那個大竹鄉，他就大聲對我說，『我底天，爲什麼這里的女人，腳趾都是黃色的泥！』」她們都上山挖藥的呀！」我這樣對答，他馬上佩服了，以後就叫我做「百寶箱」。當醫官知道藥名，出藥的地方，不算一回事……我還知道許多人物底名字，他們底脾氣；許多孩子底名字，和他們底滋味哩！……

那些水牛們玩阿樂呵，甚至要抽什麼地方稅，都低着頭跑到我面前來了。我參加過三次大事變，想出過十七種地方稅底名目……可是，你現在預備把我帶到那一層地獄去呀？」

你儘管軍大炮吧，看樣

子，你倒像西裝口底抓手。難道還怕我拐帶你去賣麼？」

這樣，他們走到李長龍底門口，就分了手。但是三十分鐘以後，軍醫官就由跛腳的下等宿舍底主人引着路，和咕哩館裏的三十幾個住客會面了。

「是一個姓朱的好朋友，一個尾龍介紹着說，『頂會找錢的。誰買酒來賀賀他吧。』」

聽的人並沒有對這位軍醫官發生興趣。住客中一大半睡熟了，有一個人從牀上偏着頭望他一眼，重新念着木魚書，別的兩三個人連望都不望，只靜默了一下，又繼續那低聲而冗長的談話了。對朱慕瀾表示歡迎的是胡益泰，郭喜望，和另外一個叫做阿方的年輕人。胡益泰揮着手，招呼老朋友似地喊着。他。

「從明天起，你就得相信我，」軍醫官高聲說，「我們快要變成老伙計了。」

「老伙計也好，可是因爲你太會裝傻了，我想，對於你還是應該提防提防的。」

軍醫官用貓似的脚步在咕哩館底每一個角落裏巡視着，好像他要從每一張木架牀，每一根圓柱子上面掛着的衣服，和每一件凌亂地散放着的小物件裏，找出牠們底主人底性格，癖好，和身份。李長龍底老婆，一個圓臉的騷蕩的香港型女人，用她底結實的手臂夾着一張灰色的軍用氈子，走進這兩丈多長，丈多寬的咕哩館來了。她一隻手牽着那穿學生裝的中年男子，把他領到東邊一行底盡頭，用嘴唇指着那張三層木架牀，說：

「爬上頂高那一層去吧，你是打扮得頂整齊的一個客人，這是我們這里頂漂亮的一張牀位呢。」

客人縮一縮那精緻的鼻子，不規則地笑着，要求那圓臉女人：「那麼，好的，你先爬上去吧……」

「瞎說，這里不是香港了。而且該李近來脾氣壞得很，不要去激怒他呵。」

朱慕瀾正預備伸手去捉那個老

三個人兜兜地兜罵了。

軍醫官跑過去，用他底破皮鞋亂踢着，使力扯着那兩個打架的人底頭髮，然後把牀上那個銅角子拾起來，拿出另外一個好角子摔在地上，吆喝着：

「我操你們的底祖宗，起來吧，狗！」

從此以後，人們就給了他更多的注意和更大的尊敬。他很不費力地就成了這「長龍宿舍」一個頂有面子的客人。大家都改變了開頭那種對他冷淡的態度。並不單是因他有驚人的豐富的生活知識，或者常常買雙蒸酒和南乳花生，「蠶豆」，而是對他那在種種活動中所蘊藏着的獨特的力量表示驚異。

他跟那些手車夫們喝酒，抽「戒煙藥條」，到下等娼妓館「打茶圍」，賭番攤，推牌九；他站在木架牀邊和任何人都可以談上幾個更鼓。但是阿方有一次和他借錢，他却無情地拒絕了。

「我不高興與做債主，」朱慕瀾這樣說，臉上的表情非常嚴肅而親切。「一次借錢給你，我就累了你



有時阿方實在沒有別的法子，而肚子餓得快昏倒了，他就掏出一枚銀角子來，捧在他面前，罵着：「這又夠你吃一頓飯了。可是下次，你就好好地預備着餓死吧。看來你是不高興替自己的性命着急的。」

而且當阿方在別的機會帶着阿諛的神氣提起那回事，他就板着臉

說他一點都記不起來了。他在那裏最拙劣地出賣着氣力的手車夫中間出現，如果不是冥冥中的神故意要叫他們見世面的話，就將成爲很難解索的一個疑問。或者是他們命運中注定，要在這一年春天，借一個巧妙的對照，使他們自己察覺出那些呆呆板板的吃飯，推打，流汗的生活，假使不加上點香料，還不能真地算做生活吧。

「這又夠你吃一頓飯了。可是下次，你就好好地預備着餓死吧。看來你是不高興替自己的性命着急的。」

「也許是一個強盜，可是我們用不着管這個呀！」郭喜望這樣說了，胡益泰便一面搔着癩皮，一面計算着：「大概——這樣算起來，他這三四天裏面，又花掉了五六塊錢了。」

「你們會成爲很好的朋友，」老板這樣說着，把他們兩個的手拉在一起。

人們都相信着在互相會面的時候第一個感覺底重要。這樣，甲等警察用銳利而且精明的眼睛對着那軍醫官於持地笑了。往後，就翻動着兩片年輕的薄薄的嘴唇，和朱嘉瀾談了許多關於當兵和運土的事情。他底話是精煉，滑稽，而且率直的，無論在什麼地方都表露着他底爭奪的熱心——對於一切事業，女人，職務，和金錢。軍醫官承認那甲等警察是一個「談得來」的朋友，答應有空的時候找他喝茶。

「……去上爬光你，的好，麼那」

「也有人這樣讚嘆的。」

也許正

因爲這樣一個奇怪的擇

「這一個寶貝，大忠知道他少不了一老朱——他呢，也知道那警察不

丟着眼色，在他們走了之後，就

她說：

是沒有益處的……這才真是一對「拍手」伙計！」

朱慕瀾以後就常常跟那穿制服的青年人在一起。喝茶，打麻將，做着一些沒有必要的閒耍的事。魏大忠對甚麼都有着濃厚的興味，酒量却很不好，朱慕瀾有時用兩毛錢雙蒸把他灌醉了，往後就坐在他胸膛上面，用冷水使力拍他底前額；或者把他放在人行路上，用一盆盆的冷水潑濕他底全身。而另外一次喝醉了的時候，那甲等警察便在馬路上狂奔着；用手亂扯在路上走着的女人底頭髮，一直等到朱慕瀾揮起拳頭把他打倒了，昏在地上像死掉一樣。而酒一醒了，就帶着昏沉的腦袋去找那軍醫官，對他正經地提議：

「還是給我吃一劑藥——不要這樣子胡鬧了吧，我們總得好好地想法子弄點錢，把日子過得舒服些。」

但是等到朱慕瀾問他，「看樣子，你已經把法子想好了麼？」他就不好意思地勉強笑起來了。

南方的多雨的季节一來，連人底心臟都感到黏滯而且疲弱。甚

麼都是濕的；瓦筒上，牆壁上，木架牀的小圓柱和隔板上，都凝聚着大顆的水珠——牠們一面結合成較大的汗點，一面一直往下滴……使得各處都漲滿鹹而且腥的氣味。黑泥地被人們在上面踩着的時候，吱吱地怨憤着。天從來沒有露過愉快的臉，那陰鬱的表情使人們懷着惴惴不安的心——互相低語着，嘆息着，彼此交換對於太陽所懷的卑微的希望……

「羊羊朱，起來吧，不要再睡了，一有一個微風細雨的半夜，胡益素這樣哀求他底伙計。一思想甚麼慈悲的法子，弄五斤雙蒸回來吧。我們底皮濕膩膩的，可是——舌頭，喉嚨，心，肺，都乾得快要像那堵牆一樣裂開縫線來了！」

其餘的人都低着頭不說話，只有阿方從牙齒縫兒吸着空氣，弄出叫貓一般的，貪饞的唧唧的聲音！——這在一堆貧窮而且悶損的人心中，算是一種下作的催促的手腕。」

「喜望，到李老板那兒去，」朱慕瀾緩緩地坐起來，兩隻手使力搓着，吩咐那個喉嚨乾燥的車夫。一把那鐵吊桶借來用一用吧。」

於是，歡呼的怪叫的聲音從每一個角落裏發出來了。牠是一匹多爪的猛獸，在這小小的宿舍裏翻騰着，衝撞着有裂縫的，流汗的牆壁，搖撼着那三十多張木架牀，使牠們晃晃蕩蕩地，格格支地響。幾個車夫把那軍醫官圍在中心，擁他走出冷靜的街道，然後用盼望的眼睛追隨着他那暗淡的影子。

「如果我們沒有了這樣一個朋友，唉……一個低的嘆息聲。」

朝清泰路東頭，經過一段沒人居住，也沒有燈光，只在路邊停放着幾十部空手車的僻靜的馬路，向左轉了個方向，朱慕瀾就找到了他底好朋友魏大忠。

「我要找一塊錢，」朱慕瀾向沒精打彩地站在路邊的甲等警察提出他底希望，「有一大堆人等着要救命呵。」

「甚麼地方發生了旱災麼？」——看你底口氣倒像個捐棍，可是你明知我不高興做善事的。我們來賭一賭錢吧，怎麼樣？用骰子，紙牌，還是銅板呢？」

開頭魏大忠這樣頑皮地抗拒着那軍醫官底意志，但是朱慕瀾常

常說的一兩個聰明人在一起絕不會有甚麼廢話——一樣，等到那穿學生裝的中年男子抓住自己的長頭髮，向他做另外一種「有益的提議」，並且詳細地解釋着他底性質和步驟的時候，他就完全屈服在別人底才幹之下了。

軍醫官用緩慢的沉重的調子說出了他底計劃。一錢雖然弄不了好多，但是試試看，我底乾弟弟，這是我們第一步的合作呵。憑這一條藥方，就值得你那「一千錢」了：——他這樣開着頭，聲音很低，彷彿那張瘦而長，纏和着風沙跟狡猾的臉，和別人隔着一重玻璃窗子。後來，他窺探着魏大忠臉上表情底變化——一種從聰明到糊塗的變化——就慢慢提高了嗓子，甚至簡直用教訓的口吻說：「怎麼樣，可見得我們中間，不應該把錢看得太認真了吧！」

魏大忠用慚愧的臉色跟着他走，並且替他挽着那盛滿燒酒的小鐵桶，一面像患了邪症似地搖動着腦袋……

四十分鐘以後，長龍宿舍裏的客人底談話聲隨着那些粗棧的湯子

，用牙齒磨着南乳花生底白色的漿汁，靜默地沉溺在那種芬香強烈的氣味裏，魏大忠才平平淡淡，但嚴肅地說了：

「如果大家是朋友，我就要勸你們一件事。清泰路東頭——你們大家往後不要把空車子停在那邊了！誰要是不聽我底話呢——」

「就會怎樣？——一個人不相信地追問他。

「總之，那邊不要停空車就是了。我要出去看看，也許甚麼地方失了火，也許我那小舅子警長要來的……」甲等警察這樣加上幾句，就站起身走了出去。

「我底聲音菩薩，這小子喝醉了，他真會說笑話呵。」

「那才奇怪，叫我們把那些空棺材放到甚麼地方去呢？——另外一個人這樣自言自語地冷笑着。

「我拉了三年車，完全沒有担憂過這種事情。現在，世界又要變了麼？」

朱慕瀾苦着紅紅的臉，手扯着自己的長頭髮，悲嘆地說，「世界不歇地在變呢，世界不歇地在變呢，——往後就唱起他自己編的一龍舟

歌一來：

「借問世情多麼慘淡，

有朝無晚走到鬼門來……

唉，我千辛萬苦都爲了找尋你

，

風霜雨雪遍地成災——

他底傷感的嗓子突然頓住了，

使力縮着那小巧的精緻的鼻子，好像努力不使剩下的聲音盡量地鑽出來。有幾個人，急速地說一些含糊不清的碎話，把茶杯沉下鐵桶裏，

又高高地舉起來，咕嚕咕嚕地喝着，隨後就把那軍醫官拍到半空中，像住珠江裏的人丟棄一個爛麻袋那樣，摔在東邊街頭那張木架床底第三層上面……直到偏尾龍像一個井

蝦般躬着腰，跳進來大聲對所有的住客斥罵着，並且敏捷地把灰黃色的電燈熄滅了之後：大家才癱軟了，沉靜下來。

……

第三天，魏大忠底善意的警告

給這班朋友帶來了有力的懾嚇。阿方知道了他拉的那部手車底車槓被人敲斷了的時候，便倒在床上像一條蚯蚓似地全身抽搐着，伸屈着，企圖用那太年輕了的聲音去咀咒什

麼惡鬼底毒計……胡益泰被他底沒有經驗的哭泣激怒了。

「你真是一個無二鬼！如果你身上還有一根男人的骨頭——就去打甚麼人出出氣吧！世界上做得出事情來的是拳頭或者錢，却不是眼淚。」

那個被陰謀所狙擊的年輕人，飲住汪汪的淚水，抬起頭來問他：

「取笑我呢，還是——自己也提防提防好呢？」

幾個粗魯而聰明的漢子，使用着邊退而豐富的語氣，在會商應付辦法的時候，朱慕瀾自動地插進了一些簡單的說明。

「怎樣呢，不是疏忽底好結果麼？——他緩緩地說，「魏大忠老早就看出了有幾個地痞在那兒搗鬼的，所以叫你們不要把空車子停在那裏。你們不多謝人家底好意，反而……」

唉，他有好幾次，看見有人帶着『螺絲批』在那左右走着哩。這是甚麼時年，沒柴燒的人太多了呵？」

結果，那些車夫同意把這件事情交給朱慕瀾想法子。那甲等警察做出很勉強的樣子，讓朱慕瀾拖了

來，一句都不說，只是微微地搖着頭，不久就走掉。過幾天，又出了別件案子。一個鴉片煙鬼底車子，被人撬開螺絲釘，把車鑰偷去……經過一場大騷動以後，還是決定再請魏大忠來「看看怎麼一回事」。

那警察和軍醫官預先佈置好了

，一進門就對那班人咕哩說：

「頂好的辦法還是不要把空車子放在那裏。如果實在找不出別的地方呢，只好——和那些地痞講點『義氣』吧！別說我，誰也管不了那些成羣結隊的地痞的。一個人一天給他們一毛錢，或者多少，叫他們給我留一點空子，看看肯不肯吧。」

說老實話，我也不能夠整整一夜地對着那幾十部空車子噴。上頭派我出來，又不是叫我管車子的。」

雖然這有人主張大家出去輪流守夜……但往後，就由軍醫官替那些車夫辦交涉，從每天每人一毛錢減到每天三分六釐子，再減到二分四釐子。「一天二分四釐子，一個月一個人也不過一塊錢罷了，」朱慕瀾皺着眉頭對大家說，「我真講到肝破血流了，不是，換一個人去講講試試看也可以麼？」

（續見第十七頁）

副 型 憂 鬱 症

禾 苗
金 子
作 畫

二個黑髮的西班牙少女站在冷靜的住宅區人行道上等電車，川着永遠帶一點飄忽的眼
睛看天空的朦朧的雲；看清早從繁密區中升起的一縷，灰白的，蒼藍色的煙霧；看路
上來去的牛奶車；看把一些廉價的，玫瑰，紫丁香，百合花搬到柔和的陽光中來的花匠
；看路邊報老人身旁的當天字林報標要掛上的粗體字：

羅斯福發表對銀價問題之談話

倫敦四〇〇〇〇餘人之饑饉團請願

——我們要的是麵包；而不是巡洋艦！

吹來了一陣清早的冷風，測了一下，急忙拉起了外衣的領子：

——春天了嗎？

——春天了，是銀灰色的嗎。

——銀灰色的街：遠遠地。

——怎麼老是那些秋天的暗淡呢？

——春天裏的秋天啊，

——Amargo oriente！

——Amargo oriente！

——隱隱地，想起了南方的金黃色的山。

停車處是設在一家公共宿舍
的門口的，公共宿舍的下層是各
種日用品的店鋪。正對停車處的
那家，在門的上方有用克羅米做
成的店招：米爾珂夫伙食公司。
在米爾珂夫伙食公司的二個
大櫥窗中，右邊的一個雜放着各
種罐頭食物與飲品之類的東西；
左邊的一個掛着一塊紙牌，上面
用綠色的墨水寫着一排花體字：
四季蔬果。在特製的木架上陳列

着的，有馬來羣島的椰子與酸荔
果，有蘇格蘭的草莓子與大黃瓜
，有江南的大幹的新鮮玉蜀黍，
也有加利佛尼亞的燻調的豐滿的
紅橙子，檸檬，與紫葡萄。
星期日除外，每天早晨八點
三十五分左右，從長巷裏出來，
走到停車處等候開向繁密區的電
車，厭倦啦，便讓眼睛憩息在那
些給加利佛尼亞的太陽所吻過的
豐滿的紅橙子上面。

拋包

荒煤

旅途雜記之一

聖誕是在夏末時分，但在這沒有星
星和月亮的漆黑的夜裏，空曠的江上漫起
的淒厲的風，也算是有點秋意了。

風捲起了浪頭，嘩嘩地堆疊着，直
撲着船；滿江還有着一層層的白茫茫的霧
，船於是走得很快，便是在抖擻着身子爬
着，深怕一下便跌進無底頭的黑暗中去的
；那機輪的引擎轟隆隆的，迅速而
勻和的響着，正如緊張着心弦在急促地吐
着喘息。

老杜和李二爺底身子僵僵着，便是聽
了背的老入，蜷縮地躺在那不滿三尺寬的
官鋪上；一委只有豆粒大的燈亮的雅片煙
燈，把那兩張椅子皮似的臉映得昏黃，而
不時又在上而閃閃着一陰影。

「嚇嚇！他簡直見不得女人！不怪
那張眼睛要閃，像昨天，我八圍麻雀下地
，他眼那婆娘還鬧得不歇氣，我聽他『福
祿壽』（註一）……」

老杜一邊說，一邊打完煙泡，迷着一
雙細長的眼睛睜那正半閉着眼睛養神的李二
爺；但李二爺就在嘴角撇一個冷笑不接腔
。他無奈何，伸了個懶腰，站了起來。

「老杜就是一張嘴愛嚼些淡鳥（註二）
，王瞎子這趙水把一頓貨丟乾盡，恨不得
叫祖宗，也還有心買女人？一五一十，多買

(南方的果樹園裏的聖瑪利亞啊。)

天上淡淡地飄着二月的雲，

早晨八點三十五分挾着「本」

Mi Don (靜靜的頓河)穿過長

巷的時候，心頭幾乎奏起威廉推

爾的緩調行進曲來啦。玩弄着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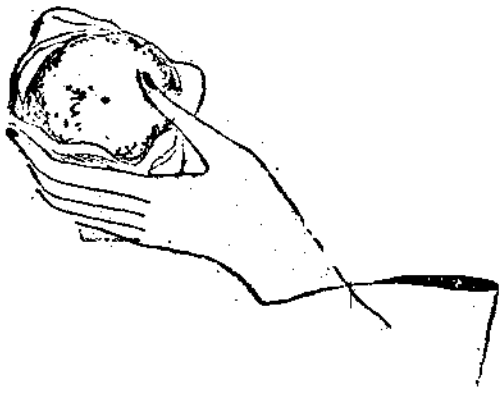
袋裏的銅子，看見灑了水的二月

的街，看見蹲在枝頭做晨禱的野

百靈，事務員的頭腦便飛快地給

洗淨了，昇起來的是一種幼年的

歡躍。使用了一分鐘比一分鐘年



青的心情，明快地走上米爾珂夫

伙食公司門口的停車場。

給太陽照暈了眼睛，翻下呢

邊，便去看那些豐滿的棉襪與紅

襪子。

豐滿的果實是會給人一種康

健的炎炎的南方味的。讓給數字

打傷了的靈魂受着日光治療，自

己便悠悠地沈默了。

二分鐘：

紅橙子的近旁插入了五片塗

着寇丹的紅指甲，

五支纖細的白蠟條一般的手

指，

一片薄薄的失掉了豐滿的手

掌，

(可是它却正握住了)一個豐滿的

的鮮橙子的呢。)

半截細小的春大衣的手臂。

給翻下的帽沿遮沒了上半截

的視線，抬起頭來，隔着玻璃窗

便看見了一個像生物標本的塑形

那樣枯瘦的一個女性的軀幹，瘦

的肩膀，平坦的胸。

(瑪利亞！)

(瑪利亞！)

哈到第三個瑪利亞的時候，

那個亂堆着 Prominent Wave 的

頭從紅橙子堆中抬了起來，玻璃

窗上便現出了一個蒼白的肺病第

二期的女性的胸像：完全靠

來維持血色的面頰與嘴唇，

僵硬的肌和，萎縮的眉宇，而臉

着那眼珠子的時候，反射神經猛

地的給刺了一下，叫起來啦。

(瓜子嗎？瓜子嗎？是的。怎麼不是

呢？還說不是嗎？真的是嗎？是的，是的

，是的，是的。)

眼珠，是熟悉的；狡滑而帶

一點辛辣味的。可是現在却不是

了，在肺病第二期的枯萎中又滲

入了幾滴感傷的神髓，沒有改樣

的就祇有那細長的眉尖與嘴角上

的一顆小黑痣。

站在他身旁的是那個穿白衣

的俄國店夥，用了 Yes n'am 的

神情張開了一個大紙袋，當握在

枯萎的手掌中的一隻鮮橙子拍的

給擲進了紙袋的當兒，暗淡的眼

睛看見了我。

驚奇地，瓊克勞馥式地瞪了

雙眉梢，眼睛睜得大大地呆住了

，讓一隻擲橙子的手停在半空。

三秒鐘的中間，殷勤的店夥

在旁邊檢起了一隻大橙子送到她

眼前：「太太，您瞧它多豐滿哪

，您就選了這一個吧。」便緩緩

地把眼睛對着我，點一點頭。

用手指着大玻璃門，對我打

下去。

「教哪個雜種不是「福祿壽」……不

是福兒……」

老杜急溜了口，李二爺望着撲赤一笑

，把半截香煙從那枯乾而又蒼白的嘴角星

掉了出來，在馬花繩子的夾袍上落下了雪

花般的灰屑。

老杜自己也笑了；趕忙拾起半截香煙

遞到自已嘴裏去；一邊溜溜地管李二爺拍

身上的香煙灰。李二爺還是不接腔，只接

過童老板遞過來的煙筒，呼呼地，不肯喘

一點煙子似地吸足了(筒)；停了一會，像

是因爲喘不過氣來才讓那兩條滾霧般的煙

從鼻孔裏吐了出來。

「該誰！」李二爺惡吟地說；「他撿

子(註三)說過，叫他英夫打緊了算盤，要

妥當，多用幾個錢；我也勸他到鎮江擡包

(註四)，再回頭，他不聽，要在蕪湖起棧

——曉得哪個雜種點了水(註五)，一下子

就接得乾乾盡盡！還算好，人沒有露臉，

不然，帶到漢口，你叫老X(註六)活祖宗

也是五年牢起碼，那傢伙不講一點情面，

底下的瓜子怕就不樂得敲？那時候才免，

青時(十)曾肯出十一來了……該誰！咳……

……這種日子，生意難得做哩！」

李二爺帶着一種飽經世故的感嘆，爲

自己底平安得意地笑了，又呼呼地吸了一

筒煙，滿足地閉了眼睛。

「二爺！聽一會，有人找我家！」

老郭在門外伸進來打掃呼，並做了個

了一個「等一等」的招呼，忽忽地拿了一打鮮橙子，就推開玻璃門走到街上來了。

（瓜子，妳真的是五年前的瓜子嗎？）

「懷了期待着解答一個謎語一樣的熱切，我握了妳底高熱度的手：『瓜子，是妳嗎？』」

「是的，我們好久好久不見了，真想不到。」

「剛才看見妳的時候，我在玻璃窗外計算了一下：五年哩。」

「真的，有五年了吧？」沈思地。

「不是嗎？生活還不怎樣吧？可是，妳底健康怎樣呢？」

（可是，妳底康健的黑色的笑呢？）

把白蠟一般的眼睛一抬，失了神采的眼珠做出一種嗜殺者的神情，「呼」了一聲：

「生活當然是好透了的哪，我每天上水果舖去買新鮮的 Smith，與到公園裏去曬太陽；什麼事都不管——是醫生吩咐那樣做的呢——」

「有什麼病呢？」

「有什麼呢，隨便什麼病——到了醫生嘴裏便說得若有其事了。」

「——近年來有點心跳與間歇性的熱病，醫生勸我多休息，多曬太陽，少勞作，少感傷。」

意念像夕陽中的牽牛花，凋殘地靜默着。

（殘秋的下弦月，低音提琴上的一弓，虛糜，寒外的映照着夕陽的荒徑，凋殘的果樹園，閉了經的寡良女，永遠是秋天的春天，永遠是秋天的春天，永遠是秋天的春天。）

培養在抑鬱中的東方的百合花啊，這慘劇（生活的）也該有一個名稱呢，那是什麼呢？謎嗎？雞眼嗎？微分學的繃簧的方程式嗎？）

沈沈地，像街上的晨風一樣的，恍惚地看着她：

「妳不能讓我知道妳近來的狀況嗎？」

「如果一定要那樣的話，那是沒有什麼不能的；可是我以為這是一點都不值得去關心的呢，有機會我們可以談一下子——我現在住在若茵九號，這幾天他出門去了，到我那兒去坐一下好不好不呢？」

計着日程：一，二，三，四，五，六；是第六天，收到一封五年來從不曾收到過的用紫色

「我現在不能，我得趕上公

司去簽到；可是，為什麼一定要「他出門去了」才可以上妳那兒去呢？」

「啊呀，就請原諒一點兒吧，我現在是沒有權利來鍛煉說話的技巧的——你住往的地方告訴我，現在是該有了一位美麗的太太了吧？」

「天天把太太帶着上辦公室嗎？」

「還是那麼把書當作太太的嗎？」

「對子，獨身漢在生活面前是應當忍耐一下的。」

枯萎的嘴唇間也吐出了病的白蓮啦。到第三次電車在停車處停下的時候，對面銀行門口的大鐘的長臂已指在五十分上了，驚慌地把寫好了住址的名片擲給她，忽忽的說了一句「好，希望你

能來。」鑽進車廂，便一二三四地數銅子。

計着日程：一，二，三，四，五，六；是第六天，收到了一封五年來從不曾收到過的用紫色

手勢。

手勢。

二若一個反身就爬了起來，慌忙而又平靜地蹣跚着從那邊門裏溜了出去。

一個瘦長的漢子走進來；一張紫藍色的，有着很高的額骨的臉，被一頂滿是塵埃的草帽蓋着，灰黯得很；他還穿着一件黑線單衫，拿着一把白紙折扇；走進來時，一連熟悉地和老杜及董老板點頭，邊倒是很靈活地把那對看起來像是很沉帶的眼睛，在滿臉皺紋着。

老杜和董老板兩個皺皺着打着個泡，不無一聲，冷冷地也不抬頭望那一個一

「你老們生意好？」那能用一隻手形

敲着鋪旁，用手抹抹臉，打着安撫腔問。

「哪樣生意好做？家客都快賠出去了！難種種！」

老杜極極臉袋，做著「壽英展」的臉子嘆氣；董老板就打個呵欠閉住了眼。

「李二董這水大約很太平罷！」那一個

個望着，也笑着不在意地說：「王瞎子可真是倒了霉！」

董老板吃了一驚似地，睜開眼就問：「你聽哪個說？」

「我可不曉得！瞎種！李二董年年月月，哪想水不是搭我們的船，如今倒也『抽底』（註七）了！」董老板望着雙氣

模子敲着臉，把打煙石擄得煙盤拍那一響，咕咕身出了出去。

墨水寫的信。

昨天雷聲冷風，對文具店裏買了
一瓶墨羅爾墨水，回來的時候，受了
冷，熱度又高起來了，心跳得厲害
出來似的。到晚上又自暴自棄的把感
傷主義標上了最當的價格：哭了。

前日接到「他」電報，就是兩情
不穩，又轉道赴香港去了，這一回大
約有一個月的前駐留。彼此的關係既然
已純然是經濟學上的需求與供應了，
那末這一個月的優閒或許對我的身體
上能有點補助也說不定。這幾天晚上
是天天把對於一個五年前的朋友的播
幕當作安神的哥羅芳，與奧斯特的「百
萬金離凡酒」的嗎。所以想在下一個
星期日的下午來看你；這對於一個把
書當作太太的人，大概是沒有什麼不
適的嗎？

心情是畏懼的，像大海中得
到了風浪的預兆的船夫。

(瑪利亞，瑪利亞，瑪利亞

！)
星期日下午，我底房裏存在
了一朵肺結核的白蓮。二月的風
吹着，心頭溶解了一種古埃及的
恐怖味。用了非常的強度的制動
機的力量，死命地叫自己底不值
錢的感傷主義的價格上漲，上漲

，讓統計表格上的升高曲線來代
表了它。喜劇的悲劇的地，我面
對了一個電影的場面：

(一) 胸像 風子，二月的灰

色的春衫，襟上
(右方) 插上了
一朵白色的康納
馨。臉色是蒼白
的，瘦削的兩頰
上堆上了一些
些胭脂。乾
萎的眼珠，
虛空得像秋
天的雲。



(二) 插入特寫 秋天的雲！

我真不信，五年的時光，
難道就像敵探的潛行一樣
的，輕易地偷偷地過去了
嗎？

是，真像敵探的潛行一樣
的；可是妳難道以為敵探
的潛行是「輕易」的嗎？
哈，哈哈哈哈哈……

(三) 特寫 猛地一驚的她底

眼珠。這一驚，
無形中却在枯萎
的星球上添了一

點光亮。

(四) 特寫(仰上搖鏡) 我

底臉，有着輪在解剖牀上
的那種憂急的神情；也有
着老教師底那種虛偽與虔
誠；默禱。

五年把我底記憶全部毀壞
啦。物質的境地，我祇想
得出三個場面；一次是接
到表叔提出的條件的那一
個十月的黃昏；一次是和
「他」到香港去的那一天
；還有一次是回到上海的
那一天。

記憶是最該死的，記憶是
最沒有用的。

並不是每種可愛的東西都
是有用的。像記憶，如果
說真的是最沒有用的話，
至少，我是珍惜着，欣賞
着它的。

毒菌主義的藝術論者啊。
——
「嗯，我是珍惜着，欣賞着
過去的記憶的。」

(一九二七年，秋天的時候又發了
大水，水第一次侵入了北方的農村，
田全給淹沒了。完哪！

「怎麼？李二爺這墨水沒帶過幾瓶？」
「見你的鬼！你聽哪囉囉說說的你
再去問一問！」
「他瘋的！我還回不得幾瓶嗎！」那個
把帽子望額頭上一推，露出了幾條黑毛色
的皺紋。「怎辦？——杜老板！你幫幫忙
罷！」

「美兒鬼囉！我這墨水做人情，才帶
了二十兩「靈貨」，就都給了你們，也
不夠分！我現在又不做這生意！你有錢，
我倒要跟你借幾個；我窮得像鬼的！」
「我曉得，你歇手幾年，我也沒
有法，你看——」那個從身上掏出一張紅
黃色的紙來，在老杜面前一揮，老杜頂頂
頭，他又塞進懷裏去；「我這打了聚上來
的！你曉得我不回安慶！隨便幫個忙，好
罷，就算你借把我的！大家都該點點氣，
你曉得李二爺就說一羈張某人來了的，是
你作主借了幾塊錢把我上抄，李二爺總不
會說什麼，都是在外面跑的人！就是說什
麼犯法，犯的是王法，又不是犯我張某人
底什麼法，我怎麼好說李二爺一定要給我
幾七幾八？大家都是幫幫忙！好罷，算
你借的；隨便幾塊錢！」

老杜又搔了搔臉袋，才無可奈何地拿
了一張五塊的鈔票遞給那個。

「你也幫幫忙，你曉得這地步；我不
幫一點忙，我下次還好意思問你的面？那
這狗朋友？我實在也沒得多的；如今」



縣長與地方上的紳董，便發起請
上面撥款修堤，救濟災區；可是一兩
却叫保團拿了紙條換家收二元錢的防
災捐。

可是到十月裏竟不見有人修堤，
第二次水來的時候，便把整個村子毀
了；上面撥款派人來收捐，有田的人
全把票掛在樹枝上，走了。

有首二百多畝田的父親，給大水
漂了一次，就死在傷寒中了。

——那末蘇是生活在回憶中
的了！

——別往下說了，又是「沒
有用的人啊！」是嗎？

(五) 中景 鳳子，站起來，
走到窗口，看暗
綠色的二月的街
道，俯下頭。

我極力想搜索家裏破了產
從學校裏中途退出來的情
形，可是已經不可得了。

(失了學，在圖書館裏看到字林
報上的一個招聘高等中國實業生的廣
告，寫了一封應徵書。回信要我去接
洽的時候，心也是跳得像現在一個操
子的。

可是我老實告訴你，這幾
個年頭是始終生活在矛盾
中的。所以，正和你所設

想的(不，所戲笑的)相
反，我簡直是忘掉了回憶
的方法了。而現在，叫我
搜索從前的是你，糟弄我
的也是你！

(六) 近景 鳳子，仰
起頭看天
上的雲，
沒來由地
不耐煩起
來了，嘆
氣。

我偏要想，我偏要
想！

蘇要想，那末來看我是什
麼意思呢？

因為要想！
(去接洽，是一家德國人家，男
的是教過我的，女的是個打字生
，事情一說就成，便在那兒住下了。
可是真麻煩，要照顧二個十個月
左右的嬰孩；一會兒叫「Z」
——他們叫我媳婦——
調牛奶，一會兒叫媳婦繡床
。每天清早，便推車上兒童
公園去曬太陽，上林蔭路去
散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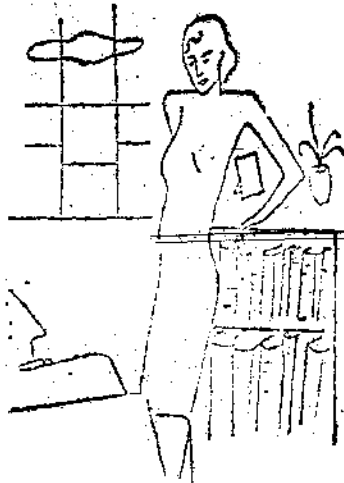
(七) 胸像 鳳子，從



窗口回過頭來，
便把疲乏的眼珠
對了我。
——幹麼老是望着我呢——做
思索的樣本麼？

——鳳子底臉，發一發眉
梢的瓊克勞馥的神情)，
我看，你也老了！

(比了五年前每星期三次地挾着
一本《德意志》手冊上那家德國人家
去的時候，真是老得多了——那時
候，每逢星期一，三，五下午二點鐘
的時候，便懷着奇妙的情緒候着門鈴



這又沒有做，窮得只有自己知道！你接着
罷，大家都幫幫忙！

那個先還帶着一副為難的神情，終於
把票子往袋裏一放，拉下了帽子就要走
。

「夥計！幫幫忙，嘴緊點啊！」老杜儘
個嘴臉囑咐着那個。

「你把我說得連腰不曉得好歹？說笑
話，從票筒上來怕沒有十多個？真的把你
那點實分了都不夠哩！好，再說，我對蘇
江說下哩——這幾個烟泡我拿了；好玩，
我——向不吃管！」

那個把烟泡和票子用張牛皮紙包好，
拍拍身子，又搖着紙扇走了。

「嘴緊！老杜望着那背影讓幾地吐
口唾沫，咕咕地說着。

「打發了多少？」老郭又伸頭來問。

老杜皺着眉頭伸了一隻手，但還是得
意地笑了；疲倦地又伸伸懶腰。

「要是碰見李二爺，只說那台不夠！」
老郭用手打了一個反身，也有點高興地笑
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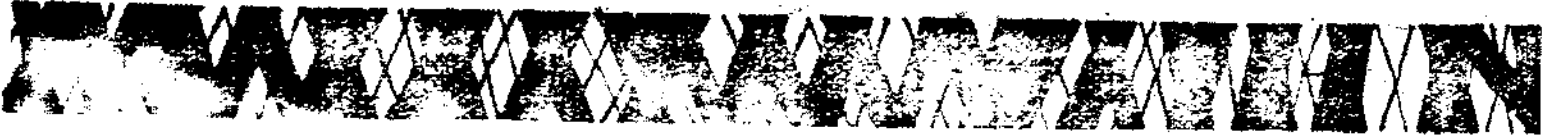
「快回鎮江了罷？」

「快了，貨都拿了出去了……」

老杜一聽，極有精神地攔腰起來，趕
緊往外跑；烟燈閃了兩下，光更弱小
了起來。

風很大，船底底水嘩嘩地響得直
叫；水花那陣陣地灑上船來了。

老杜，當老郭和幾個水手在船尾圍着



響，興奮地開了門，便聽着每次都是
一樣的生理的飽滿結：「Ego 先生
在嗎？便有意作弄地回答了一個「
，把尾音拖得那麼長長的：：：）」

「鳳了，虧妳也是從談話中
生活過來的，爲什麼要說
那麼無聊的話呢？」

(八) 特寫 給現實壓平了的

我底麻木的臉：
感傷是被輕視的
，愛思是被輕視
的，過去的留戀
也是被輕視的。

(溶和)

(九) 近景(淡入) 鳳子從窗
口走開，到書架上，猛
地便回過頭來：

「喂，你那本 Komodie der
Linda 還在嗎？」

「二八的時候留在寶山路
了。
啊呀！
怎麼呢？」

「真是，真是——真是很「
那個」的……」

「第一次和誰談話是一個二月初
下午，Ego 先生有事出去了，他

便等等；把帶出來的一本書翻開來讀，
是那本 Komodie der Linda 愛的
喜劇——自己也因為剛在學德文，便
談起來了。

到八月間 Ego 夫婦回德國去的
時候，也不再舉筆罷了，而我却失了
業呢！回到故鄉去一看，什麼都恢復
了，可是看見的卻是表叔底市僧的臉

給他用紫色墨水寫信到第四封的
時候，已飛躍地在生活的壓力與中世
紀的東方女兒底自尊自愛的心情下與
定客應和表叔底一個朋友，在做着巨
額的金額投機事業的——後來才知道
比我大十六歲——結婚了。

便乘了馬太號汽船，怕怕地，到
香港去了。變態心理地給他用紫墨水
寫一封報告的信，便：一九一九，一
九三〇，一九三一，一九三二，一九
三三，一九三四：：：地過去麼。)

(十) 特寫 大海一般的空曠的

鳳子底眼睛。
是幸福的；悠
悠地生活過來了
；可是活着對於

我終究是遺憾呢，我沒有
別人有過的兒童時代，也
沒有別人所有的青年時代
，我是什麼都沒有的，這

終究是遺憾哪，可是——
可是，終於回來了。

不錯，回來了。在香港，
他最近在事業方面有了一
次小小的失敗，便回來
了。

可是，在我看來，至少妹
是應當爲黑色的康健着想
的，妳應當時時儲記着會
在大橋子上面吻過的加利
佛尼亞的太陽。

謝謝你，我一定。現在是
我應該回去吃藥水的時候
了。有空，來看我一次
吧。
好的。

(十一) 遠景 林蔭路；路的盡頭

，街樹的疎枝間，
閃耀着黃昏的太陽
；在轉角的巷口到
夫伙食公司的大玻
璃門面前，我默
默地握了她底手，
看着她底晦暗的眼
珠。(淡出)

(十二) 特寫(淡入) 黃昏的太
陽。



的布色也飽着，川麻繩纏了起來。

「暗無聲，怎麼還不來？」
遠遠的，像星火似的，鎮江燈籠光在
閃着；老杜底深長的江面，還不見小划
子來，焦急地伸起了長長的頸項，像一隻
鴨子。

「看！那是不是的？」黃老瘋指出了遠
處一盞昏昏可憐的燈光。

「是不是黃家的？」老杜底伸長了
頸子喊着問。

「是——黃家的：：：啊：：：」
有了回答，那像是在風浪中快沉瀾下
去的呼救的聲音。

沒一會，那盞燈光氣近了。七八個鴨
都一起叫來，亂雜雜地：

「去，去……」

於是幾個黃包裏都攪了下去。划子便
快如飛浪打打遠遠的，只見見一片黑影子
飄蕩着；划子把燈熄了。

船上客人望不見划子了，才像經過一
個危險似的，快意地長長地呼吸着。老杜
高興地搓搓手，使勁地拍了童老板一拳，
嘩嘩地笑着，在一張大嘴裏顯出兩顆閃着
光的金牙。

「喂！天下太平！囉；明天到南京找
個婆娘去——下開。囉囉囉……」

船過了鎮江碼頭，李二爹才又進船收
拾行李；拾起頭時只是打着呵欠；一個女
人在旁邊擦着皮夾裏的鏡子，在那黑黑黑
的有一些雀斑的臉上撲粉，時時眩耀地



（瑪利亞，瑪利亞，瑪利亞！）

至於我自己，感傷主義的價格終於在極端的自恃的失敗中狂跌下來了。五年來的血肉造成的生活的經驗對我竟一點用處都沒有！心頭迴響着的儘是一些不可解的意象：是一種即刻就要爆炸的喧鬧的沉默。五年是悄悄地過去了，誠如她所說的：像敵探的潛行一樣的；而在這五年中間，也許做過一點為別人與為自己的事情，也許從生活中得了一點什麼。可是這是一點都沒有關係的：五年中的每一秒，心頭總是懷着一件遺憾與悔恨（意識的或下意識的），那時便連生活都缺

乏了勇氣了。甘心讓腐爛得像酸蘋果酒一般的所謂「情緒」之類的東西來糟蹋自己；而實際，這却又是不免的，不能免的。

必要的：我記憶着一個意象，一個人，一件事物，一幅風景，一種聲音！

（大家都是年青的時候哩。在德國人1939那裏學連記，和他認識之後，便常常在林蔭路上推着板車談話：談書，談工作，談職業，談科學與電影。人家都叫她妮娜，我便也叫她妮娜。妮娜是個乳白色的百合花那麼嬌嫩的東方女兒。——妮娜，我覺得天氣真好！可是我心裏要說的是「妮娜，我像有一點兒愛和談話。」——妮娜，這套像像塞爾威風景畫可是我心裏要說的是「妮娜，妳有一點像瓊克勞馥。」——妮娜，我給一首歌繡的小詩給妳聽。可是我心裏要說的是「妮娜，我有一

「點兒戀着妳哩。」

「戀着妳哩，」可是我卻把它緊緊地封鎖在念的保管箱裏，像埋在地窖裏的醇酒一樣的，把它當作秘密一樣的珍藏，苦酒一般的醞釀；於是便：一九二九，一九三〇，一九三一，一九三二，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地過去啦。

（瑪利亞，瑪利亞，瑪利亞！）

四月間的標金跌風用了一秒鐘一六二〇〇基羅米突的速度運動着，統計家的曲綫每天用了同一低落的方方向不斷地伸展：狂暴的風，狂暴的風，狂暴的風……於是——

一批在狂暴的風中旋轉着的投機家，像受了一次大地震似的，一面給一分鐘八百響式的投機的自動連射鎗掃射着，一面便跟着大地陷下去。陷下去，陷下去，動的大地哪，祝您好！

香港金融大王劉崇

報載：

據着手臂上的金鋼頭和手指上底金戒指，不自覺地露出黑黃牙齒作微笑。老杜用手肘把那女人偷地擡了一下，向她要地笑着，像和那低着頭的李二驚說：

「我們旋頭，那末，回頭再算罷……」

「好！李二就低着頭點頭；那女人臉直笑出來一掃了……」

在李二正要上地時，董老板使了個眼色給老郭，老郭就趕忙跑了回來，推搡一臉笑說：

「二爺！我打算跟你家借點錢……我跟着老板想帶點小貨回漢口。」

「我回頭就叫小李跟你們送來，還送水，難為你們照應。」

「哪兒？啞，都不是外人，你家這樹說……」

老郭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條縫似的；望着李二爺上了岸，向跟在後面的董老板做着臉笑着道：

「他這趟水，「帆風順」，這個數，」他伸了三個指頭，「大概會有罷……」

「李二爺在禮甚麼？……」

「啞！老郭一怔，回過頭問：「噴，你老王！二爺剛上坡去了。」

老王長長地嘆氣走進船裏，老郭望着那憔悴的肌瘦的臉面，驚異地張大了眼，但隨即變了臉卑視地淡淡地問：

「有麼事？夥計！……好喇？」

「誰不得！家客死了，棺材都沒有！」

老王勉強地做個苦笑，擺着一隻烟子滿黃了個的。

殺投機失敗厭世自殺

劉崇毅。

夾在他底私人會計師底文具

夾中的財產目錄上的他底資產負

債總數：

資產總額：五，〇〇六，四

二五，〇〇元；

負債總額：二五〇，三

八二，〇〇元；

資產淨額：四，七五六，〇

四三，〇〇元；

可是那一堆的數目字在無線

電收音機中的商情報告中化成了

於是，劉崇毅也化成了〇

於是——

世界也化成了〇了！

劉崇毅。

汽車停住在無線電報局門口

，他拿了一張電報稿子走進去。

在發心稿紙上寫着：

鳳子：悲訊悉悉，幸甚，幸甚自處境

，短期間內恐不能返粵。毅。

停住了筆，看一遍，把稿紙

交給了發報員。額上起了幾條綫

紋。

（鳳子，聽着這底凄涼的音響的是我

聽着她在那裏的氣氛中枯萎下去的是我
，聽着那百合般的東方女兒的病態的悲歌
；可是我是愛着鳳子的，我願意用銀色的
空氣來營養那病的花朵，我願意用病的花
朵開在銀色的空氣裏……）

便緩緩地走出了電報局。

（和鳳子，就祇存着那科學上的供

求定律的關係也好，總之，她是附在銀色

的空氣中的病的花啊。可是，枯萎了吧！

銀色的空氣滅亡了，白色的百合花滅亡了

，東方女兒的靈魂滅亡了，世界滅亡了。

我需要安息。請我不要再看見她，不要看見

人，也不要看見自己吧！）

走上汽車，黑黝黝的。

開車！

車在平滑的柏油路上走，黃

昏的光照着街樹的挺拔的枝幹，

一切都是死寂寂的。

出乎意料的，一切心頭的接

動都突然地平靜下去了，意念空

白得像潔淨的素紙。

神聖的安息啊！

迅速地指出了自備手鎗（執

照 No. A9275），對着太陽穴，

碎！

（瑪利亞，瑪利亞，瑪利

亞！）

當天晚上下了雨，晚飯後十
點左右，有人急急地打門，開了
，是鳳子。淋着一身的雨，提了
一個小皮箱。

「他完了！」

「我已看報上看到了；可是

妳不要着急，妳底病是萬不能着

急的——進來進來！」聽着她慘

白的臉上泛起了不正常的紅色，

幫着她把滿身雨水的外衣服了，

便

「妳沒有坐自己底車子來嗎

？」

「沒有，爲了要隱避一點，

所以悄悄地一個人走出來的。」

走到房裏，要她喝了一杯熱

水，讓自己的思想整理一下：

「他終於完了！」深深地吐

出了一口氣。

「他終於完了，既然是像妳

自己所說的：『彼此的關係已純

然是經濟學上的需求與供應了』

，那末目前至少也能爲自己底康

健把感情節制一下吧。至於生活

「至於生活，暫時大約還不

致就成問題。他留下的還有萬把

「那才好，死一個倒一個，你現在可

以多抽點啦！」

「唉，幾個你，飯都沒吃的，哪裏還

有錢抽？今天特爲來找李二爺想點法子……

……」

「你這年輕……」老郭狡猾地微笑着，

諷刺道：「撒一網紗（註八）！噫，我

死了家客，撒一網，倒賺百十塊錢！」

「唉！……我是幾個你不得了，家客

還不是將就得了算事？……」老王覺察到

老郭在嘲笑他，自己就急忙打斷了話頭。

「夥計，！有沒有香烟？」

「烟片我不愛抽，還愛抽香烟？有那

的味？……」

老王苦笑着臉和老郭搭訕了一會，失

望地走了；直直地像個傀儡只穿着件單布

衫的身子。

「噫，噫！不曉得死活；年紀青青的

，哪一樣不好學？學上抽鴉片！」老郭

像是感嘆而又卑視地吐着唾沫，望着老王

的背影罵。一轉得倒像：「上趕着是死了姪

，還越又說死了家客，要死的人可真不少

……」

船拉了汽笛，快開了；小販亂雜雜

地從船頭跑到船尾喊着。

老郭也急急得兩頭跑，瞪着眼睛望着

頭上忙亂的人羣，總想望着一個熟悉的身影

子——小李。但船已經收起了帆了，不見

着老板，小李影子也不見。老郭憤憤地自

語地罵了：

「噫，噫！真做絕了才好，看你李老

現款，全給我拿出來了。至於存款，用他底名字的當然已無法提取的了；用我的以及別的名字的趁早還可以拿，我把圖章單據都帶了出來。那邊房子裏我預備就讓它丟着算了。至於我自己，我打算明天另外找一個房子住，過幾個月我便打算到外埠去……

「那更沒有問題啦：春天，到外面去對於疥底病是有好處的。」

「可是，最壞的，最壞的是——麻暗的眼珠是凝滯的。」

「怎麼呢？」

「真該死，最壞的是，據醫生說，我已有了三個半月的孕了。」

像解答着一個複雜的方程式一樣的，意念中混進了許多雜色的沙礫。

（瑪利亞，瑪利亞，瑪利亞！）

像拖着腳镣的囚犯，時間緩緩地爬過了六個月；在這六個月的每一秒鐘，我都是用了古哲人的情緒來度過的。

十月：是初冬啦。

過了星期四，風子聽了醫生的吩咐，便住到已經掛了號的產科醫院中去了。

每三天到醫院裏去看她一次，在病的容顏中，臉上消失了胭脂，便也消失了人的血色啦。像白蠟像的女體型型一樣的，說着可怕的語句：

「我每晚都有着圓寂的夢呢。」

「圓寂，是什麼意思呢？」

「好的，靜靜的吧，風子。」便把她要我帶來的一束白水仙與一本騎士小說放在她底枕邊。

翻過身把書翻了一下：「我底意念是沒有一刻不像在迷了路的荒漠中的，我怕哪！我終究是應當愛一點什麼的，我應當愛一些勇敢的東西，我便愛中世紀的騎士吧。」

「是的。」

「現代，我討厭它；一切現代的都是病態的。」

「是的。」

我想說：我會勇敢起來的；可是進來的時候就受了看護的囑咐，說產婦是不宜多勞神的。

便沉默了。

可是，我想說：我是勇敢的。

星期一早晨剛踏到辦事處把紅藍墨水筆在大簿子中打着各種的記號，便來了電話，是我的。

「聽是產科醫院打來的，便呆住了，想着她進院的時候我代她在負責人的姓名，住址，職業，電話號碼表上填寫的時候的那種抖縮的心緒。」

「是倪沛成先生嗎？」

「是的。」

人還能在那江走？……

「倪沛成，這麼精明？」

「你真是！我急死了，一還不要，兩望也不來！唉，沒有出事呀？……」

「出什麼事？出了事，你還想有錢給？」

「老郭過細看了看手裏底鈔票，拿着拍拍，高興地笑道：『唔，唔！除了這生意，有哪一樁好做？這世界！……』」

附註

（一）「福祿壽」：這三個字的一個字是「壽」；是水手用來代替男女間性關係的詞雅字眼。

（二）「愛爾蘭美鳥」：就是講愛說些無味的情話。

（三）「揚子」：是兄弟間對老大的稱呼。其意不明，似為湖北土語。

（四）「拋包」：偷運鴉片到上海城隍廟，讓免關卡稽查，多牛在懸鐘扛不遠處，把貨拋在小划子上，（也有拋入江中，在以後再去打撈的）讓運送輪船；就叫拋包。

（五）「貼了水」：就是被人騙信報了關卡；這種騙術的人也叫做水客。

（六）「長湖北岸煙館的什麼人」：大概是從……

走到探病處，便找相熟的看護密斯李。

「風子怎麼啦？」

「啊，」低聲地：「她到太平間裏去了。」

一切的知覺的運動像完全停止了似的；走到醫生那裏聽他讀報告：

「……今晨四點十五分發動，陣痛七次，每次相隔一分半至二分十七秒。體溫七五，五……」

「六點十分施手術，經十五分鐘取出孩屍，流血過多，陷入昏迷狀態，脈膊：七十八次。」

「人呢？我看她去。」

「請原諒，院中規則：太平間裏是不能進去的。現在就請你在這兒簽一個字，想法……」

醫生是黑的，看護是黑的，藥棉是黑的，酒精是黑的，世界是黑的，早晨十時的太陽是黑的。

（瑪利亞，瑪利亞，瑪利亞！）

黃昏，攪着帽子，從長安公臺走出來的時候，太陽已掛在低

樹枝上了。近處別家的窗口裏飄出了收音機裏面的 Serenata Mee anonica (憂鬱夜曲)。

我見過一對眼珠

像堆歡一般烏黑

我永遠記着她

——她是不屬於我的

我聽過一串聲音

像雲山一般遠遠

我永遠記着她

——她是不

屬於我的

我做過一次

惡夢

像個鐘一般消沈

我永遠記着她

——她是不屬於我的

用了老教士的心情，輕輕地舉起手在胸口劃了一個十字。

Gloria Mariae Virginii—

（聖處女瑪利亞底光榮啊！）

亞！）

春天了，我掛起暗綠色的窗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新客 (續自第七頁)

到這個時候，長龍宿舍底住客們全體接受了那種新稅。

「老朱，」魏大忠用伶俐的

眼睛望着那張有幾根稀疏的鬍子，山羊般的瘦臉，說：「照平時看起來，你跟他们倒是彷彿很要好的。真是一個足智多謀的腳色！」

「剛好有什麼不可以呢，」羊羊朱聳一聳肩膀。「我總得想法子活着，等那個更大的機會。」

東湊一點，西湊幾點，我就滿痛快地過下去了。可是——機會也許一輩子碰不到吧，誰曉得呢？

假使一抽上了，我就把這班人都安插得好好地，誰做看門的，誰做洗汽車的，誰跟我出去打「山波」；胡益泰可以給我洗地板，不過脾氣小一點就好了。」

「如果你湊巧有一個弟弟，他也窮得要拉車的話——」

「那不會有甚麼分別。」

「我有窮下去那一天，我一定要當心你的，老朱。」

「要是一步步高陞了，當了警長呢，我一步也要當心你的。」

（續見下）

區。

（七）抽跳：就是說：人過橋後抽了跳板，為人陰險奸詐而且真惡毒的意思。

（八）撒網：就是俗話「打掃勢」；是在急貧困的時候，藉做善，舉義……等「紅白喜事」為名，收禮物禮銀的把戲；本來，似乎是一種「騙」的舉動，藉自己底交遊，叫朋友們幫忙的；但很多是變成了一種變相的「敲詐」，在官場中，在流氓階級中，這種法子就很盛行，於是一般地講起來，似乎是很不名譽的事。叫「撒網」，大概是「撒網捕魚」的意思。

「那麼……現在，應該給地痞的錢怎樣給法呢？」

「……十個地痞——那還不容易？」軍醫官平平地向前伸出一隻手。「你是五個，我也是五個吧。」

甲等警察親睜地高聲笑了。過了十六個月，一直到那軍醫官把那圓臉的香港型女人拐着跑到油頭，插進什麼軍隊裏去了，甲等警察也因犯了別的罪案關進牢裏，倔尾龍才把這件事咬牙切齒地對大家說明白了。

（完）

小 車 夫

—— 類人的騎馬作當被 ——

畫良棟江·作鶴迪萬



「到了冬季，晚間就加倍的寒冷；坐在公共汽車裏，因為人多，窗門又是關的，到不覺得，等車到了最後一站，人走光了，我一下車，那風劈面削過來，真弄得我有點受不住。」

街上的燈光，在那曠闊無邊的黑暗中掙扎；顏色灰暗，光線異常薄弱。人們一下了車就走散了；在那慘淡的燈光之下躍動了幾下，不一會，便都消失在那許許多多較遠的黑洞裏去；這時候單只剩下幾個黃包車夫守候在車門口，迎接我這一個最後的客人。

這些站在我前面的黃包車夫都有一個黃瘦的面皮，滿臉飢餓的顏色，被吹得拱背窩胸，縮手縮腳。對每一個下車的客人說好話，打躬招手；有的客人不睬，各自走路，他便又來找第二個，幸而第二個是要車子的，於是拚命地搶，搶到打架。客人跨上了車；有的看見生意被別人兜去了，還要照那有生意的車後面一把拉住不放，或是照車後面使勁地蹬一脚，口裏罵「豬羅！娘的糙辰！」

我剛一下車他們便圍住了我。

「我拉，先生！」

「先生！這裏！這裏！」

「先生！我先講的！我先講的！我這裏！」

一個站在較遠一點的這樣說，用手指了自己的鼻子，使勁地往前面擠。

「先生！這裏！這裏！」

「先生！」

他們都很客氣，一口一聲地叫「先生」；因為顧客只有一個，而且好像看準了我是坐車的；所以競爭特別利害。

「先生：××中學我拉去。」

好像對於我的地址也很熟悉；一隻手已經伸過來接我的東西。

另外一個也喊：

「我拉你！我拉！××中學我拉去。」

他也伸了手來搶。

原來一個說××中學的就大聲罵道：

「我×你媽媽！你也曉得先生要到××中學？」

於是第二個也回罵了。

接着又有另外的手伸過來接東西。

古 渡 頭

葉 葉

太陽漸漸地落到樹林中去了，晚風散射着一片凌亂的光輝，映到那無際涯的淡綠的湖上，現出各種各樣的彩色來。微風波蕩着縐紋似的浪頭，輕輕地吻着沙岸。

破爛不堪的老渡船，橫在枯楊的下面。渡夫戴着一頂尖頭的草笠，蹲着腰，在那裏洗刷一葉斷片的船篷。

我輕輕地踏上他的船上，他抬起頭來，帶血色的香花的眼睛，望着我大學的學生氣般的說道：

「過湖嗎？小伙子。」

「唔，」我放下包袱，「是的。」

「那麼，要等到明天罷。」他又繼續做事去了。

「為什麼呢？」我茫然的。

「為什麼：小伙子，出門簡直不懂規矩的。」

「我多給你些錢不能嗎？」

「錢？你有多少錢呢？」他的聲音來得更加響亮了，數詞似的。他重新站起來，拋掉煙卷子，把芭笠脫在手中，立時現出了白髮般的頭髮。「年紀輕輕，開口就是『錢』，有錢就命都不要了嗎？」

我不由的暗自吃了一驚。

他從袖裏拿出一根煙管，用粗糙的滿是青筋的手指燃着火柴。眼睛越加顯得

于是我就大聲地喊：

「不要車子的！不要車子的！」

我這兩句話果然有效：大家都把手收回去跑開了；全身縮成一團，背對背肩靠肩地擁在沒有燈光的屋簷腳下去：大約那地方可以避風。這時候就是互相罵過娘的，也都是擠在一堆：爲了這樣熾熱一點。

大家沒有生意，好像較之一個有一個沒有的時候心裏還痛快一點似地，身上一面發抖口裏一面說：

「入你的媽媽的，搶啦！不要車子的，你去搶啦！」

我夾了那個紙包向一個小店走，打算去換錢；我計算，坐黃包車到我家裏只要二十個銅板頂多，而我的都是值四十八個銅板一個的銀毫；並且爲了避免搶生意的糾紛，我打算換了錢之後，便出其不意地走到那一排車子跟前去，隨便登上一部，那車夫自然會來拉；其餘的，再也不至于來搶生意了。

但是我這個計畫顯然是失敗的：

他們雖然都縮縮那屋簷腳下，但是他們的注意力仍舊集中在我身上。當我站在兌換的小店門口搜錢

來換的時候，他們又一個個地跑上

來了，都跑來圍在小門店口呆着我手裏的錢，好像一羣待販的逃荒者一般。但是怕店家的威風，都還不會跑到我跟前來和我講生意。

我右手接過店家的銅元，將左手的紙包包的東西提起，但是我忽然覺得這

包東西加了重量，並且重量不是往下墜，却往前面拉了，

我一看：一雙手抓住那

一包東西。

「唉！奇怪！」

我回過頭來，在那

店鋪燈光之下，看清了

那一隻小手的面孔：這還是一個孩



脫稚氣。耳珠很大。眼毛很長。鼻子很小，但是生得很端正，已經凍

紅了。眉毛稀疏。眼睛睜得大大地看我，好像深怕我不讓他拉，把生意漂了一樣。

看他的樣子，大約有十三四歲，身長還不及我的肩膀，一雙手已

小，而且昏黑。

「告訴你，」他說，「出門要學一點乖！這年頭，你這樣小的年紀……」他飽的吸足了一口煙，又接着：「看你的樣子也不是一個老出門的。哪兒來呀？」

「從軍隊回來。」

「軍隊裏？……」他又停了一停：「

是當兵的吧，爲什麼又跑回來呢？」

「我是請長假的。我的媽媽病了。」

「唔……」

兩個人都沉默了一會兒，他把煙管在船欄上磕了兩磕，接着又燃第二口。

夜色蒼茫的侵襲着我們的周圍，浪頭盪出了微微的合拍的呼嘯。我們差不多已經對面瞧不清臉龐了。我的心裏偷偷的發念，不知道這老頭子到底要玩個什麼花頭。於是，我說：

「既然不開船，老頭子，就讓我回到岸上去找店家吧！」

「店家，」老頭子用鼻子哼着。「年輕人到底是不知事的。回利岸上去還不同過湖一樣的危險嗎？到連頭鎮去還要過個七里路。唉！年輕人……就在我這船中過一宵吧。」

他擡着一根火柴把我引到船後邊，給了我一個兩尺多寬的地位。好在天氣和暖，還不致於十分受凍。

當他再燃火柴吸上了第三口煙的時候，他的聲音已經比較的和緩得多了。我聽着，一面細細的聽着孤雁唳過寂靜的長空

經凍得煮熟了的蝦子。

他提了我的包就走。

「慢點。慢點。」

他只顧跑：往他停車的地方。

雙手捧了那包東西，鄭重其事地靠

在小肚皮上。兩腿彎曲，動得很

快。

旁邊有一個車夫簡了手，幫

我大聲喝道：

「入媽媽的，先生叫慢點！」

他回過頭來懷疑而且憂慮地

向我望了一眼。

「你也拉得動麼？」我問。

「我拉得動，我拉得動！」

他連忙回答，一面走上去把

車墊拍了兩拍，表示他資格蠻老

似的。

但是旁邊有幾個車夫聽了的

話，就連聲叫道：

「他拉不動的！他拉不動的

！」

「我拉得動！我——」

但是有人又說了一句：

「瞧，你拉不快！」

拉得快拉不快對於我到沒有多

大關係，所以我就坐上去。只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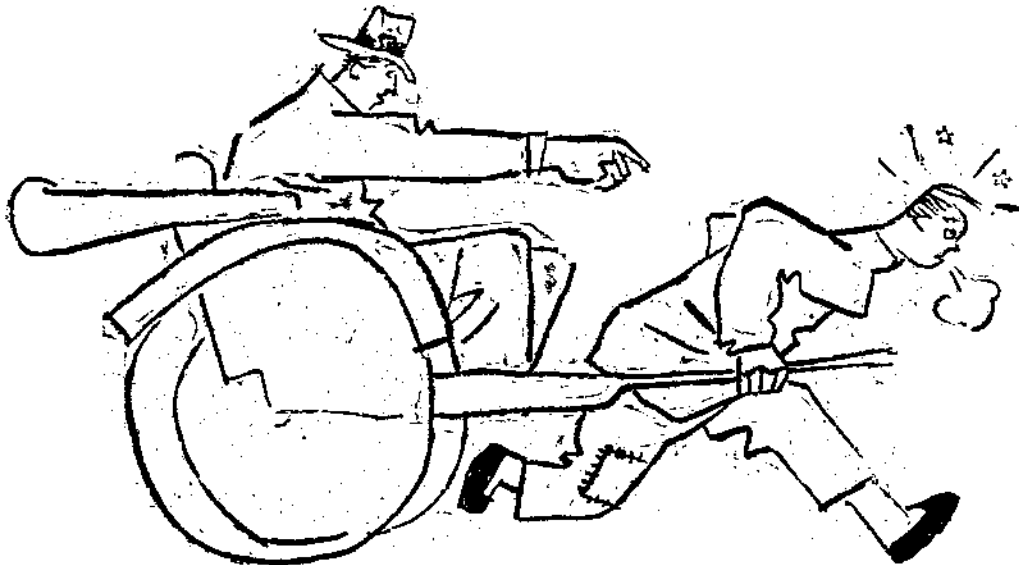
得後面還有失望的聲音在那裏說：

「瞧！坐他的車，入媽那兩個
高坡看怎拉得上。」

算好，他們看見這拉車的是小

孩子，並沒有過來揪一把或是蹬一

腳。



原裏尚未消融了的殘雪。看不到月
亮，月光是朦朧的；在朦朧的光線

中，我看得見一切，但是模糊的，

我在隨意地思索一切；這思索，也

是模糊的。

忽然，我的視線注意到這孩子

身上了，這個小黃包車夫，從體格

看起來，他的資格，實在還談不上

用這種勞力來換錢；可是他跑起來

的速度，却有點使人驚異。他的身

體只有一個普通賣報的小孩的那麼

粗細，穿了一件淺藍布衫袴，肩膀

上面用藍布打了一個大補釘，裏面

好像有一件棉短襖，所以天氣雖然

冷，但他並不縮瑟，看他那個樣子

，好像他很怕講他的壞話說他不

資格拉黃包車。所以他走得格外快

些。

他拉了車子往前面走，那瘦小

的屁股翹起來；但是再翹很些也不

能翹得坐車子的人看得見；我只能

看見他屁股上面的一截：他的身

肢很小，站在兩根車桿中間，兩邊

空隙很多，以至于左右幌盪，絲毫

不稱，使人看了，很不舒服。他的

頭沒有戴帽子，很久不曾剃過，使

勁地往下面挖，表示他在拚命用勁

，一面又留心聽我所談的一些江湖上的
情形，和出門人的秘訣。

「……就你有錢吧，小伙子，你也

不應當說出來的。江湖上有多少人啊！

我在這裏已經架了四十年船了……我要不

是看見你還有點孝心，唔，一點孝心……

你家中還有幾多兄弟呢？」

「祇有我一個。」

「一個人，唉！」他不知不覺的嘆了

一聲氣。

「你有兒子嗎？老婆。」我問。

「兒子！唔……他的喉嚨哽住著

。」

「有，一個孫兒……」

「一個孫兒，那麼，好福氣。」

「好福氣？」他突然的又生氣來了

。「你這小東西是不是罵人呢？」

「罵人？」我的心裏又茫然了一回。

「告訴你，」他氣憤的說，「年輕人

是不應該讓笑老人家的。你曉得我的兒子

不來回了嗎？哼……」

「唔，也許是你不知道的。你，外鄉人……」

……

他慢慢的爬到我的面前，把第四根火

柴燃着的時候，已經沒有煙了，他的額角

上，有一根一根的紫色的橫筋在凸顯。他

把煙管和火柴向輪中一擡，周圍即刻又黑

暗起來……

「唉！小伙子啊！」這聲音，他大概

已經是很感傷了。「我告訴你吧，要不是



；所以我只能看見他的肩膀和半個後腦袋。車桿前端上翹，兩隻手格外橫開，在靠近我腳腳的地方抓牢車桿。手臂的中節，棉襖去，成功三十度的銳角；但是因為他那個把握車桿的時上時下，時而掣起，時而壓平，所以那個角度也有時大有時小。看了那個樣子我就聯想到螳螂蚌蟻之類的姿式：那是很相像的；不過一種是天生成的式樣，一種是不得不如此吧了。

我看他上橋的時候，那個橋身折過來所構成的銳角，就更加銳了，尖端豎立，直指天上。身體使勁向下傾，幾乎快有四十五度。頭往下挖，挖得更要比平時兇些。那整

副的樣子，就好像一個操雙槓子操的人，做曲臂挺胸做到最後一把做不動快要放手了的神氣；但是他却不能放手：他得將身體更向前傾，更要使勁。

我想：這簡直不是工作，不是拉車，而是受殘害者的掙扎！我坐在車上捏了兩手的汗，看了他那種樣子，我只在替他耽心，替他出力。我忍受不了，我再不能看下去，我把眼睛閉起來。

「哦！哦！我不能再看這個樣子了！我不能再坐下去了！人類到底是怎樣弄的呀！這些殖民地的——」

我真的不能再坐下去了：我覺得我在沈落，整個人賴在沈落：「不可挽救的人類呀！」

我坐在上面看這孩子掙扎的那個味道

，比自己下來走的味道還要壞；不簡直比他坐下去讓我來拉的味道還要壞。我覺得這樣下去，還不如跳下來把錢給他，我自己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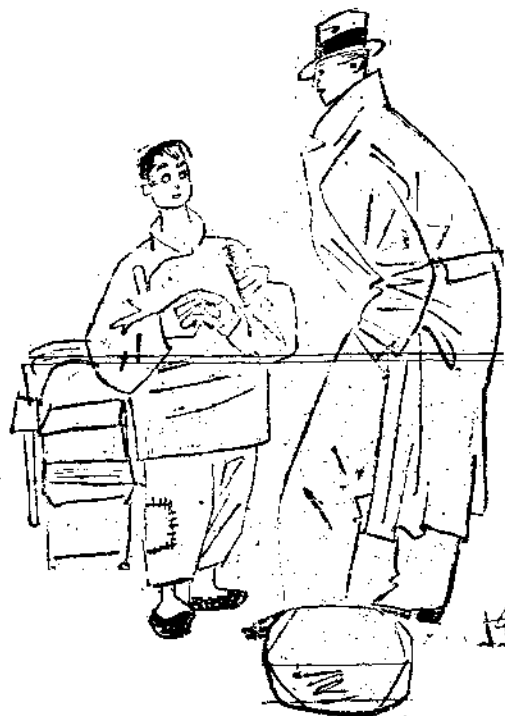
「喂！喂！小孩！讓我下來，讓我下來！」

我怕他懷疑我不給錢；于是又大聲喊一句：

「你讓我下來我數錢把你！」

但是他像沒有聽見的一樣，還是往前拉。

到了下坡的時候，他就跑得很快了；他把身體往後面倒，不讓車子跑得太快，這時候，他的手臂倒拐就伸直了，變着一個大于九十度



你還有點孝心，唔……我是歡喜你這類的孝順的孩子的。是的，你的媽媽一定比我還歡喜你，要是赤痢中看見你這樣還跑回去。就是，我呢？唔……我，我有一個桂兒……

「你知道嗎？小伙子，我的桂兒，他比你還大得多呀！……是的，比你大得多。你怕不認識他吧？啊你，外鄉人……我把他養到你這樣大，這樣大，我兼他給我賺飯吃呀！……」

「他現在呢？」我不能忍耐的問。

「現在，唔，你聽呀！……那個時候我們弟兄倆同乘著這條船。我，我給他收了個媳婦……小伙子，你大概還沒有過過媳婦兒吧。唔，他們，他們是快樂的！我是快樂的！……」

「他們呢？」

「他們？唔，你聽呀！……那一年，那一年，北佬來，你知道了嗎？北佬是打了敗仗的，從我們這裏過身，我的桂兒……小伙子，據伏子你大概也是擄去的吧。我的桂兒給北佬兵拉着，要他做伏子。桂兒，他不肯，臉上一拳！我，我不肯，臉上一拳！……小伙子，你做過這個喪去天良的事情嗎？……」

「是的，我沒有媳婦。可是，小伙子，你應當知道，媳婦是不能同公公住在一起的。等了一天，桂兒不回來；等了十天，桂兒不回來；等了一個月，桂兒不回來……」

的鈍角。

我的那種替他捏一把汗的緊張心情又平靜了很多；不過看了他那個控制車子不住的樣子，我心裏總很不舒服，我很想下車來數錢把他，然後自己步行回去。

「喂，小孩，讓我下來，我數錢把你，你拉不動！」

不知他是把我的話聽錯了以為怪他拉不動，還是想表示他還有氣力。他聽了我的話，也不做聲，不獨不放下我下來，反而跑得更快。

我坐黃包車到不很歡迎跑快，尤其是他那樣勉強跑快，我看了他那勉強跑快，就更不舒服。

「喂，慢點走吧，慢點走吧，這路高低不平，不要把我翻在溝裏去了！」

他聽了我的話，這纔走得慢了一些。

這時候我很想問他幾句話，我叫他：

「喂，小孩！」

我剛喊他，他又以為我不滿意他走得太慢，是預備催他走快的意思；他又把那捉住車桿的手提高了些，預備用勁，後來曉得我問他的

話，可就走慢了。

「你家裏還有人沒有？」

「有。」

「有些什麼人？」

「有媽媽。」

「有父親沒有？」

「有。」

他回話都是短而促的，吐氣很費力，大約是剛剛跑的時候過于累了。

「父親在做什麼？」

「在上海工廠裏。」

「什麼工廠？」

「織網廠。」

「為什麼叫你來拉車？」

「沒有飯喫。」

「你父親不拿工錢回麼？」

「拿工錢回；太少了。養不活一家。」

「你」

「你家裏還有人麼？」

「有妹妹。」

「有弟弟沒有？」

「——還有一個小妹妹。」

「你媽媽在家做什麼呢？」

「種田。」

「有穀喫麼？」

「今年種田沒有穀喫，米長了

價。」

又是下坡了，前面有一個水邊。我們的對話停了一會。走過了水邊，他又接着說：

「媽媽只要我一天賺兩角。」

「你還有哥哥姐姐沒有？」

「沒有。」

「你頂大？」

「是。」

「你父親多少工錢一月？」

「十多塊錢。」

「怎麼這樣少？」

「現在工廠裏不要工人。」

「你是什麼地方人？」

「×江。」

我沒有聽得清楚，大猜是江北

什麼地方。

「你今年十幾歲？」

我問這話的時候，他躊躇了

會，好像怕我問話之中有所作用似的。過了一會纔說：

「十七歲。」

「你那有十七歲？」

他不做聲了；把車子拉快了些

，好像怕我知道他少于十七歲，說

他到底不配拉車。

「你頂多十四歲——為什麼說

「我的媳婦給她娘去請了。」

「我沒有了桂兒，我沒有了媳婦……

小伙子，你知道嗎？你也是看夢樣的……

我等了八個月，我的媳婦生了一個孫兒……

我要去抱回來，媳婦不肯。她說：『等家

兒子回來時，我也回來。』

「小伙子！你看，我等了二年，我又

等了兩年，三年……我的媳婦改嫁給東街

的朱鬍子了，我的孫子長大了。可是，我

看不見我的桂兒，我的孫子他們不肯給我

……他們說：『等你有錢了，我們一定將

孫子給你送回來。』可是，小伙子，我得

有錢呀！……

「是的，六年了，算到今年，小伙子

，我沒有作過幾天良的事，譬如說：今天

晚上我不肯送你過湖去……但是，天老爺

的眼睛是看不見我的，我，我得找錢……

「結冰，落雪，我得過湖；刮風，落

雨，我得過湖……

「年成荒，捐重，湖裏的餓多，過湖

的人少，但是，我得找錢……

「小伙子，你是有夢樣的人，你將來

也得做夢樣的，你老了，你也得要兒子養

你的……可是人家連我的孩子都不給養

……

「我歡喜你，唔，小伙子——要是你真

的有孝心，你是有好處的，讓我，我一定

得死在湖中，我沒有錢，我想不到我的

桂兒，我的孫子不認我，沒有人管我做

項，沒有人給我燒錢紙……我說，我沒有

話不誠實？

「媽媽說年紀太小了人家不肯坐車子的。」

我們這樣對話了一陣，車子已經到了我的寓所門口，我將皮鞋在踏板敲了兩敲：

「到了。」

他把車停下來。

我推開門，廚房裏的燈光從門內射出來，照在那孩子的臉上：那還是一個有稚氣的面孔，現在不獨鼻子發紅，面孔上也充滿了血色了；他仍舊把一對眼睛睜得大大地看

我，好像對我這個人有點奇怪。他是在等我數錢了。

「你念過書沒有？」我又問他。

「去年念，今年沒得功夫。」

我覺得再沒有什麼話好說了，從荷包裏把錢搜出來，一面說：

「你回家去，不要拉車，找點別的事做，你年紀太小，拉傷了將來成了殘廢，找點別的事——」

但是我立刻覺得自己的話裏有毛病，含糊過去，不再往下說。折開那兩毛錢一封的銅板，數了二百

錢；但終於連那兩毛錢的銅板完全給他了。

但是一走近屋子裏來又覺得自己好笑：多給那孩子兩百多錢，算拯救他麼？那些在風裏的車夫呢？還有……大約又是同情的作用了，然而這樣的同情對於他們有什麼用處呢？沒有的。大約對於自己

是有用處的；這是一個老方法：一個人道主義者用來拯救自己的老方法；然而他們仍舊是他們，他們仍舊要生活，掙扎……

(完)

棉衣

穿着這還沒有釘好鈕扣的棉衣在這裏坐着，聽着外面的風，就不知不覺地想起了妻，那可憐的女人來了。今夜晚，不曉得她是不是還被擾亂着一夜不得安眠。小孩子們是不是會鬧着她使她雖然現出一些怨恨來，但是也不能不熬着疲倦去招呼。總而言之，妻是一個可憐的女人罷了。女人本身就是多麼可憐

的東西！永遠是忍耐着，操作着，爲了孩子，爲了男人，似乎是把自已底生命從來沒有想到，有時候想偷一點閒，但是許多鞭子就馬上打下來了。這些女人，就好像是因爲她們底第一次的祖先受了咒咀，所以永遠祇是無聲息地，當作命定地一般在負着她們底担子。加之妻又是這樣的一個人，生性是那樣愚蠢

化石

，却又很好高，是那樣馴服，却又很執拗，拚命地掙節，却又總不曉得計算和支配，惡着拉圾，却又永遠不能把她分內應做的事情弄得整潔一點。其實，一個女人，嫁了一個像我這樣不中用的男人，那又豈是這女人底過錯？一個不中用的男人該是怎樣去對待他底不伶俐的女人呢？這問題怕是很不容易回答的

喪過天真，可是天老爺並不向我睜眼

他逐漸的就得越真起來，他終於哭了，他不住的把船篷弄得拉開拉的響，他的脚在船篷邊下力的磨着，可是，我學不出來一句能夠慰他的話，我的心頭給什麼東西塞得緊緊的。

「就是這樣的，小伙子！你看，我還有什麼好的想頭呢？」

外面風漸漸的大了起來，我的心頭也塞得更緊更緊了，我拿什麼話來安慰他呢？這老年的不幸者——

我翻來覆去的睡不着，他翻來覆去的睡不着，我想說話，沒有說話，他想說話，他已經說不出來了。

外面是黑漆漆的，風浪就加得可怕人停了很久，他忽然又大大的嘆了一口氣：

「唉！索性再大些吧！把船翻了，再得久延在這世界上受活磨——」以後便沒有再聽到他的聲音了。

可是，第二天，又是一般的，微風，細雨。太陽還沒有出來，他就把我叫醒了，他仍舊同我昨天上船時一樣，他的臉上絲毫看不出絲毫異樣的表情來，好像昨夜所發生的事情，全都忘記了。

我不轉睛的睜着他。

「有什麼東西好睡呢？小伙子！連了兩，你還要趕你的路呢！」

「不要再趕人呢？」

「等誰呀？怕是有鬼來了。」

離開港口，因爲是走順風，他就搭上一艘，扯起破碎風篷來。他獨自坐在船艙上，毫無表情的，將着雪白的鬍子，任情的最高的嘲笑着：

「我在這古渡的碼頭六十年。」

「我不會睡，也不會哭。」

「我盡真心吃飯，我盡氣力賺錢！」

「有錢的人我不愛，無錢的人我不嫌

(完)

吧？就是再伶俐一點的女人，倘若嫁了像我這樣的漢子，怕也是得不到較好的批評的吧？

啊，還是說到這沒有釘鈕扣的棉衣罷，外面的風是陡然地吹得更凶惡起來了。

自從秋天漸漸地深了起來的時候，棉衣的問題就在我底心中變得嚴重起來了。說到我自已，舊的棉衣還沒有發現甚麼十分破爛的痕跡，勉強一點，也總可以穿得過這個冬天，實在是無須乎計劃着，憂愁着再做甚麼新的棉衣了。像我這樣一個不中用的男子，在我所在的這個社會裏，新的棉衣對於我能有幾何用處呢？他們能夠因為你底新的棉衣而給你多打一個招呼，或者多鞠一個躬麼？但是，一個有了家室的人底想法是除了自己還要再想一想家室裏其他的人的。雖然自己明知自己是永遠被壓在地底下的不中用的男子，雖然自己很明白自己在这社會裏的地位，但是，對於妻底那件已經破爛得成了襤褸的舊棉襖，却好像是怕傷了自己底尊嚴似地再也不能忍耐了；而且還有三歲的女兒阿梅，祇有一件兩年前做的小

襖兒，不說已經破爛得不堪，就是穿也穿不上身了。還有初生不滿半歲的小孩水生，就簡直找不出棉衣來給他過冬。對於妻雖然從來就不知道尊重，然而却看不上眼她底襤褸的衣服，對於小孩子却仍然是怕他們會被寒冷凍死了。呵，這些，這些不都是一個不中用的男子底矛盾麼？

矛盾還多着呢。這個不伶俐的女人也曉得為她底不中用的男人打算。當我在一個星期日回到家去和妻說着棉衣的話的時候，妻竟然也想到了，一個不中用的男人哪兒來許多錢為一個女人和兩個孩子一氣做成三件新的棉衣呢？她說：「你們男人在外面做事情，衣服總要穿好一點才像個樣子，我和孩子們在家裏，什麼都可以穿的。我看就把你那舊棉袍子給我改一件穿穿。剩下的零頭就改給孩子，不夠兩個的就改一件也可以。」呵，這個女人，自己已不愛體面，也不為孩子愛體面，就為着在外面做事的男人愛個體面。她哪裏知道「體面」這字眼對於一個不中用的男子，一個沒有地位的男子是一點什麼也不值的

呢！然而對於妻底樸素的提議我是沒有說什麼，雖然明知自己穿上二件新衣不會就體面了起來，但是也許他們也竟然會因這新衣而在我頭上少踏一脚吧？為什麼一個生來的流氓就不能裝做一個闊人呢？

對於一個窮的男子，家庭和社會是兩個世界。在家庭裏，妻和小孩都仰望着你，把你當作一個教主，她們想為你爭體面，她們希望你底名字在什麼地方都是受人尊敬的，她們不獨不敢把腳踹在你底頭上，就是用手推一推你也是不願意的，怕的這種不尊敬的表現會把她們底一點點小的救援的希望之光也打滅了。但是，在社會上呢，這個男子却是一條狗，當你底毛脫了，或者腿斷了，或者當你底口連連地喘着氣的時候，他們也不會看見你的。當他們厭煩的時候：他們會呵斥着你：「賤狗！走開！」或者當他們高了興的時候，他們會喊道：「來，給你一塊骨頭；喂，抬起頭來，鞠躬，鞠躬，骨頭，這裏！」在寒風裏面，你穿的是棉衣或者是單衣，於他無有什麼關係呢？當你在風裏抖擻着的時候，他們會把因為

過分的溫暖而發了紅的臉沉下來，說你是一個「好不中用的男子」！也許當你底咳嗽聲引起了他們底憐恤，他們或者會囑息你這笨蛋為什麼不去找找醫生檢查一下身體，看看是不是肺病呢。

這樣，我在被人呵斥了又被人嘆息了七天以後，在一個星期日我仍然是穿着我底單衣回家了。家離我工作的地方約有二十里路程，是在市外的一個工場林立的區域附近。管什麼妻兒呢？我是不能再這樣地在別人面前抖擻着了。我不是一個乞兒，我也不是這些棚戶，我也不是這些逃難的災民，為什麼還沒有資格穿上我底棉衣呢？我是一個有職業的人，雖然我是一個不中用的男子，但是，在我底妻兒面前却是她們的教主，我為什麼不可以穿上我底棉衣？

「呵，箱子打開，把我底棉袍子拿出來罷，去年的那一件舊的，我命令着。」

「棉袍子？你底棉袍子？呵，我已經拆了，」妻恐慌似地說了。一面轉到牀邊，指着一堆折破了的棉衣底塊片：「你看，這不是你底

「棉袍子？」

「呵，這不伶俐的女人，她居然已經把我底棉袍子折掉，我穿什麼呢？我怎樣去站在別人面前，克制着我這抖擻的身體呢？我幾乎是有些憤怒了。她哪裏顧到我？她哪裏知道我在別人面前是怎樣把自己克制，如同一個犯了罪的人怕別人發覺了自己一樣？呵，女人，這自私自利的女人，祇知道自己冷得難受，連我底舊棉衣也不給留下來。」

她把不滿半歲的嬰孩從棉被裏抱了出來，那孩子身上已經圍了一件袍裙。

「你底舊棉袍子，剛剛夠改他這一件袍裙，和我底一件襖子；改我底襖子還嫌短一些呢。」說着她又指點着那牀上零星的塊片，想證實她底話語；大的一個女孩也從外面回來了，拉着爸爸要新衣裳。「這個星期總帶了幾塊錢回了吧？三四塊錢的布料就可以給你做一件新的，還給阿梅做一件新的。這女孩子吵着新衣裳吵了好幾天了。」

這能有什麼辦法呢？我是命定地作了她們底教主，除了我以外，再也不會有人來給她們一些的援救

。妻好像是做了錯事，一方面請求着原恕，一方面又獻着補救的方法；至於女兒底樣子，與其說是正向

着爸爸撒嬌，不如說是把爸爸當作了一個善士，而把那幼小的心作了自己底寒冷底催迫與虛榮底要求底犧牲品罷。假使妻兒們都是穿得很溫暖，有皮的，毛織物的衣服，房間是又光亮又不透風，而祇透空氣，如同他們所說的，全家人心滿意足地坐在火爐旁邊，夫妻談着家常，說着，笑着，母親也許為孩子講一個美麗的故事，在那裏面，也許就有許多人所說的溫柔，甜蜜，家庭的樂趣吧？然而，在一個不中用的男子底家庭裏，哪裏能有這些漂亮的名辭呢？我心裏酸了一陣，怒氣很自然地消滅了。探了一探口袋，還有五塊光洋，爲了這五塊光洋，我記不清我是作了多少次狗底工作了。

「好罷，」我喪氣地說了：「明天請人帶布料和棉花回，馬上縫好，我是不能不穿棉衣了。」

妻如同得了解放的囚犯一樣地抽了一口氣，臉上現出快樂來了。小女兒也圍到了爸爸底腳前來，這

一回似乎是真的撒嬌。連母親懷裏的不滿半歲的嬰兒，也似乎是忘形地笑出了聲。妻不斷地說着大孩子

，小孩子底事情，小女兒也數着怎樣受了隣近的孩子們底欺負。我默默地享受着這些好意，眼淚幾乎流下來。呵，這低能的女人，這還沒有長成的小孩子們，祇因爲是一個不中用的男子底妻兒，所以也好像是被一切忘却，被社會捨棄了一般，而且，對於他們，這「一切」與「社會」，我自己也還是其中的一份子哩。

冬天的歷是不會爲一個不中的男子等待棉衣的，也不會爲一個不中用的男子底笨女人等待她爲她底男人偷着夜晚的空閒趕做棉衣。一個星期，這於我是一個很長的時期，不自主地抖擻是沒有方法躲避的。這樣，在過了五天，不等到星期日，在一個夜晚我就摸着二十里地的暗路回家去了。在路上我想着，妻雖然是那樣笨，但是五天工夫也總會把一件棉袍子做成功了吧？

走到門前，大約已經是夜半。我叫開了門。房裏還點着燈，大孩子已經睡着了，小的一個正在牀上

哭着。但我沒有注意到這些。妻見着我夜半回家，不安地問道：「呵，怎麼這時候回來呢？」

「這時候？這時候回來穿新棉袍子的！」對於這個似乎全不解事的妻，我差不多就想發作。妻是惶恐起來了。

「呵，棉袍子？正預備縫呢，」說着，指着靠牆的箱子上頭的已經剪裁的布料。

我不能不發作了。

「呵，你這混賬女人！」我大聲叫着：「你是存心想凍死我？布料不是已經買回了四五天，爲什麼還不做好？好，你這女人！我給別人說作不中用的男子，可是我還得弄錢回來養活你這不中用的女人。你做了什麼？我要你幹什麼？我做牛做馬，你在家享清福！」

妻低下了頭，不做聲。這蠢笨的，屈服的樣子，更引起了我底惡意。

「我凍死，於你有什麼好處？我一腳給別人踏死，於你有什麼好處？呵，我沒有給你請老媽子，是不是？」

孩子在牀上拚命地哭着，妻站

在那裏祇是呆了，不曉得怎樣辦。

「孩子哭，你也不管，你到底是要翻什麼花樣？」

一顆黃豆般大的眼淚從妻底眼睛裏流了出來。在妻底簡單的心裏，當然也許感覺了命運底哀愁，然而，眼淚所能感動的是什麼呢？一個人，當更重的殘忍的鞭子已經在他底身上抽得滿體傷痕的時候，是不會被眼淚感動的。但是，望見了妻底慈愛的眼淚，我底心下是稍稍輕鬆一些了。

「你祇知道說，」妻如同做夢一般地，眼睛也沒有望我，獨自地數說着：「我何曾開了一頓，我給兩個小冤孽磨死了，白天也磨，夜晚也磨，不是屎，就是尿，不是要吃，就是要喝，又要煮飯，又要洗衣服，又要洗尿片，洗尿片，並且，我這些時也病着，時時咳嗽，沒有一點精神。你祇顧罵我，我怎麼來得及呢？你到牀上睡罷，招呼招呼孩子，我今晚拚着一個不睡，趕起來給你明天穿去。」

妻說着，眼淚是不禁流得更多了。

呵，善良的靈魂呵！我們都是

被遺棄的。

嬰兒不服我底招呼，大約是餓了，需要奶吃。妻把布匹拿到牀上來以後，把孩子接了過去，這孩子還沒有吃完奶，大的一個又醒了，喊着要拉屎。

「你看，這不磨死人麼？」

「得了，得了，養了孩子，沒有辦法，」我仍然嚴肅地撐持着。

小孩子在吃完奶以後，打了一個很有力的噴嚏，也不再哭了。仰着頭向着母親，睜開着一雙小眼睛，撮起小口來，好像是妻說話的樣子：「呀……哦……呀……」

「我底水生乖兒，曉得要說話呢，」妻也小孩子似地樂了起來。呀，哦，呀，你老子跑回來要穿衣服呢，為你這小冤孽沒有把衣服做好，你老子罵了人呢。」

「做罷，做罷，不要誤了工夫，」我把小孩子接了過來，安置着他去睡覺。妻坐在牀邊開始她底工作。

半夜裏，空氣更冷了起來，煤油燈照着，好像一個鬼火。妻時時咳嗽着，臉色看不出是蒼白還是黝黑，那身體和動作的姿勢，就好像

是一個影子在我底心中搖動。唉！

這可憐的女人，白天和夜晚，夜晚和白天，永遠是這麼操勞着，雖然在十分忍耐不住的時候微露出一些點抱怨來，但是，永遠是服順得像一隻羔羊。這陰暗的小房，她每日每時就是埋葬在這裏面的，在她底蠢笨的心裏，她所想着的是一些什麼呢？也許她有時候會後悔了一個這樣的男人，也許有時在她底無意識的心裏對於別人生了許多的羨慕。也許她自己總是把已底一切當作命運罷？

在極度的疲倦之中，妻漸漸地不能支持，打起盹來了，動作由快而慢，眼睛好像是迷糊了，上半身不住地搖搖晃晃，但是，手中還拿着針。

「呸，我大聲地叫了她一聲：

「你怎麼打起盹來了！」

「阿呀！」妻把眼睛睜得大開，拍了一下自己底額角。一天天夜裏給孩子們吵死了，我真想睡呢。衣服明天一定要的麼？」

「呵，你想睡？我不想睡？」我底眼睛有些燃燒了。「我在別人面前抖擻着，花子一樣的，你不曉

得麼？你這女人，你吃了飯做什麼

？這樣打不起一點精神！今夜晚我一定不讓你睡，你好好給我今晚把棉袍子趕起來，做不起來，我不許你睡！」

不管我底嚴厲的責罵，妻仍然在清醒了一會兒之後又打起盹來了。對於一個不休息地操勞着的女人底疲倦，我能夠怎樣呢？

我很命地在她底頭上拍了一掌。

「這種女人！一天到晚不曉得做了什麼！吃了我底飯來打盹！說也說不信。你說，你昨晚上了什麼事來？你和什麼人幹了不正經的事？一定的，你昨晚和別人幹了不正經的事情。我不在家，我到外面去做牛做馬，你好，你幹好事！妻不是，爲下麼熬這一會也熬不得？

「你這賤女人！你看，你看你把煙房間弄成什麼樣子？亂七八糟，尿片，屎片，到處都有，也不清理一下，簡直弄成了一個糞坑！你這賤女人，你祇顧你自己底快樂，什麼也不管。你說你和什麼人在昨晚幹了不正經的事情？」

妻低着頭，細聲地哭了，說不

出回答的話來。待我停了罵聲的時候，輕輕地拿起了布料，把案上的燈移了一移。就含着眼淚在上面工作起來了。那一掌，也許打得太重，使這個女人不能再作聲了，而且，不真，這對於一個女人該是如何大的一種侮辱，在她底純潔的靈魂上怕是比起重重一掌或一脚所給與的是更大的傷痛吧？她斷斷續續地細聲抽泣着，這些抽泣的聲音幸而沒有在我底殘忍的心中再挑起什麼惡意。呵，殘忍麼？——這在像我這樣的不中用的男子底心中那是不存在的。

子容夫婦

李先生告別出去之後，門倚着他底手帶上，發出了一個鈍重的聲音。

這聲音使得毓華稍稍驚動了一下，然而並沒有打斷他底思路。

李先生來，是望他這位從廣州來的老友。他們自從出了學校之後，便一直沒有見過；這次毓華居然來了，李先生怎麼會不來看他，和他高興地談了一上午呢？自然，

在妻底啜泣與嗚咽底聲中我漸漸入睡了。不知有多少次，我迷糊地聽到小孩子底哭聲和大孩子嚷着要拉屎拉尿的聲音，直到附近工廠第一次的汽笛聲把我驚醒，我才起來，看見妻底眼睛已經紅腫了，仍然在煤油燈下一針一針地縫着那還未完成的我底棉衣。

我底心有些淒然了。
「去睡吧，太辛苦了；我星期日回來穿衣服。」

妻沒有言語。我出了門，在昏黃的電燈之下，曉風之中，那森寒

而朦朧的空氣，給了我底心一個刺針。我私私地滴了幾滴熱眼淚了。

昨天回家去，棉衣終於還沒有完全做成。妻又熬了大半夜，但是，終於沒有釘好鈕扣。就把這還沒針代替了鈕扣，今天早晨我從家裏走出來了。小孩子們還沒醒，當妻拿着燈，望着我底新棉衣送我出門的時候，我分明看見了她底臉色是比以前更黃瘦了，眼睛裏面包着沒有流出來的眼淚。

呵，眼淚，那是爲了記起了前天惡狠的一掌，或者是爲了自己底

棉衣還沒有上身呢？

這時，風是吹得更凶了。可憐的妻，她這時也許仍然是在熬着夜爲自己趕製棉衣，把我底舊棉衣一塊一塊地排在案上縫着吧？也許是看透了這寒冷之於她不過是一種小的威脅而不加理會，祇是獨自一人坐在牀邊看石入睡的孩子們而作着一些渺茫的夢想呢？

但是，呵，可憐的女人，我和你以及我們底孩子以及我們底一個團裏的人，都是在同樣的一個命運之中呵！

(完)

默生作

楚人可書

「這早就被我猜中了的。」

「怎麼？」那個很有興味地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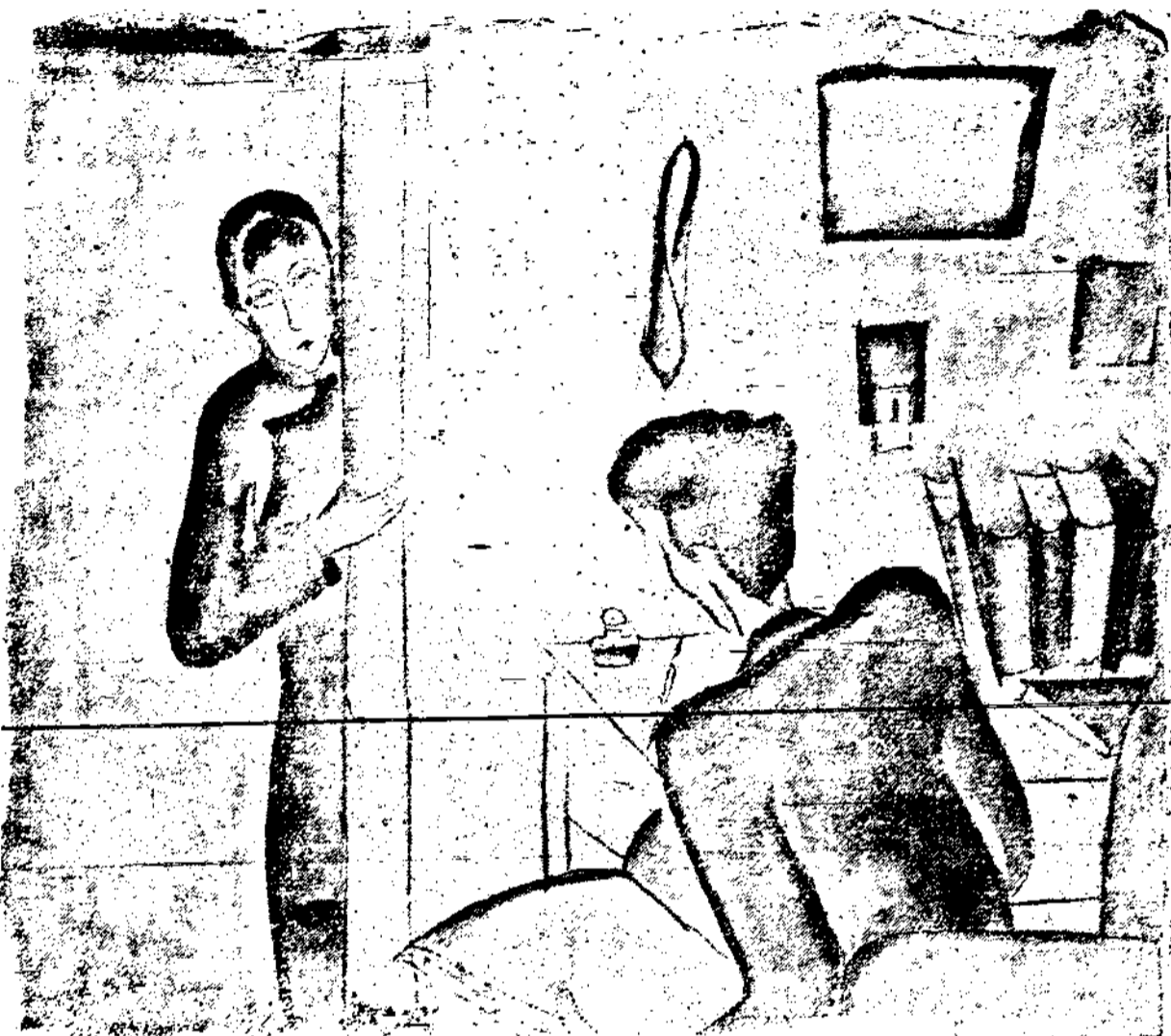
「你怎麼猜中的？」

「由於他底性格。」毓華認真地說：「你知道，我一向相信這句話：性格就是命運。」

李先生笑了笑，點點頭：

「你底話也許是對的。像子容那樣的人，總好像是一個什麼地方有點特別氣味的人。」

他們所談到的多半是老同學底生活情形；但這對於他們竟是有特別的味道：什麼誰又早已拋棄了做獸醫的志願而成了一位雞場主人啦，誰又已經成了一個做家的人帶着老婆孩子安安逸逸住在河南啦，誰又已經掛上斜皮帶，得了少校銜啦，誰又留德去了啦，誰又被大家風說跑到匪區去了啦，就是這麼縱橫橫地談着，兩個人儘量在記憶中搜索



七個先生，子容出去一天了……

鏡華點上一支烟，徐徐噴出口來，眼睛追着那些鼻鼻的煙紋，沉默了一刻，忽然問道：

「你近來常和他來往麼？」

「不，簡直不來往！」

「你近來常和他來往麼？」

「不，簡直不來往！」

「你近來常和他來往麼？」

「不，簡直不來往！」

「你如果要找他的話，——你找到他底住所嗎？」

「我沒有想到要去找他。不過你如果知道他底地址，也不妨告訴我。」

李先生告辭走了。然而鏡華却

怯生生的眼睛，真太不容易從人底印象中消滅了。

鏡華那時候是住在那小樓底後半截。每天子容教訓妻子應當如何刻苦，如何忍耐的話，他是清楚地聽到的。他看慣了而且也聽慣了這

賺來了一肚皮的感慨。五年前醫學學生時代的生活從他記憶中浮起來。他們想出了那個污穢嘈雜的里份：不平的小石子路，小水潭，當路遊蕩着的骯髒的小孩子們。他記起了那座房子，那層樓面，記起了子容和他底妻子所過的貧窮生活。他完全回到了當日的境地，再看見了那間垃圾堆似的房：講義堆在地下，飯鍋放在桌上，試管立在牆角和破布在一道。然而子容却在這裏靜心地工作，讀着醫學講義，讀着大本的德文書，同時還要為着生活寫些通俗衛生書送到書商那裏去，讓他們輪流地給退回來。子容從沒有失望過；也許他有過這種情感，但是鏡華却從來沒有聽見他訴過苦，或表示感傷或者疲倦。然而子容底妻淑芸，那個幾乎是天真的姑娘——她那寂寞的

對夫婦底生活。他知道他們夫婦間沉默的時候多，談話的時候少，即使有時談話，也只能聽到丈夫底教訓語。

子容和鏡華的交誼雖不淺，可是却從不在鏡華面前提到家庭間的瑣事。鏡華也知道他底朋友是一個剛強的，幾乎近于修行生活的人，從來不肯向人說及私生活的。雖然他們夫婦也時常窮得想不出一點辦法，可是子容是從來不向鏡華低身的。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只有淑芸悄悄地走到鏡華底房門口，抬起她怯生生的眼光來：

「張先生，子容出去一天了，……」

「你急于要錢使吧？」

鏡華是十分同情他們夫婦的，他也只能用這個方法接濟他們一點。

然而淑芸這位馴良的妻，肚皮漸漸大起來了。她一天天變得黃而且瘦，眼光也似乎遲滯起來。但是她仍然操作着，不聲不響地，如同一頭小白鼠。有時她像是暈眩了，突然停止在樓梯邊，頭疲倦地靠在手扶手上。

鏡華不得不走出房門來了。

「子容嫂，你去躺一會吧！」

她抬起頭來，淚水在眼眶裏閃動着，却作了一個寂寞的笑。

「不要緊。」

她頭一低，拖着遲鈍的脚步回到房子裏去了。

鏡華回到房裏，聽見隔壁幽咽

聽來了一肚皮的感慨。五年前醫學學生時代的生活從他記憶中浮起來。他們想出了那個污穢嘈雜的里份：不平的小石子路，小水潭，當路遊蕩着的骯髒的小孩子們。他記起了那座房子，那層樓面，記起了子容和他底妻子所過的貧窮生活。他完全回到了當日的境地，再看見了那間垃圾堆似的房：講義堆在地下，飯鍋放在桌上，試管立在牆角和破布在一道。然而子容却在這裏靜心地工作，讀着醫學講義，讀着大本的德文書，同時還要為着生活寫些通俗衛生書送到書商那裏去，讓他們輪流地給退回來。子容從沒有失望過；也許他有過這種情感，但是鏡華却從來沒有聽見他訴過苦，或表示感傷或者疲倦。然而子容底妻淑芸，那個幾乎是天真的姑娘——她那寂寞的

的哭聲，心中也感染上了淒涼，他覺得淑芸似乎是一個無告的孤兒。他很想向子容建議，暫時找個娘姨來幫幫，等小孩生了之後再說。他自己估量，在經濟上這點忙還可以幫。可是這話怎麼好向子容說呢？這對於子容也許是一個莫大的侮辱，也許子容會因此生氣，不過每當望着那日漸消瘦，且漸漸憔悴下去的淑芸底臉，望着她寂寞的背影，又使毓華感到這是一種必要的仗義行為，為一種應有的友誼。他能夠了解子容不顧一切注目於學習的毅力，但他不能原諒子容孤傲，對於妻子底事處之泰然。他奇怪着子容仍舊說得出那些教訓話，更奇怪着淑芸能夠沉默。

然而事情終於發生了。這使毓華感到一點過失似的內愧。是三天以後，吃午飯之前，正當毓華坐在房裏讀着關於腸胃病的講義之時，忽然一個鈍重的聲音從樓梯上傳來。他預感似的驚嚇着，連忙趕出房門來一看，果然是淑芸。她面色灰白地靠在牆上，額和鼻上沁着汗珠；一鉛桶水完全灑在晒台邊和樓梯上了。

什麼也沒有說，毓華忙走去扶着她送到房裏躺下，然後替她預備抹梯子。這時，子容夾着一大包講義和許多試管回來了。毓華連忙抬起頭來告訴他，淑芸有點不舒服。子容略略點了點頭，便一直走進房去。一會兒就跑出來，接過毓華手中的拖把說：

「讓我來！」

毓華回到房中，腸胃病的講義還沒有讀到兩頁，便聽見隔壁房中說話的聲音，低低地急促地。是子容底腔調。其中還雜着有淑芸那無力的拖長的聲音。像是在爭論什麼。忽然聲音高揚起來了：

「你一定要去！」

「我死，死也不去！」

沉寂了一會子，便聽見子容匆匆的步履下樓去了。

毓華心中生出一種莫明其妙的不快的情緒，講義什麼的，完全無心再看下去了。清理着書籍，預備上過飯館，就一路丟上課。正在這個時候，那個住生生的寂寞的形體忽然出現在門口。

「張先生……」

「你要什麼，子容嫂？」毓華稍稍有點張惶了；他直感到有些平常。

她靠在壁上，雙手藏在背後，只將眼臉兒稍稍壓下了一點兒；並沒有回答他。毓華只得拖過一張椅子來請她坐，然而她並沒有動一動。

「你們手邊近來比較緊吧？」

毓華只好試探地說。她突然抬起眼睜來，不管淚水汨汨地在她面龐上流着，興奮地說：

「張先生，我不是向你借錢的，我是……」說到這裏，聲音漸漸遲滯住，眼皮也仍舊垂下了。

毓華完全被她所驚愕了。

「你只管說吧，子容嫂。」他極力鎮定說。

「你知道，」她扶着桌子，幾乎歇斯底里地說，「我出來也是讀書的，不是受罪的！」

從這個女人底面孔上，毓華找出一種從沒有見過的情感。她底憤怒似乎是地火突然爆發起來，衝破了平靜的湖面一樣。

「他叫我打胎！」她底聲音顫抖着；「你看我這樣弱，這樣弱……」她把雙手撫着胸，像一個小孩似的哭起來了，嗚咽着說：「……我會要死去了……我一定要死了……他一點也不憐恤我……」

她投身在椅子裏，伏在桌上盡情地哭着。毓華一點安慰的法子也沒有，一句適合的話也找不出來，只好呆着，聽着她底哭聲。

她抽咽着，抬起頭來，恨恨地可是求告似地注視着毓華：

「你不能——一點都不能救救我麼？」

毓華被這眼光，這聲音刺激着，低下頭去，心中起着複雜的，說不出的情緒的潮。

「我知道你是不能救我的啊……」

她底言語重新被哭聲的波濤所湮沒。頭完全埋在手中，很利害地抽動着兩個肩膀。

「子容嫂……」

「為什麼叫我子容嫂？我不是什麼子容嫂！」

「你這樣急也是沒用的啊！」她哭得很久。毓華只好安靜地陪着她；望着她哭得發抖的身體，聽着她模糊的語言。她訴說着打胎底可怕，埋怨着子容害了她，恨着

自己為什麼是個女人，恨着一切男子沒有同情心。她說她以前滿以為毓華真的是憐惜她，今日才知道原來也不過是為了一點虛偽的友誼……

毓華不敢做一句聲，一直等她底啼哭漸漸止住了，才扶着地，送她回房間去。她靠在他底肩上喃喃地說：

「你不會告訴子容的，你當然不會告訴他！」她仰起她底頭，逼視地，要求地望着毓華。毓華底眼睛無可逃避，只好連忙讓她躺在床王，匆匆在她額上吻了一吻說：

「你好好休息一下吧。」

他不敢停留地逃出了房間。在下樓的時候，他聽見她一聲幽幽的嘆息。

第二天，毓華便從這房子裏搬了出去。一個星期之後，就聽說淑芸回了家。

毓華因了經濟關係，並沒有等到通過畢業考試，就在這學期尾到廣州海關去充當了一名檢疫員。在這五年中，他也建立了一個人人都可以得到的平淡的家庭。而且他和他底妻子之間還有了一個將近兩歲的孩子。這次來上海，本是作關於防疫的考察，却在無意中跑到他底朋友成了名醫。

現在使得毓華猶疑不定的，是他到底要不要去看看這位紅醫生。也許這種會面比想像中要沒有趣味得多，不過僅僅為了一種濫弔古蹟的心情，他也應當去看看；他應當看看現在的子容和五年前的子容不

同到什麼程度，更要緊的是那個帶點奇怪神情的女人，他也很想知道她底下。李先生一點也沒有談到她。也許她就是打胎死了的……毓華想到這事上，像是有些懊惱似的。他覺得當時他這留給那個女人的一一遺憾，而她就抱了這個遺憾死去。如果那時他稍微勇敢一點，如她所說的，不爲了那虛虛的友誼，到了現在，也許不會在心中留下這疙疸的罷。但是他又轉念，也許她并不因打胎死去，也許根本就沒有打胎；或者她由于那肺囊蓄水，那先天的憂鬱性而慢慢消滅下去的罷。假使她這時展轉在病床上……假使她還是被幽囚似的住在鄉下；然而不管怎樣，他可以去看看，得到一點消息。況且，既是老遠地到上海來了，望望老同學也是應該的。

就這樣，毓華與綴物物地去找子容。在一條幽靜的馬路上，一座小型洋房底門口，他很容易地找到了一塊寫着路字容醫師的法瑪質牌子。揪揪電鈴，一個僕人爲他開了門，請他坐在客室底沙發上，然後帶着他底名片上樓去了。一會兒樓梯上有脚步声，一個青年而微胖的紳士走進客室來。毓華立刻認出這是他底成了名醫的朋友。兩個人歡悅地握着手，一同坐下來，道着闊別，述說些過去的生活。

平的說：「她馬上就要下來了——她極高興見你呢！」

跟着子容就按鈴喚僕人，請太太快點下來。聽着一陣輕快的高跟鞋聲，響到門邊，那兒便出現了一位蕭洒，丰腴而白折的青年太太。毓華幾乎不相信自己底眼睛，然而她一點也不差的是淑芸。他只得捺住驚異的

沙發靠手上，一隻手擱在沙發背上，低頭向他丈夫說：「我老了，是不是？你說，子容！」

子容沒有回答，却在抽着烟。

「是不是，你說！」她一隻手搖撼着子容底肩。

子容噴出一口烟來，仍舊沒有做聲。

「你們底小孩呢？」毓華問。



地面色灰白地鋪在牆上

情感，握着她伸過來的手，聽着她像黃鶯那麼發出來的聲音：「張先生，我們五年不見了。你底鬍鬚都蓄得這麼長了，可見我們一年年都老了！」

「哪里的話！」毓華帶笑反駁說：「子容嫂，你却越長越年青了啦！」

「請說，我才真正老了哩！」她旋過身子，坐到丈夫那邊的

「生產下來就死了。」她轉過臉來，稍稍有點黯然的樣子。可是眼睛轉到丈夫底身上，馬上又高興起來，帶着快樂的調子說：「謝天謝地，我們再也沒有過第二個小孩，這反而輕鬆得多。」

「她現在頂輕鬆了。她還學會了唱歌呢。」

「一定是很美妙的啦！」毓華附和着說。

「去去，唱給張先生欣賞欣賞。」她底丈夫底應着。

「討厭！」說着，她走到鋼琴邊，彈起了一個什麼輕快的調子唱了一首歌。確實是字正腔圓的聲音。

毓華拍了兩下手，稱讚着。她得意地笑了一笑，解釋着說：「這是大作曲家 Schubert 有名的歌曲；譜着沙士比亞有名的詩，Hark, Hark! The Lark。」

「去你底罷！」子容說：「什麼沙士比亞，什麼 Schubert，還不如兩個電影歌好聽！」

「這是藝術……」淑芸無力地抗議着。

「什麼藝術？」子容鄙薄着。回過頭來對毓華道：「這只是女人消遣的玩意，哈哈！」

拉拉雜雜談了一些時；子容一定要留毓華晚餐，并且要請他看電影。可是毓華心中感到一點什麼不愉快，極力推辭着。

夫婦倆送他到門口，子容叮囑道：「回廣州之前一定來玩呀！」

「一定來玩呀！」淑芸也說。

「我下午七點鐘一定在家的。」子容說。

「下午七點鐘，記着！」淑芸說。

毓華一一答應着。可是當他跳上一輛黃包車時，却憤怒地想：「她完全是她丈夫底應聲虫！」

到南洋去

黑嬰作



開現在七八年前的一個春天

和千百年前一個樣，屬於南中國商埠的汕頭海面平滑得如一面天然的鏡子。初春的微風吹過海面，幾隻海鷗繞着火輪船的桅杆飛舞；空氣顯得很醇濃。

這是將近傍晚的時分了。僅有幾家的工廠的煙囪在海的那邊冒着黑煤煙。太陽的微弱的光芒照着海面，帶着無限的眷戀似地、慢慢地沉落到水平線下去。

漂在馬路口附近的漁船都朝裏駛，遠遠地駛去像鴨子樣地漂近來。

碼頭上響着鐵屬的聲音；火輪船的起重機，伸下它有力的巨掌，把一大箱又一大箱的貨物抬了起來

，隨着軋軋吼着的機聲，放落到貨艙里去了。

沿海岸的馬路全被高建築物的陰影所籠罩着。稀疏的汽車在行人羣中衝了過去，有的人就對了那飛快的車子睜了驚奇的眼睛。

噫——噫——噫——
海關大鐘一連敲了五下。

猛的一聲尖銳的汽笛子吼了起來，聲音劃過海

面，震動了人的耳鼓。那是停留在距碼頭約有十來丈遠的一隻龐大的荷蘭輪船的開行了。

第三次汽笛子嗚嗚叫着的時分，船身已經在蠕動，把平滑的海面捲起了波浪，像滾滾的沸水那麼地湧到舷板上。

一支荷蘭國旗傲傲的飄揚着！

統艙里。

污濁的空氣散慢着。嗅到烏漆的味道和人身體的臭氣就有人嘔吐出來。電燈的光是微弱得連前面的人也照不清楚，圓形的鐵窗相隔十多步遠才有一個，引擎的轉動聲直從機器房裏送了上來，混着火熱的蒸氣，使下船時仍穿着棉襪的人不住地淌汗，終至非脫下來不可。

——真悶呀。

有人叫起來了。

聽到這親切的聲音，一個獨身的旅客站起來，望着前面。

——喂，船快出馬路口啦。

他也說了一句話。

——聽說馬路口有風浪呢。

——是麼？

——你是初出門的？

——對了。你呢？

——說來也好笑，今年三十一歲了，汕頭也還算第一次來。

那個人說了就望着他的同鄉。

聲音異常嘈雜。船行得漸快了，發出嘩嘩地水聲。大家都很興奮，把勁地在說話。

靠近船頭的那一面，有一大堆人聚在一塊兒，躺在那子上的，坐在水箱上面的，站着又起兩隻手的都有。

穿着西裝反領外形，樣子是柔帶莊嚴，約莫三十多歲的一個，是被叫做「水客」(註)的。他留着文明頭髮，却不大梳理。

於是那位四方形的額部，就披

着烏頭髮。他的身材很高大，喜歡吸呂宋煙。說話的時候，一對眼珠子老是死盯着人：

——你們怕船不怕？

——喂！船有什麼可怕呀。

——你這傢伙真是臭乳小子！罵了這樣的一句之後，接着是一聲冷笑。

——水客睜大了眼珠子道：

——我早聽到人說過，坐船實在辛苦得很！遇到風浪的時候，又嘔又吐，躺在那裏兩三天不能起身是常有的事。而且飯粒一點也不能落肚。

——聽着，水客的嘴向那年青的一

——聽得了嗎？

——聽得了嗎？

——聽得了嗎？

——聽得了嗎？

——聽得了嗎？

——聽得了嗎？

——聽得了嗎？

——聽得了嗎？

被難爲了的人是把腦袋低下去

了。

於是靜默着，大家都不開口。船身漸漸搖盪，站的人一不留神跌了下去喊着疼。水客却擱起他那「老番客」的架子向那些不安的人歪了嘴笑。

——出了馬路口就好了。

——不知道誰在安慰着大家。

統艙里不大見到女人，只有一個也是水客所帶的，她抱着無限的希望到遠處的蘇門塔拉島去找她的丈夫。她好像全不覺得船身不平衡似地，坐着向人嘮叨着：

——我的男人，說起來話真多

呀。前年家裏邊委實過不下去了，田地又幾乎給賣了個精光，如果不找條路來生活那還使得麼？所以他個過番去了。我足足在家裏守了三年

活寡呀！現在他托了水客帶我到蘇

門——咳，叫蘇門什麼哪，水客？

水客懶洋洋地說：

——蘇門塔拉。

——對了，我的男人在蘇門塔

拉做活。

——做什麼呢，大嫂？

——注：水客是專門來往南洋與中

國南方鄉間，攜帶信件或寄款

的人。但也在每次來往時攜帶

人到南洋去或回來。

聽得有聽，正因太悶熱而除下

聽得有聽，正因太悶熱而除下

聽得有聽，正因太悶熱而除下

聽得有聽，正因太悶熱而除下

了轉機的人，一邊把褲褲扎起來當枕頭，一邊問着。

那女人閉手一算，答道：

「我那是知道呀。」

「喂，大娘，你的男人討了

小老婆，也不知道？」

年青人又低低地笑了。

「雷公劈死你！你真……」

於是，哈哈地笑了一陣，算是

把沉重的愁雲氣霧為調和了一下

子。

正當大家心曠神怡的時候

，前頭忽然又亂起來。水客

站着，聽見齊爾人來收船票了。就

吩咐身邊的人準備好了，水手展開

大喉嚨喊着，把所有的統統客都趕

上甲板去。

船已經出了萬字口，又阿進了

平靜。天幕已變成了深灰色，轉瞬

即要黑下來了。

「幹嗎呀，好好地把人趕

了上來！」

「船票，懂得嗎，收船票。

「船票船里不好收呀？」

「恐怕人趕起來走呀呀。」

「哦——我在船里把褲褲脫了

；甲板上可冷得難受。」

薄風驟然吹來，使他覺得異常

的冷。天上的星斗還是和家鄉所看

見的一樣，可是人已經漂在海上

了。從此他得漂過七洲洋，到一個非

常陌生的，住滿了土匪的地方去生

活。想到這裏一種遊子的心境就充

滿了鄉土的思念。

「教員員嗎？他聽不懂那

子的話。希望趕快把教員去，好讓

他回到他處去安息一下。」

海濤奏着這成千的長征的支那

隊伍的前進曲，雄壯，刺激。

天色完全黑下來了。

夜，無盡長的黑暗……

靜宿里只有黃牛叫一聲的響聲

。沒有人說話。沒有人在行走。

全船在堅硬的鐵板上，冷冰冰地，

直使骨疼疼起來。

「睜了睜眼的人在想着家。

那青年的一個，眼淚也流下了

。有的呢，用阿嚏來逃避悲傷。

他想起家鄉的春天。原野是綠的。

屋子裏是充滿了母性和兒女的愛的

。可是破產了的家，無生計可謀，

村子使他不能不下了離鄉別井的決

心，那青年的妻子和一個兒子留在

家裏，不回頭地踏上了他的旅程。

「你要回來的嗎？」

「清老地記得的話。」

「而且，有錢也要寄點回家

……」

話如在深谷中說的，陰沉沉的

人心悸。他跳下了船，一隻手抓着

船篷，用一對潮濕的眼珠子望着地

。不轉眼的胸部的孩子哭喊着。

他想說句好心看管孩子的話，都有

眼珠子塞在喉頭吐不出來。

「船離開了岸……」

他到了城裏，找着水客。經過

三番四次的哀求，好容易水客卸了

了呂宋烟，點着頭答應了。

於是負着這大包袱，在一個陰

雨綿綿的春天的早上，他和同伙們

一同又上了船，到汕頭去。

他和他的同伙——十九個，

十九個人有十九個希望，然而

這些希望合起來也只有一個，那

就是：開闢南洋是一塊黃金地塊的

所在。有人去了三五年便發了財回

家了。現在他們這是一艘只要刻苦

捱過那些不十分長久的日子，一

樣帶着黃金回來！

這一夜，不知道有多少人在這

橫濱着香油臭和汗臭。悶熱人統統

早做着黃金夢。

天亮着。

海平線漸漸顯得清楚了。

沒有風浪，船照舊地航行。

「船票，女人第一個醉了過來

。她睜大眼睛望着水客，望着那

比瓦礫大不多的圓臉蛋外，一忽

聽見天；一忽聽見海。覺得有點冷

，加上了一件夾衣。

她用手擦着旁邊的水客；

「……天寒啦！」

水客的右眼被垂下來的頭髮遮

住了。只睜開左眼訂了女的一下，

轉過身去。

「可是睡不許他再睡了。」

「……不要睡！我累死了。」

咕咕着，他的眉在雙動，意思是

最要命的手放開去。

「水客！那隻去拿洗臉水呀

！」

她故意提高了嗓子。

「……甲板上。」

「……喂，你叫一個女人上去麼

？」

這時醒來的人已恢復不少了。

咳嗽的聲音，吐痰的聲音，孩子哭

泣的聲音雜成一片。年青人一件條呢

起身。拿了臉盆向樓梯口走。

「……喂，勞你帶盆水來吧。」

女人追上去。

年青的臉蛋顯的臉盆，踏着軟

小的扶梯上去了。水龍頭差不多，

半個鐘頭以後大家都起身了，提水

的人排成了一長串。身材高大的水

手剛要洗手又在廁所，惹氣沖沖

地對着這些女人，在找誰來發

洩一場憤恨似的。

等到早飯時刻，更加亂了

。

飽餐一餐，人們都睡滿到大船

子那裏，把伙夫圍在中心，伸出蓋

子，大木碗，面盆去等熱氣騰騰

的熱米飯。

按照着規例，大船搭客是由船

上供給飯菜的，但是那些冰冷的鹹

魚和不會下過湯的鹹白干，鹹菜之

類卻是安着才吃得下肚呀！

爲了一餐飽要費很大的氣力。

水客和女人留在船裏等着飯；於是

自己預備了一點，什麼鹹魚，肉

絲都先攪好了。

上面可搶着起來了。

「……這盆飯是我的呀！」

「……張婆！」

「……我們排他！」

「……喂，潮州人說兒呀！」

「……大家台起來，我們客家人

……」

「……排！怕什麼！」

聲音愈來愈響，有的就提高了

嗓子用下賤的話咒罵別人。

伙夫可笑了。

不曉得是誰，用一隻鞋向潮州

人的頭上擲過去，於是兩邊就混打

着碗，面盆，木棒是他們的武器。

甲板上亂七八糟，伙夫跑開了

。

當等到船長的手槍朝天一放，

那書了兩匹八字形的齊爾人站在一

洋房的欄杆邊，一句話也沒說，只

用眼光往這些被打的人們掃了一掃，一掃門就閉了。

——後來才有人接應他說：

——大家都是中國人，

也好意思打呢？

——這不會使荷蘭人笑話牙齦

麼？

——你瞧，那傢伙跟我流着血

，

——那書班時向下沉，就低地壓

人，不覺嘆息了一聲。又接下去就

說：

——中國人只敢打回家，却不

敢……

——另外又浮起粗重的聲調：

——荷蘭人開槍呀！豈有此理

……

——欺負我們呀！

——可不是嗎？他犯我們當着

……

——幾個人擠在一起，就噴噴着，

好久不會停止。臉上有雀斑，說話

時人家可以聽見他兩枚金牙的

為響聲：他去年回到家裏，這新

年又再回南洋去。他既起荷蘭人！

——就酒酒不絕地給人家講着他所見到

的故事。

——窮人到死都受苦的。我

第一次替荷蘭人！就聽着一件悲慘

的事，到現在還不能忘記。那時節

，有一個搭客實在是一個個也沒有

，只能像伴他到南洋去做船。船

要的時候他忙在廟前，那裏知

道什麼地方也壓不住，給抽了出來

！起先是一頓毒打，差點就給弄到

海裏去。以後我就聽見他給縛在桅

杆上過了一夜……

——那不是我人命嗎？

——憤激地吐出了這句話。

——後來呢？

——那書班時向下沉，就低地壓

……

——後來……他病得厲害，船到

蘇門答拉那天已經死了！

——那麼真的給縛到海裏去使

船瘋了。

——七洲洋面不知道有多大，整

天滾着浪濤，遇着晴天風更其刺

骨，一座小丘似的涌了起來，又深

深似約陷了下去。吹着風，下着雨

，滿天的風雲。

——船是遲到幾點了。

——水手們在連續不斷的浪合之下

奔波着。機器房裏軋軋的機聲和嘩

嘩嘩的水浪相互應。鮮紅的爐火

，呼呼的蒸氣，船是鼓着最大的勇

敢向前衝。

——搭客們都倒下了。

——女人已經變得臉兒發了青色，

嘴角流着涎液，不住地呢喃着：

——阿蘭陀佛，讓世音菩薩

年青的傢伙已經一天半沒有放

飯了，有氣無力地掙扎着。

——

——這下了一口氣。

——胃空得可怕，眼旁毫無神氣地

望着船頭。時時的電燈光顯着他的

臉，身上蓋着薄得透了色的毯子。

——風濤個個朝之前放開，一時船

身左右地搖擺，大家都着了慌。小

孩子驚哭尖銳地刺着每一個人的神

經。過了一天，孩子的呼吸已經沒

有了，就給風死了一般的寂靜，只

有無窮的呻吟，和嘔吐的雜亂的氣

味。

——國賊雷得緊要的，氣悶着

實令人難受。有的行李箱弄得太高

，雖然用繩子縛了起來，也豈在一

歪一閃地就要墜下來的樣子。

——當心孩子呀，跌下來要人

命的！

——水手們叫着。

——然而誰能起來去撿弄安呢呢

……

——這苦難不知道要繼續到什麼時

候……

——第二天大清早就要到長打約

的命令。這封一封船一人們都認不

白，只是經過那查驗的搭客的解

釋，大家都鬆了。

的，躺在鐵板上的那矮小的人，壓

地撐着站起來，船身一搖他就跌着

行李大叫道：

——這不行！我們也是人呀！

——是的，大家都要活的呀！

——反對！一致反對！

——書班時又在電燈光下出現了，

他的嘴脣在顫動，說道：

——這船裏有三百多人，給一

封一繩束不是活活悶死嗎？比挨槍

還可怕呀。我們是人，我們……

——荷蘭人想捉我們活埋！

——要活的起來吧！

——要活的起來吧！

——由於生之意志的堅決，大家都

從至死的地步中恢復了原有的力氣

；客家人，潮州人，和一般別地來

的搭客都高聲的呼喊着。

——那有力的呼聲直衝進船長的耳

朵。

——他的生滿了金色的毛的手又握

起了手槍。

——可是統帥更有三百多個人呀！

——封鎖是強硬的一回事。想想把

三百多個人像貨物那樣的封在就船

裏，連空氣也要封鎖的那時的情形

吧！由於統帥強硬地反對，荷

蘭人終於步了。

——船開在風浪中衝……

——距離新加坡只有一下午的航程

——肥滿的船長的風濤，年青的搭

客又恢復了原來的樣子；大家也

有笑臉了。女人又叫他到甲板上

去，帶下洗臉水來。他扶着鐵欄

一步一步地上了。女的頭髮亂得

真，就伸出來擦手髮了；沒有個

子也很熱地擦好了。

——甲板上風風雨雨，不小心會跌

交是常事。水手們忙得打掃。天

一片青，太陽光顯下來，他覺得非

常的親切。

——已經接近赤道了，船便早已不

覺春天。

——一隻海鷗飛了過去。

——海水是深藍色，船衝過去，有

白濺泛起來。

——不覺放下了手裏的圖盒，俯着

身子望着無邊際的天和海。船

邊的水平線那裏，一隻火輪船浮

了出來；從遠處看去只有個子那麼

大。船頭是往北駛，大概是回澳洲

去的。於是便想到那隻船上也許

載了不少的南洋客，費了財，回國

做屋買田主的呢，就羨慕得呼了一

口氣。

——

——水手們叫着。

——一從，回轉身來見那船

的水手正執着一把斧在甲板上，

一盤水淋灑到他的褲子上。他訂了

水手一眼，拿把面盆往水龍頭那

——我這兒得再過兩天才能到

甲板上人跡稀稀；大約是沒有

許多人的。船不能起碇。他端了一盆

水，更不好走了。尤其是下統船去

的時候，有一次差點就失足跌下去

——那裏的人吃嗎？

——你這，我說到兩洋法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實在是難的。碰到

風浪，不死也會一病大病吓。

——我一點氣力也沒有了！

——誰就有氣力呢？是兩天不

吃一口飯；而且又作嘔……

——我可什麼都不知道，昏睡

在那裏……

——剛到時嗎？

——女人等進水等得不耐煩了，

也無從曉得……

——你們男人都沒這話，那

末時我怎麼曉得？到了前門客棧才

知道這話的，沒有兒子也行麼？

……水客，你怎麼走是一男不男；

新加坡快到了沒有？

水客抽着長安煙。

——明天晚上，手能幾天一早

就可以到了。

——到了新加坡就好。我這回

不走了。

——你不是到前門客棧的嗎？

——我到新加坡。

——我這兒得再過兩天才能到

前門客棧。

年青人把盆盆水端到女人面前

來了，她笑着，看他很吃力地端

乾艱上的汗水。

——苦了……

女人板着脸。

——那一個沉沈的……

——別人却說起話來了。

——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

！倒死在草不得什麼。

——你……

女人臉，鬼鬼了一句。

於是大家哈哈笑了。

年青的一個却笑着。

——船上的空氣是一股悶悶人，

而且洋人的氣味還有有些人那

不修地嘔吐。不知誰的小孩子又大

聲哭去，大概是肚腹想吃飯的緣故

……

……

……

……

……

……

……

……

——誰給你帶破補藥？復原！

那復原低了幾袋。對於水客的

醫不起他的病氣在心里反響着；只

是在想有什麼法子呢？

——苦了……

——我的病父在前門客棧，剛

的什麼店。

——那……

水客冷冷地回答着。

——我父時你帶我出門；是不

是我要在商店里幫忙？

——當然囉。

——我……現在連番話也一句

說不來。

——你新到這兒只有在這面大

體邊抄抄藥水開水；什麼番話不

說！

——

——

——

——

——

——

——

——

——

——

新加坡的船位是經過新加坡

，在那裏有一天的停留，然後再開

往新加坡去的。

——新加坡的船位是經過新加坡

，在那裏有一天的停留，然後再開

往新加坡去的。

——新加坡的船位是經過新加坡

，在那裏有一天的停留，然後再開

往新加坡去的。

——新加坡的船位是經過新加坡

，在那裏有一天的停留，然後再開

往新加坡去的。

——新加坡的船位是經過新加坡

，在那裏有一天的停留，然後再開

往新加坡去的。

——新加坡的船位是經過新加坡

，在那裏有一天的停留，然後再開

往新加坡去的。

——新加坡的船位是經過新加坡

，在那裏有一天的停留，然後再開

往新加坡去的。

——新加坡的船位是經過新加坡

，在那裏有一天的停留，然後再開

往新加坡去的。

——新加坡的船位是經過新加坡

，在那裏有一天的停留，然後再開

往新加坡去的。

——新加坡的船位是經過新加坡

，在那裏有一天的停留，然後再開

往新加坡去的。

——新加坡的船位是經過新加坡

，在那裏有一天的停留，然後再開

往新加坡去的。

——新加坡的船位是經過新加坡

，在那裏有一天的停留，然後再開

往新加坡去的。

——新加坡的船位是經過新加坡

，在那裏有一天的停留，然後再開

往新加坡去的。

——新加坡的船位是經過新加坡

，在那裏有一天的停留，然後再開

往新加坡去的。

——新加坡的船位是經過新加坡

，在那裏有一天的停留，然後再開

往新加坡去的。

——新加坡的船位是經過新加坡

，在那裏有一天的停留，然後再開

往新加坡去的。

——新加坡的船位是經過新加坡

，在那裏有一天的停留，然後再開

往新加坡去的。

——新加坡的船位是經過新加坡

，在那裏有一天的停留，然後再開

往新加坡去的。

兩個不同的情感

奚如作 ● 王无吝畫

費了千辛萬苦，我總算走上了

這預想着能夠得到友誼的幫助，使我暫時休養一下的S埠途中。

當我被那消滅了我整個青春的古井一般的生活推進了出來，爲子癯瘦我身心的傷痕，我曾經想到我的家鄉，我的父母，應該是可以給我一點兒安慰的。我不是他們的一

個獨生子嗎？

可是，我拖着這皮包竹的，十磅九斤的身子，在一個更深夜靜後

的秋之夜，悄悄地在他們底面前的時候，我的父親，就用了五年的積憤，從他那吸大烟吸到老的滿嘴黑牙齒之間，硬生生地撈出了這樣的話，算是當作接待我底歸來



「你這活著回來了嗎？我老子以爲有一天要去收你的屍呀！」

「你還

活著回來了嗎？我老子以爲有一天要去收你的屍呀！」

說完，

把他容易發肝火的炯炯的雙睛，狠狠盯住我，又裂着拳頭

在我的眼前搖了幾下，才迅速地離開，倒到他的燈燈旁邊像小孩似的

號哭了起來。並且在號哭中，命令我今後的途徑：

「明大上城裏嶼生二老爺那裏去走一趟……」

我的母親呢，則把她想兒子想到半瞎的老眼盡情地擠出了酸楚的心坎深處的淚之後，就一面抽咽，一面向我訴述：

「這回，兒啊！我是再也不放你出門了的。你，唉！不論怎樣，你得在家裏住上幾年，給我們生一個孩兒！要曉得我們兩老已經是油快燒乾了的燈啊！」

這樣，我是感覺着說不出來的悲哀！

難道安穩這東西，對於我，是從生命裏永遠帶去了嗎？
恰巧，我有一個從前彼此可以換褲子穿的老友，從兩千里

以外的CS，給我來了一封信，告訴我說：

「過去的兩個好友——張期運，高瘦影，都在S埠。期運是在一處機關裏當科員，每月有一百多元的薪水。瘦影呢，但不知道他在幹什麼事兒。不過據朋友的傳說，好像是在用體力換飯吃。朋友！你到他們那兒去，或者可以找到一個暫時休養的機會，也說不定可以謀一個生活的門路。……」

於是，我就在一個寒冷的夜裏，向我的母親編造了一個上親戚家裏去喝夜酒的口實，又一次走上了流浪的路！聽說我在這動盪的深夜裏，臨行時，立在我家後門外的溪流——澗水的石橋上，對我們那間古老的住宅，跟我終天嗚嗚咽咽的父親底衰老的影子，揮送了幾把訣別的熱淚。

「是的啊！到了S埠，我的好

友期運，應該是用過去曾在一塊共過休戚的感情來款待我的。至于說到瘦影，他在我的印象裏，始終好像是很誠實的。因為他的年紀既比我們輕一大截，而且，我還不大喜歡他那副黃率到近乎刻薄的小孩子脾氣。

我在從且維到S埠的途中，往復這樣思索着。

二

滿船擁擠不堪的旅客，都像飢餓過火的老母雞，用磨禿了的腳爪，在灰塵裏抓尋意外的米粒的緊張神氣，在船抵碼頭的一刹那，喊出了興奮的高音：

「好啊！到了！」

這，似乎各自慶幸着從絕望的角落裏開始伸出了總該可以撈着什麼的觸覺。

我也跟這些人一樣，大踏步地走上了這座若無它所包含的種種質和量來說應該可以給我們以希望的S埠。我睜開眼睛，仔細地，想從這具有豐富的財物和炫爛的色彩的大都市中，找尋我們不算過份的慾望的端倪。可是，天啊！很快地我在最初的一瞥中，就帶來了一個寒

戰！

我見到各條馬路上的一些行人，都是把腳步放得很慢，很吃力。他們盡是所謂「白相人」嗎？為什麼這樣多？在我五年前還在這兒呆着的時候，人們的步調，不是走得很快，為什麼他們如今好像變成在夢裏徘徊呢？

我不大了解！

然而我那由于生活尖刺的遭遇而變得銳敏了的嗅覺却即刻告訴我：

「這裏跟任何地方一樣，也是一片沙漠。恐怕沒有什麼好運氣叫你碰到啊！」

但是，隨即另一個虛擬的寄托的念頭否認着：

「不！你有過去很相好的朋友，他每月的收入很不錯，他將用他享受不完的餘蔭，來給你糊着嘴！」

我就在這兩種煎熬的念頭下，尋到我的好友期運的住宅：越菲路平安坊。

這確是一座中層社會很可以住下去的，清潔而整齊的弄堂。

我找到了佩卿寫信告訴我過的

期運的門牌號數。這時，我差不多是以一個走完了汪洋大海而到達了綠色的島嶼的水手底心，去敲彈門上的銅環。我記得我的手在顫動。

敲了一下，又敲了一下，直到敲了快到十下，才隱約聽見門裏面一個老媽媽很不耐煩的聲音：

「啥人？」

「我！找張先生的。」

然後，門只開了半邊，露出一個比獵犬還要機警的老媽媽。她先用半隻無故很深的謎眼把我橫身上下打量了一番，其次用她底蘇州腔問我：

「你找張先生有啥事體？」

「我是他的朋友，剛從家鄉來的，我有要緊的事當面跟他說。我的名字叫徐大道。」

「儂有名片嗎？」

「沒有！」我試裝出上流社會應有的神氣，提高了稍為帶點兒吐責的音節。「你祇消去講一聲，包他叫你趕快拿煙倒茶！聽到嗎？」

這一下，老媽媽才驚異地映了一下黃腫的眼皮，點頭把我帶進了二層樓的樓梯口，吩咐我：

「儂在此地等一息，阿那進

去問老爺會勿會客。」

老媽媽進去以後，許久，從房內透濃的香水之類的气味裏，才無力地送出了我的朋友——期運的聲音：

「娘姨！請客人進來！」

三

「這就是我的老朋友張期運嗎？呢！這就是過去那個一碰着面，就要擁抱起來，或是用巴掌拍着肩膀的好友嗎？」

當我最初被帶進前樓，在一張沙發上坐了下來，我的朋友期運從牆看一瓶菊花的寫字台上，拿了一根煙捲給我的時候，我就惶亂地發生了這樣的疑問。

顯然，他變成很沉默，很老練，似乎也還有一點兒疲倦。使我擔心他跟立在他身旁緊握着兩個孩子的手的他底老婆，昨夜沒有睡好覺呀！

不過，另外他也有很發揚的姿態。那就是說他的臉是養得白胖了，背上的肌肉，也凸脹着他的芝麻色佛蘭絨的洋服。而且，在說話的時候，很悠閒地常常發一發肩峯，恰恰跟他在說話時陰鬱的笑成一個



精神。

他的老婆，在我雖是第一次見面，但我從她那鴨蛋形的美麗的臉兒上，看出是一個很適宜于做「賢

妻良母」的女性。而且，她有着永不會生凍瘡的雪白的皮膚。但是，我却很有點兒討厭地向我投送的一種審判官似的大眼睛。這簡直是一

個「魯派生靈流記」中頂大的驚嘆號。

她起先看了我的頭，我的腳，最後當看到我身上這件破補的墨青

布的夾襖的時候，她緊緊地捏了一下她的孩子們！你看這生客是多末醜啊！你們，親愛的小天使！切莫要跟他貼近了，染了什麼穢氣，不是好玩的呀！」

這使我幾乎即刻生起了反感，很想對她解釋一番：

「太太！你不要瞧不起我這件夾襖，要曉得我貼肉還穿了一件值三塊錢的絨背心哪！」

當我把過去四五年的坎坷生活講給期運聽了之後，他忽然摸頭不着腦地向我說了這樣的話：

「這流浪的生活，老早就應該結止。朋友！不是嗎？再說：什麼是真的呢？吃飯，穿衣

，住房子，再有，是討一個漂亮的老婆，趁我們還是年富力強的時候，生幾個又白又胖的孩子！」

然後，他似乎想促起我的回憶，念出了幾句古詩，是用着很頹唐底腔調：

「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道問鄉里人，家中有阿誰？……」

「嘻嘻！」他動彈了一下抽搐臉之後，就病態似的冷笑起來：

「哈哈哈哈哈！……」

使我的汗毛抖動了一下，這聲音。

過去的愛，過去的热情，已經從他的靈魂裏消失了！

「唉喲！可憐囉！唉喲！真正可憐囉！……」這是他的老婆不時從我敘述艱險的歷程中，歪着臉向我送過來的話。

我討厭這，就等子一個乞丐討厭慈善家的眼淚一樣！

「你是曉得的，期運老哥！命運注定了我走這沒有熱，沒有愛的冰冷的路。現在，從沙漠一般的家鄉走了出來，我唯一的希望，是想得到一個相當的休養機會，候我的腳板心裏，被刺球草戳破了皮的傷

「快，要放聰明一點啊！」



「來

巴望的債！唔！……」

乎帶點懊惱的情緒。

了墨，

這幕戲，一直扯到吃飯的時候，才演完。

可是，一件事，却又給我唱了一次「反五更」的調子。不要冤枉他，他究竟是有情感的呀！而且很熱烈！

當然祇

在吃飯的時候，男的客氣的對我說了一聲：

有……

我說了：

熱烈！

「期運

「老徐！對不住，沒有菜！」

這是說我碰着了以下的一場熱鬧！

到底

女的哩，就幾次像賣狗皮膏藥的，說上海不比鄉下，一到晚上就沒菜買了的。但是，當我自己去添

這天晚上，飯吃過後，我們都像路人，很生疎地坐在前樓裏，把

個朋友

第二碗飯的時候，我把飯裝滿了一點，我就聽見她聒耳的尖音，震動了窗棧上的花玻璃：

像路人，很生疎地坐在前樓裏，把眼睛故意直盯着頭上五十支光的綠色的電燈，企圖從那裏可以找到一點談話的資料。但是，沒有！

，所以他爲難了許久，終于慷慨地對我說了：「不過，我們在這裏混小差事，也很困難。再說：房子也不夠。那末，老徐！你暫時住在娘姨的房裏是可以的。晚上，我們可以叫娘姨到馬頭行裏去睡。……」

「唔，這怎末得了啊！米！今天賣到十三塊錢一担了哪！」

有的祇是越隔越遠的沉默啊！就在這樣一種不調合的空氣裏，謝謝天！期運的同事們來了，算是替我們解除了這場悶陣。

瘋，療治好了，我就像一匹殘馬，去趕牠的前程。過了過去如兄弟般的友情，我請你允許我在你的家裏休養一個時間。……」

我的話還沒說完，期運的下巴子，突然同打寒噤一樣，抽動了一下。然後又用臨臨的白眼，迅速盯住了他的老婆。

我過去的好朋友期運，變成了這樣一副神氣，實在是我做夢也沒有夢到的。

第一個，是一個大胖子。不知道他上大世界過過磅沒有？我想：就連他身上穿的呢絨袍子，直貢呢的馬褂等等的份量不算，至少應該有三百磅。第二個，是一個身軀細長得像一隻「螳螂公」的傢伙，天不跟他湊巧，使他的日本式的鬍子，掩蓋不了那條發白的「人中」！

而那位美麗的太太，這時跟他一樣，也把畫黑了的新月形的眉毛下的眼珠子，朝他投了過來。而且嘴唇也抿緊了。

於是他的視線，成爲一平行線。

之後，就同時把視線分開，成三角形地逼視着我。

「這簡直是一幕雙簧啊！」我心裏想。

一這簡直是一幕雙簧啊！」我心裏想。

！所以我們在這裏，不光是沒有積下一個錢，反轉來扯了一籬筐搭一

！是的，他的情感已經是沒有了！我常常私自這樣嘆息他，幾

「快，要放聰明一點啊！」

「老徐！對不住，沒有菜！」

「唔，這怎末得了啊！米！今天賣到十三塊錢一担了哪！」

有的祇是越隔越遠的沉默啊！就在這樣一種不調合的空氣裏，謝謝天！期運的同事們來了，算是替我們解除了這場悶陣。

我的話還沒說完，期運的下巴子，突然同打寒噤一樣，抽動了一下。然後又用臨臨的白眼，迅速盯住了他的老婆。

我過去的好朋友期運，變成了這樣一副神氣，實在是我做夢也沒有夢到的。

我過去的好朋友期運，變成了這樣一副神氣，實在是我做夢也沒有夢到的。

第一個，是一個大胖子。不知道他上大世界過過磅沒有？我想：就連他身上穿的呢絨袍子，直貢呢的馬褂等等的份量不算，至少應該有三百磅。第二個，是一個身軀細長得像一隻「螳螂公」的傢伙，天不跟他湊巧，使他的日本式的鬍子，掩蓋不了那條發白的「人中」！

而那位美麗的太太，這時跟他一樣，也把畫黑了的新月形的眉毛下的眼珠子，朝他投了過來。而且嘴唇也抿緊了。

於是他的視線，成爲一平行線。

之後，就同時把視線分開，成三角形地逼視着我。

「這簡直是一幕雙簧啊！」我心裏想。

一這簡直是一幕雙簧啊！」我心裏想。

！所以我們在這裏，不光是沒有積下一個錢，反轉來扯了一籬筐搭一

！是的，他的情感已經是沒有了！我常常私自這樣嘆息他，幾

「快，要放聰明一點啊！」

「老徐！對不住，沒有菜！」

「唔，這怎末得了啊！米！今天賣到十三塊錢一担了哪！」

有的祇是越隔越遠的沉默啊！就在這樣一種不調合的空氣裏，謝謝天！期運的同事們來了，算是替我們解除了這場悶陣。

我的話還沒說完，期運的下巴子，突然同打寒噤一樣，抽動了一下。然後又用臨臨的白眼，迅速盯住了他的老婆。

我過去的好朋友期運，變成了這樣一副神氣，實在是我做夢也沒有夢到的。

我過去的好朋友期運，變成了這樣一副神氣，實在是我做夢也沒有夢到的。

第一個，是一個大胖子。不知道他上大世界過過磅沒有？我想：就連他身上穿的呢絨袍子，直貢呢的馬褂等等的份量不算，至少應該有三百磅。第二個，是一個身軀細長得像一隻「螳螂公」的傢伙，天不跟他湊巧，使他的日本式的鬍子，掩蓋不了那條發白的「人中」！

而那位美麗的太太，這時跟他一樣，也把畫黑了的新月形的眉毛下的眼珠子，朝他投了過來。而且嘴唇也抿緊了。

於是他的視線，成爲一平行線。

之後，就同時把視線分開，成三角形地逼視着我。

「這簡直是一幕雙簧啊！」我心裏想。

一這簡直是一幕雙簧啊！」我心裏想。

！所以我們在這裏，不光是沒有積下一個錢，反轉來扯了一籬筐搭一

！是的，他的情感已經是沒有了！我常常私自這樣嘆息他，幾

「快，要放聰明一點啊！」

「老徐！對不住，沒有菜！」

「唔，這怎末得了啊！米！今天賣到十三塊錢一担了哪！」

有的祇是越隔越遠的沉默啊！就在這樣一種不調合的空氣裏，謝謝天！期運的同事們來了，算是替我們解除了這場悶陣。

我的話還沒說完，期運的下巴子，突然同打寒噤一樣，抽動了一下。然後又用臨臨的白眼，迅速盯住了他的老婆。

我過去的好朋友期運，變成了這樣一副神氣，實在是我做夢也沒有夢到的。

我過去的好朋友期運，變成了這樣一副神氣，實在是我做夢也沒有夢到的。

第一個，是一個大胖子。不知道他上大世界過過磅沒有？我想：就連他身上穿的呢絨袍子，直貢呢的馬褂等等的份量不算，至少應該有三百磅。第二個，是一個身軀細長得像一隻「螳螂公」的傢伙，天不跟他湊巧，使他的日本式的鬍子，掩蓋不了那條發白的「人中」！

而那位美麗的太太，這時跟他一樣，也把畫黑了的新月形的眉毛下的眼珠子，朝他投了過來。而且嘴唇也抿緊了。

於是他的視線，成爲一平行線。

之後，就同時把視線分開，成三角形地逼視着我。

「這簡直是一幕雙簧啊！」我心裏想。

一這簡直是一幕雙簧啊！」我心裏想。

！所以我們在這裏，不光是沒有積下一個錢，反轉來扯了一籬筐搭一

！是的，他的情感已經是沒有了！我常常私自這樣嘆息他，幾

「快，要放聰明一點啊！」

「老徐！對不住，沒有菜！」

「唔，這怎末得了啊！米！今天賣到十三塊錢一担了哪！」

有的祇是越隔越遠的沉默啊！就在這樣一種不調合的空氣裏，謝謝天！期運的同事們來了，算是替我們解除了這場悶陣。

我的話還沒說完，期運的下巴子，突然同打寒噤一樣，抽動了一下。然後又用臨臨的白眼，迅速盯住了他的老婆。

我過去的好朋友期運，變成了這樣一副神氣，實在是我做夢也沒有夢到的。

我過去的好朋友期運，變成了這樣一副神氣，實在是我做夢也沒有夢到的。

第一個，是一個大胖子。不知道他上大世界過過磅沒有？我想：就連他身上穿的呢絨袍子，直貢呢的馬褂等等的份量不算，至少應該有三百磅。第二個，是一個身軀細長得像一隻「螳螂公」的傢伙，天不跟他湊巧，使他的日本式的鬍子，掩蓋不了那條發白的「人中」！

健，使他有了一個錐子的風度。

胖子大概高期連一級，祇消看

他一進房，就把肥厚的手一揮，帶點兒命令的口吻說：

「期連，我的小弟！我們今晚特爲來你公館裏接八團麻將的。」

說罷，就軟癱地，一屁股塌在

一張靠椅上。期連當即笑迷了眼睛，用着親暱中帶點恭順的味兒，先

奉了一根香煙，然後，陡地把滿肚子的喜笑都捧出來了：

「哈哈！哈哈！您科長閣下祇要不嫌棄，我也就不敢不奉陪囉！」

「不過，我今天中午在楊公館裏推牌九，把本錢都推光了。現在

打牌，你跟我拿二十塊錢出來，明天還你！」胖子說到這裏，閉着眼睛

睛很很地打了一個呵欠。

「唉！祇有您王科長把我們看得這樣小氣，誰說借給您會要您

還呀！」期連的老婆從旁說完，眯了一下似笑似嘖的眼睛，就朝衣櫥裏

裏走去了。

這時，我却替她作難。不是我白日裏向她丈夫要兩毛小洋理髮

，她就說家裏一個錢都沒有了的嗎？

但是，當我這種想念還沒來得及朝下想的一刹那，她就很快地從

手提箱裏，抓出了一大把五元一張的鈔票，含笑地送了四張在胖子的

面前，並又轉過頭向另外的兩位客人問：

「呢！趙主任！李股長！您兩位要不要？」

之後，麻將牌開始在桌子上劈拍劈拍地響了。

這中間，我聽見期連歡暢的高音，超出了其他人的嘻笑：

「我底最……最親愛的朋友們！等兩天！我叫我的老婆，做一頓

我們湖北特有的粉蒸肉給你們吃吃！」

接着，又是幾陣快要吧眼淚帶出來的，熱烈的笑聲：

「哈哈！哈哈！哈哈！……」

我被他這笑聲，趨送到黑暗的姑娘的房中來了。我開始明白了許多在哲人的書本上也找不出來的

道理。然後，我苦笑了一下，悄悄地嘆了一口長氣：

「哦！……」

他們溫暖而融洽的牌聲，笑語聲，一直鬧到十二點，才告休止。

這才又聽見主婦嬌脆的音調，從混亂後沉寂的前樓飄了出來：

「姑娘！你趕快到對面大元元叫兩塊錢的合菜來！啊！還去安娥酒店拿兩瓶葡萄酒！聽到嗎？」

等到酒菜辦來了，我隔着一層板壁，聽見期連跟他的老婆，不知

小聲小氣咕哩咕哩了些什麼。然後期連用着對我應有的懶散的聲音，

喊我：

「老徐！起來消夜吧？」

我沒有答應他。而且忿忿地裝着打瞌

「呼！呼！……」地表示我底不願「奉陪」！

五

過去的傷害，雖沒有將我的肉體從中割去一段，可是，我的精神和知識，很顯然的，當中是露着一

個很大很深的裂口。我要設法把它填平起來，像從此岸到彼岸搭一架橋樑一樣。否則我將要被空虛永遠

阻隔了我跨越的道路。

爲了這原故，我就每天步行到四馬路一帶各書店去翻書，用着餓

了三天的匆迫的神氣，將必要的些句子，生吞了下去。

同時，這也是我高興從那間姑娘住的黑房子以外得到的一點兒自由和舒暢。因爲，在馬路上行走的時候，我可以遇到溫暖的太陽含有

着我寒冷的身軀。而且，我可以默視着來來往往的路人，從他們緊張

或是頹喪的面容上，彷彿覺察出了這都市的動向。

另外，我還有一個幻想：就是我希望可以「忽然」在馬路上，碰到一個向我慷慨伸出手的熟人。

所以有一次我在出門之前，試探地，把祇要是過去或現在在這裏呆過的朋友問厭連：

「呢！期連老哥！你錢怎末樣了？她還在不在這裏？」

「老早就改嫁了，難道她應該跟你守活寡嗎？咳！」

「伯昌呢！」

他奇異地瞥了我一下，搖了搖頭：

「墳頂上的樹，都長到兩人高

了！」

「那末……據佩卿的傳說：高瘦影是在？」

「……」

「哦！他猛一下像代我發現了

新大陸，自幸地，真正笑了一聲。

「哈哈！是的，老高是在這裏的。

他在英界電車公司當開車匠，你可

以去找他！」可是，他說到這裏，

忽然神色一變，改爲厭惡的腔調說

了下去：

「但是，我討厭他！我在這裏

住了幾年，他沒有來過第二次。並

且來的那一次，還是我在路上拉他

來玩的。可是，他對我說了些什麼

？進門來，第一句話是：『期運老

哥！我不喝茶，我就走的，你要曉

得我的生活很忙！』第二句呢，是

：『伙計！你現在是當了官兒的人

哪！』呼！當了官兒怎樣呢？況且

，當官兒的朋友，也不祇我一個呀

！再說：我又沒有對哪個擺出官架

子！譬如就以我這次對你來說，老

徐！我也並沒有把你推出去呀！」

說完，他底鼻子裏吼了一下，

就悻悻然提着皮包上辦公廳去了。

然而，我却由此發生了一個依

稀的憧憬，從這受壓窒到要破一個

出氣孔的心裏。

我先到書店裏翻了一陣子書，

然後就到南京路，守候在一個電車

站上。仔細地，一個一個地，看那

些流去流來的電車上的開車人裏面

，有沒有高瘦影這個朋友。

但是，我又憑空感到了失望的

悲哀。我想：

「期運不是你頂好的朋友嗎？

如今怎樣對待你呢？那末，瘦影他

過去，還不像期運跟你來得親密呀

！他不是也跟期運一樣呢？甚至

……假設……」

我不願朝下想了。

「喂……喂……」

「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

……」

電車過去了許多部，許多部，

像一些追趕時代的勇士，勃勃地一

下飛過去了，飛過去了。可是，我

沒見到一個像瘦影那種臉上露着機

氣，眉毛濃黑的人物，雖說我的眼

睛並沒打一點兒岔。

等了約莫兩個鐘頭，我忽然想

起：「應該問問人。」

于是我找着了一個擺路的老工

人。他是在電車路交叉的地方，照

料車子分路的工作。

「喂！老伯伯！請問你們公司

裏，有一個叫高瘦影的同事嗎？」

老人用他打了皺紋的，深黑的

臉朝我一揚，手摸了那身失掉了

三顆銅扣的制服一下，很疲倦地答

應我：

「伊是啥地方人？在公司裏向

做啥末事的？儂找伊有啥麼事體？

」

「老伯伯！他是湖北人，聽說

在開車，我是他的同鄉，想找他白

相白相。」

「伊的號頭是幾何？儂要曉得

電車公司裏向人交關多，哈人記得

哈人格姓名，祇記得伊們的號頭哪

！」說完，老人把他制帽的銅牌一

指。

我看見他的號頭是「1021」。

我看這是在然的打探，所以就

對老人道了一聲——「謝謝儂！」就

走開了。

祇好又朝期運的公館換回去。

回到期運的公館，天已經黑了

，沒有見到他們兩夫婦。

老娘姨告訴我：

「老爺跟太太到大光明看影戲

去了！」

我即刻從經驗裏告訴我自己說

「啊！今天的晚飯，又幫撈不

到嘴裏了！」

一天跑路，勞倦，使我一倒在

床上，就睡着了。

六

這是我永世也不能忘掉的恥辱

啊！

兩點鐘以前，我這看見期運跟

他的太太，攬在一起唱：「妹妹！

我愛你！」

可是，待我從街上散步了回來

，太陽用它金黃色的光輝，正中射

進前樓的時候，忽然！我看見他們

兩夫妻吵起嘴來了！

「未必我敢冤枉多化了你的一

個錢！」女的尖銳的聲音。

「但是，爲什麼這一個月還沒到

拿薪水的時候，家裏就一個『刮痧

皮子』也沒有了呢？」男的粗糙而

似乎壓抑的聲音。

「你不曉得家裏添了一個客人

，這個月就多吃了三塊錢的米嗎？

你……你……嗚嗚……」女的陡

地啜泣起來，樣子很悲哀，很受冤

屈。並且高跟皮鞋在地板上跌得「

崩崩」的響。

男的不做聲了，沉默了一下。然後，咬緊牙齒堅決的怒吼：

「好！這樣子，我也担負不起了！你趕快跟我滾到娘家去，我一個人搬到職員宿舍裏去住。不要等到下個月拿不出房錢，給房東帶巡捕來封我的門！」

「好！好！我明天就上船回娘家去住！嗚嗚！天啊！天啊！……」

女的放聲大量的號了起來，用一塊絲手帕掩着眼睛，把頭抵着穿衣鏡台。

「嘩啦！……」

男的很快在桌子上揀了一隻粗茶杯，像示威一般的摔碎在地板上。

之後，拳頭向桌子上一擊：

「我又不是誰個的兒子，該來孝順的！……」

這時，我很想過去給他們勸解。然而，一想到那女的那幾句話：

「你不曉得家裏添了一個客人，這個月就多吃了三塊錢的米嗎？」

我就被一股說不出來的恥辱，憤憤，悲哀，……所混合的滋味，

從心底一直衝到鼻間。我無言的用自己的拳頭，忿忿然胸膛打了兩捶，惶亂地走下樓去。我的腦子裏在響着這樣的聲音：

「是你這窮鬼擾亂了人家的和平！你去碰死在牆上吧？你……你……」

我一出大門，幾乎把頭朝石庫門上碰去了。但是，當我揚頭看了

一看他們的窗戶，我看見那潔白的

網幕在微風中，波動着一個惱惡的

笑容，好像在慶幸我的沒出息！因此，我就放棄了這念頭，拔起脚朝

大衝圍出，讓燒眼的熱淚傾流了出來！

我不知道跑了幾條街。內疚終于逼我轉來看看他們吵嘈到了什麼

樣的程度。

當我像犯了罪的人，輕輕悄悄從後門摸到樓梯口的時候，我豎着

耳朵聽一聽動靜，似乎吵是不吵了。我心中稍為平定了一下。

可是，當我再想踏上一層樓梯的時候，陡然！我聽見了女的笑聲：

「期運！親愛的！哈哈！我看我這苦肉計好不好？這一下，包那

個倒套的鬼，再不好賴在這裏了！哈哈哈哈哈！」

「是的啊！哈哈！我底頂美麗而又頂聰明的小鳥兒！」是期運像

喝醉了酒的溫暖的聲音。「不過，你的假哭爲什麼那樣真的呀？使我

那時的心，也憑空痛了一下啊！」

過了一下。又聽到他一聲冰冷的自白：

「人不爲己，天誅地滅！媽的……」

我的脚，即刻從樓梯提了下來。忿忿像一顆炸彈，在我的心坎上

爆發了！我趕緊兩個拳頭，向樓上揮了一下，再也不朝後看的衝了出來！

「呸！」我在決絕的離去時，向他們的大門噴了一口涎水。

七
「我勿論如何，也得要去找到瘦影！否則我祇有去加入乞丐的隊伍，甚至……」

我下了最後的決心，去扣一扣命運的門。

我又到南京路一帶問了幾個擺路的，寫字的電車工人。他們回答我的，大都是：

「你們湖北人，有我們公家裏做事的很多。但是你不曉得他的號頭，這叫我們也沒法給你找哪，朋友！」

我不灰心！我又去逢人便問。以後，天啊！我終於碰着了兩個知道高瘦影那傢伙的工人了！因爲我起先聽到一個矮胖的攝路的，向另一個開燈的小伙子討便宜，用湖北的土音在罵着玩：

「小廣東！我是你嫂子的野男人！」

我就在這時興奮地插了進去，問他：

「喂喂！同鄉！我請問你家，你家曉不曉得高瘦影這個人哪？」

矮胖子用那漢口人底油滑的眼睛，對我瞥了一下，鼻子聳了幾聳，似乎想問一問我是不是有湖北人的土腥氣。然後就問：

「你是哪裏？找他做莫事呀？」

「同鄉！呢！我是葛店人，我叫徐大道，你家！我跟老高是兜兜朋友，我才從家鄉來，我要會他，有事情……」

「今天好像沒有看到他做班頭

「矮胖子還沒說完，旁邊那個小伙子，很活脫地擠到我的身邊，天真地講着廣東人「節塞節巴」的普通話：

「丟那媽！哪一個說他沒……沒有班頭，我剛才都……都看見他開的十二路車子到……到靜安寺去了哩！」

這下，矮胖子就熱心跟我說，要我等一下，候十二路車子開轉來的時候，若是碰到是老高，就給我打一個招呼。

等了好一會，才看見一部十二路的车子，噙噙地開了來。當我還沒來得及看清楚的時候，這兩位朋友就朝那車頭的人揮了一下手，叫車子停了。然後把我一推，說一聲：

「那不是老高是鬼？」

於是，我就匆匆地跳上車去。瘦影是稍微現得蒼老了一點。不過他那爽直的神氣，還沒有任何的改變，依然留存在他濃黑的眉毛下。

「呢！老高！你還認我嗎？」我立在他的身旁問。

「唔！怎樣不認哩，伙計！」

你燒成灰我也認哩呀！」他笑了笑，用閒着的左手拍我的肩膀。「不過，老徐！你還在嗎？我以為你老早就躺下去爬不起來了啊！哈哈！」

依然還是他那幾年前粗嘎的聲音，像老是很緊張的神情。這，我們過去常常他是個急燥鬼。

我隱約對他說了一點過去底細。

他嘆息了一下說：

「伙計！是的，一塊鋼鉄要不多經過幾次爐火，那能經受得起捶打呢？啊！你是幾時來的？住在哪裏？」

「來了快一個月了，原來是住在期運那裏的。但是，我被他騙逐了出來！」我很感傷的說。

「唔唔！」他忽然大不以為然地朝我看了一下。「你怎末跑到他家裏去住的？我恨恨那些傢伙，就等子我恨恨四馬路的野雞一樣！」

說到這兒，他咬緊了牙關。我看見他黝黑的額骨下，突起了一條忿怒的疙疸。他又使勁扳動着車頭的鋼柄，口着罵了一聲：

「沒有骨頭的雜種！一然後像

跌騰什麼廢料，把腳踏鈴給，發着

「叮鈴……叮鈴……」的響音。

他這剛強而有勁兒的動作，使我陡然回憶我被人榨去了的健康，發生無窮的憤慨。

「好！老徐！我這趕車開到捉籃橋，就下班了，讓我們好好去談一談心！」

等到他下了班，我在路上問他：

「老高！你怎末吃得來這苦頭呢？伙計！你看你的手都粗糙得像貓爪子呀！」

「朋友！」他結實地回答我。「爲了生活哪！要曉得人們爲生活，也肯鑽到海底裏去摸蚌珠的啊！」

接着他問我：

「你現在很苦嗎？」

「……」這一問，忽然使我又想到期運兩夫婦今天對我巧妙的騙逐。於是，我陡地像一個受了欺侮的小孩，對着保潔將難言的苦楚，借着眼淚托了出來。

瘦影立即詫異地瞥了我一眼。然後迅速用手擦着我的肩膀，忍耐

地放低聲音安慰我：

「伙計！要放硬朗一點喲！難道過去的艱辛是白受了。反使你弄成脆弱了嗎？再說：即使有淚可流，也應該朝肚子裏流呀，朋友！我請你記住一句話：打脫了牙齒合血吞！」

他的手，更加用力地攏緊了我。他的，親愛的兄弟！過去的事，並沒有引起我的眼淚。我現在是爲了期運的刻薄……」

「不！這更值得流淚！要曉得你不能在沙漠發見着橄欖！此後，不管我的生活是怎樣的苦，我一定留你在我的家裏住下去，直使你的健康可以再去走你人生的旅程。」

這時，他歪過頭來，用他炯炯的眼睛盯住我。好像要給我射入一把氣力，來將我推引。

「當然決不使你失望，朋友，這是我斷然的回答，心感動地跳了一下。」

這樣，我們的身子更換緊了，大踏步地朝他的家裏走去。

「你還有什麼事，同時也在看。」

「行了，可打耳往那裏跑呢？」

「相平只是生氣，兩只手指在桌子裏，牙咬得緊緊的。」

「我可以說，實話說，儘管生氣，能管什麼，除非我們還保有一個共同的目的，就

看，你試試。何處沒有一項好處，就是在船隻奔流之下，誰也不感到疲倦。那時候，是難得的，是在這船隻的，所以，我這開船按按這道：

「怎麼說，這是照樣辦罷！三個地方走了兩遍了，竟能剩下最後一席，那裏有東西所，看我們會往裏天的。」

「我把事情想得很清楚，他兩人也同意了，又走了。」

「可是，時間不早了，太陽只是剛升起就要落下去的，要了天，我們的行程可就不便宜了。」

「快。」

「我們總是這樣會說着，每人的兩只脚，兩隻眼，都變成虛定的狀態。」

「會，又是一聲。」

「快。」

「聽着人，打聽路呢？」

「到底有沒有主線？」

「無須忙忙問完，當面等不存仔細聽那人的回答，又往前走着，使得對面的人，都有些真明其妙，用懷疑的眼光看着我們的後身。」

「我們繼續走着，漸漸地引起路人的注意，他們不是認為我們是三隻夜猴，不然就會想到我們不是夜猴，那情形，竟然大到狗吠的包圍。」

「你們每每在路旁聽任我們狂吠，但我們是管不了這事的，為的這路，只有加快腳步。」

「太陽漸漸往下落，真有些生氣它為什麼還得那樣快，真有些氣自己為什麼不能伸開手去托住它。說我們既得那樣快，倒不如讓太陽轉命。只是時間有限一些，我們用不到商量。」

「我們的頭腦在路上海，我們的眼睛死盯着太陽。我們的全神都放在這兩件事上，我們不知道這路旁的樹林是什麼樣的。或是某處長些什麼樹木，某處有幾座竹林。」

「快。」

「快。」

「我們的努力，就是說我們的奔跑，我們太疲倦了，到底收到了實效；太陽沒有完全沉入西天地平線時，我們居然到達了目的地，我們走進那東城門。我們向警衛打聽過情形之後，便於是快步走着，向教育局走去。」

「前面，店裏的人望着我們，直天注視着我們，路人望着我們，我們是修嗎？還是管理這些，只是走自己的路。」

「到了地方，得到的酬勞，依然是失望。我

「獨有這理的想法，也變成了空想，三個朋友已在午間又轉兩圈打針去了。我們在那個子上的名字，我們都看見了。蘇州有一個朋友住在這裏，我們走了去，暫時是可以變身的。」

「公使局長恰好有事也在教育局，他問我們

「一些事情，他去了以後，教育局人把我們送到一間空屋子裏。說是空屋子，屋裏已住了六七個人，地板上鋪着榻榻米，榻榻米上還有鋪被，這

「就是我們晚上宿命的地方。」

「屋子裏非常冷，到這時，我們才又想起來，這時是冬天。一盞電燈零零地懸在樑上，一看它微弱的光亮，更使人感到冷意。但我們還是坐在榻榻米上了。」

「這叫什麼？」

「相平是躺着身子坐着，這叫什麼？他成了上，問心他的手裏抓起一把稻草，擦、擦、擦，擦不幹。」

「怎麼說，天黑了，怎麼也沒有辦法了。」

「我這這這這這，是懶懶的，疲倦已極加上他的困倦，他的嘴，咬着一塊團草。」

「我只覺得有些冷，半天來身上去了無數次汗，汗濕了內衣，金黃顯得發亮。我生想怎麼能走了冷冷冷。」

「你呢？你打算怎樣？」

「我現在沒有辦法了。」

「那怎麼能？」

「我只有住下了。」

「我不這這這！」

「我這這這這這，用力說，劈了手裏的繩子。一夜想想了幾句，可以住下，現在，人既然不走了，住下又有什麼用。」

「我這這這這這。」

「我這這這這這。」

「我可不該那樣，我說的是一句空話。」

「我也覺得，一會就住回走。」

「我這這這這這。」

「我這這這這這。」

「我這這這這這。」

「我這這這這這。」

「我這這這這這。」

「我這這這這這。」

「我這這這這這。」

「我這這這這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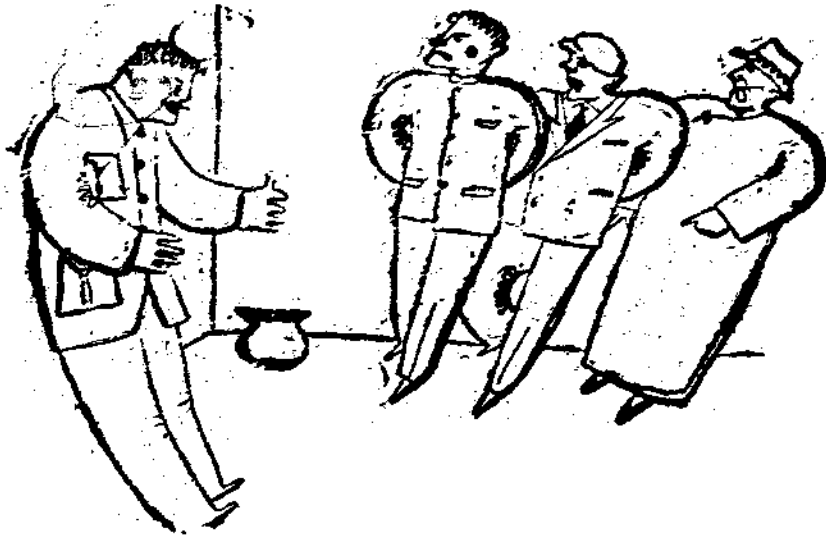
「我這這這這這。」

「我這這這這這。」

「我這這這這這。」

「我這這這這這。」

「我這這這這這。」



信半盤地站點頭，讓我們在一個櫃子上簽了名

走直前門，第一個櫃，就走到大街上，

這回，我漸漸能看出來人們對我們三人是怎麼
麼驚奇，甚至有人拉着我們說話。我們在
前燈下又放開快步。

但是，情形實在不對。

「等，他們的眼睛，你看。」

「相平推我一把。」

「管他呢，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

「那裏笑着說：

「難道他們要把我們送到動物園去列起來
不成？」

當我們走上一個小坡時，一個警察抬起

他的帽子擋住我們的去路，呼喚道：

「站下！到別處去。」

我們三個人，全都承認在該區域內的停留
，不過是三條鐵線以內的事情，誰都沒有犯什
麼法律，所以，相平理直氣壯說：

「要什麼到公安局去？我們犯了一條法
律？」

我仔細一看，那警察的警察，就是那警察
，要在電燈光下，這警察很滑稽的，我早就料
到他是多吃了幾杯老酒，果然，當他第二次發
狂時，就證實了我的猜想，他笑着說：

「走！沒有別的話。」

他的酒氣，透過黑暗的空氣，沖進我們的
面前，他這般食杯談事不講公理，這般學步的
公務人員，這般變態的人，我可不能
給他好臉。我太應該說：

「你在哪裏喝些酒水，在這裏多
事！你要還嫌無聊，明天怕不要提了
你這技倆了！」

「你這技倆了！」

「你這技倆了！」

「你這技倆了！」

「你這技倆了！」

「你這技倆了！」

「你這技倆了！」

「你這技倆了！」

「你這技倆了！」

「你這技倆了！」

「你這技倆了！」

「你這技倆了！」

「你這技倆了！」

「你這技倆了！」

「你這技倆了！」

「你這技倆了！」

「你這技倆了！」

「你這技倆了！」

「你這技倆了！」

，公安局，我們不是不敢去的，可是說不出理
由，我們是不能聽從的。我們還要趕路呢，想
路到別處去。」

「你們是好細！是好細！」

警察還是不依從，而且他更凶地叫着：

「你們是好細！是好細！」

「好細！誰管你的細的，我們沒有工夫陪
你多說，」相平說到這，一把推開木柵，走過
去。「走！走！我們走我們的，誰有工夫理會
這細細鬼！」

可是這不是喝醉了酒才發瘋的，應該說
好和兩個字，我想這後面一定另有別情，既然
如此，這要須得解釋清楚。所以我沒有聽相
平走。相平也站着，打算再問他個理由，然
而這個警察是非不分的，他看見相平不聽從
他的命令，立即吹起口笛。一會工夫就從左邊
地方奔來三個荷槍的警察，衝散人羣，來到
們面前，三根槍口先直對在我們的胸前。相平
停住腳，氣得什麼似的，他笑着說：

「你放！你放！你放！」

「你放！你放！你放！」

「你放！你放！你放！」

「你放！你放！你放！」

「你放！你放！你放！」

「你放！你放！你放！」

「你放！你放！你放！」

「你放！你放！你放！」

「你放！你放！你放！」

「你放！你放！你放！」

「你放！你放！你放！」

「你放！你放！你放！」

「你放！你放！你放！」

「你放！你放！你放！」

「你放！你放！你放！」

「你放！你放！你放！」

「你放！你放！你放！」

「你放！你放！你放！」

「你放！你放！你放！」

「你放！你放！你放！」

「你放！你放！你放！」

「那警察們正在激力局見送，你不是不知
道的，那麼這還有什麼疑問，怎麼說我們是好
細？」

「你們是好細！是好細！」

「你們是好細！是好細！」

「你們是好細！是好細！」

「你們是好細！是好細！」

「你們是好細！是好細！」

「你們是好細！是好細！」

「你們是好細！是好細！」

「你們是好細！是好細！」

「你們是好細！是好細！」

「你們是好細！是好細！」

「你們是好細！是好細！」

「你們是好細！是好細！」

「你們是好細！是好細！」

「你們是好細！是好細！」

「你們是好細！是好細！」

「你們是好細！是好細！」

「你們是好細！是好細！」

「你們是好細！是好細！」

「你們是好細！是好細！」

「你們是好細！是好細！」

「你們是好細！是好細！」

「你們是好細！是好細！」

「你們是好細！是好細！」

「你們是好細！是好細！」

「你們是好細！是好細！」

「你們是好細！是好細！」

神 女 與 女 神

作 之 牧 袁
畫 丹 旭



誰說生長在上海的人們是從來沒有見過湖山的？

那高入雲端的國際飯店不是上海的北高峯？那一片碧波的跑馬場不是上海的西子湖？

有人說杭州的西湖是用香灰墊的

底，是歷年各地倒運渣滓走才成的。

但上海的西湖是用銀錢墊的底，是歷年各地人民的汗血壓榨出來的。又有

人說，上海的地下正對着美國，那也難怪雪亮的白銀像進香一樣由各地而上海，由上海而沉到了最低的底下和

香灰一樣再也撈不起來了。

今年，有了，這才認真正愛，不

數數飽後的臭虫似的大肚紳士，在那無玩着求籤式的遊戲，卜一下上上或下下？結果是早晚向着湖底沉。

湖像賭場裏的輪盤門地打着轉，像旋渦一般急，各地的人們一天天地被臭虫吮吸而成了乾血症。於是，曠

着農村破產，螞蟻搬家似地一羣羣地向着這最大的都市爬，像杭州的進香時期一般擠滿在湖邊的四周。

上海也是佛地。

也許是，但足以醫

治乾血症的唯一佛藥香灰，已大部沉入湖底了！

許多以為前世未修生了女兒的父母們，反靠了女兒的福，把女兒犧牲了去供給多少凸形肚子做煖爐，不問佔有或暫時。漸漸地，在上海的山湖之間就滿聚了無數正和杭州山湖間之所滿聚的不沾紅塵的僧侶相反而發着皮肉生涯

的神女。

會樂里就是她們最大的棲巢，成了上海湖邊的靈隱寺。

海湖邊的雷峯塔，它尖頂上的鐘聲是上海湖邊的南屏晚鐘。

它像一把戲的猴子一般有着各種不同的面具，它另一副的面具是教育，憑着這假面設立了不少的學校，那

的這，虛假地用拯救靈魂的荒謬來愚昧那些無知的一羣，似乎是要把這些神女的靈魂都超渡到上帝的左右面成爲女神去。

這靈隱的北鄰，湖的東岸，豎立着另一座代表西方宗教的建築。當國際飯店尚未落成之前，當全市報火警的鐘尚未按在它二十二層頂上之前，

湖邊的雷峯之下也一樣，並且不僅是吸收一羣不現實的公館小姐們，還另設一班專供一般南鄰靈隱中的神女們。

過着這樣神女與女神，肉體與靈魂的矛盾生活的，木蘭也是其中的一個。她也是棲息在湖邊的靈隱的伴侶，每天白日上午都常聽着拯救靈魂的講道，每天夜晚晚上緊接在雷峯尖頂尾後的另一高峯揚子飯店中出賣她的皮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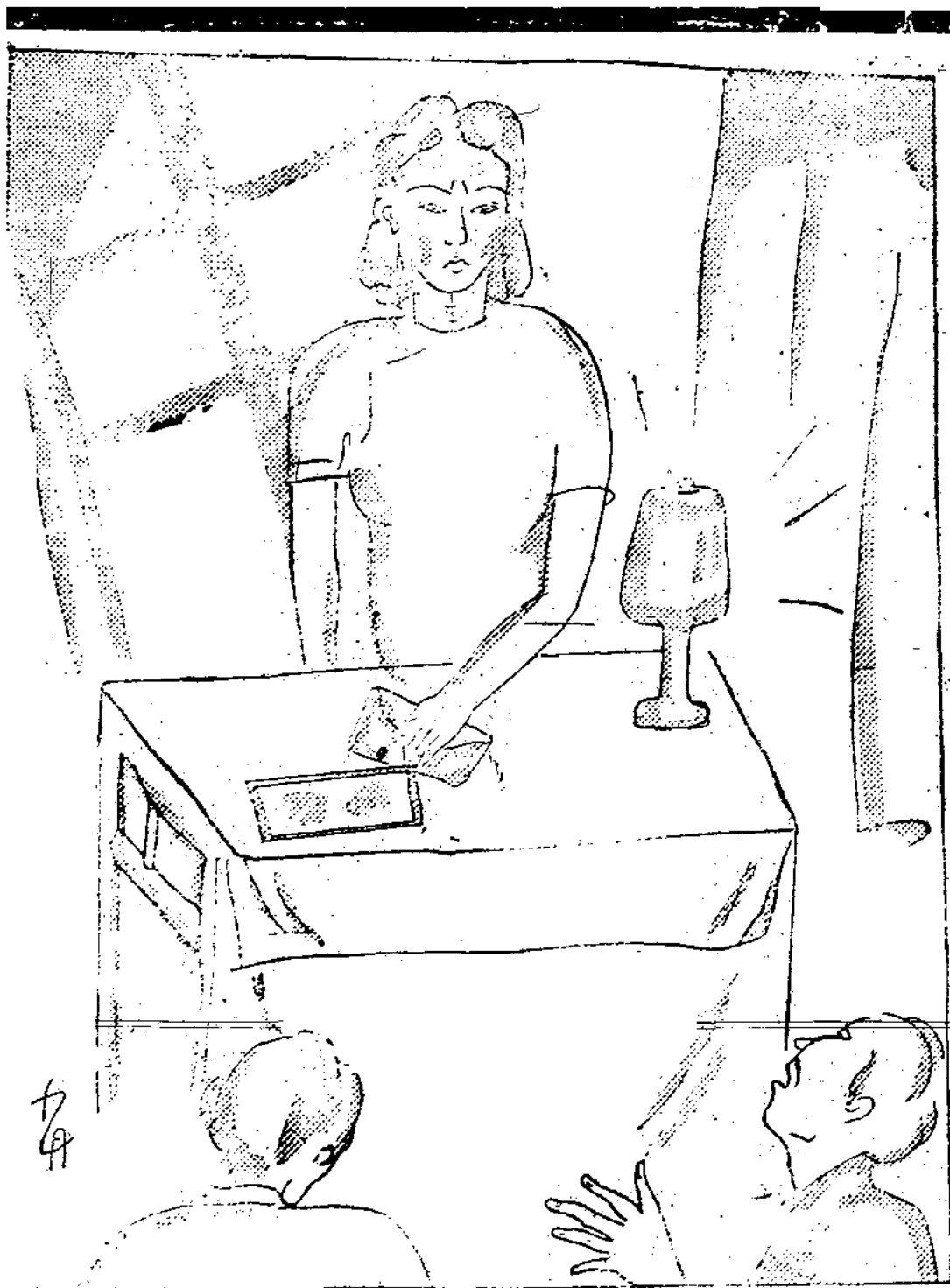
她在揚子，雷峯，靈隱的三角環境中矛盾地循環徘徊，她靠她身上那塊被認爲神祕聖源的三角地痛苦地含淚求活。

二

每星期六的晚上——因爲客人們總在星期六的晚上作樂的，所以木蘭總是伴着客人在揚子飯店裏過夜。

每星期日的早上——因爲教會教育最注重的是星期日上午的禮拜，所以木蘭總到教主的像前去懺悔她肉體的罪惡以洗滌她靈魂。

有時，因爲星期六晚上過於地累乏，第二天起得晚，禮拜也散了，但她還是上那兒去，獨自個兒徘徊在帶



74

的條紋上，閉着眼，默默地靜思着。

首先是後悔她昨天晚上所做的罪惡，這可已成了每星期的儀式了，接着是從她的深痕中映出了她過去生活的舊痕來。

客人的脫了皮的篦刀一般的大手，攪母親骨上的橫肉，鷄毛帚的柄，家裏門前的小河和後門口的井，抽大煙的煙商的黃而腫的牙，手帕上的血，櫃子上的針，有鼻涕糊着的鬚子，客人給她看的春官照，醫生的皮手套，打針的藥水，膏藥，被扯破的褲，新約與舊約，枕頭底下的鈔票，酒壺與酒瓶，轉的上海夜景，鏡子裏的自己的乳，ABO……

她的淚滴在自己的兩個膝頭上，濕透了，她會想着忘了時間回去吃飯，她會想着失聲哭出來，直到牧師來撫摸着她的頭髮，爲她祈禱，她才感覺到內心的平靜，然後揩乾了淚痕，跨下教堂的石階，面着跑馬廳的空場透過一口氣，才緩緩的回到家裏去。

所謂家，那只是這麼叫着就是了，其實何嘗是她真的家？她現在叫着媽的也何嘗是她真的媽？

媽的事，說起來可長着呢！
雖然她來這教堂裏讀書還是她第

一次的受教育，然而她是受過一種特殊的教育的，那種特殊教育使她形成一個神祕的女人。

她沒有真實的姓名，她沒有一定打扮，她的年齡和交易所的市價一樣地不時在起落，她的藉貫比火車的行走還要改動得快。

可是，真如她恨的時候所說的，「我也是娘肚子裏十月懷胎所生出的呀」，這是實話，她也是和平常人一樣的人哪。她有她真實的姓名，有她真實的心靈，有她真實的年齡，有她真實的藉貫。

揚子飯店與慕爾堂的尾和尾緊接着。

當她晚上到飯店裏去賣她的肉體時，她可以從那窗子上望見自己在那裏懺悔的教室和教堂；當她白天到教堂裏去洗濯的靈魂時，她也可以從那窗子上望見自己在那裏造惡的房間和臥床。

在飯店的狂亂中，一切都像是世紀以上的高速率，昏；可是在教堂的靜寂中，則猶如世紀是後退了，她老是在什麼人都走了之後，靠在窗邊上，呆望着對面那永遠是黑暗，迷白日

也帶着許多苦子，她帶着許多苦子，但當她漸漸地長大，也就漸漸地了解了父母的貧困，父母的不得意。起先她只是夢想着能見一次久別的父母，後來等自己長大也可以賺錢的時候她更想起了父母了，她想要曉得她父母的消息，想要寄一點錢給她的父母去，又想自己能夠回去看一次，他這樣地夢想着，成爲她那幾年中的最大的希望。後來，她紅了，一個門子就靠着她來養，那時候，她叫着媽的鴉母也不再像她小時候一樣用雞毛帚的柄來侍候她，常是笑着百依百順的，她也就趁了這機會向鴉母提出回鄉探親的要求，但是遭了拒絕而且挨了一頓罵。

直到兩年前，她疏通了鴉母時說爲是她的愛人的楊大少，由他付了保，只說帶她上蘇州去旅行而回了一次家。當火車漸漸地迫近無錫車站，她的內心就如充滿新娘過門的情緒，終于在她看見無錫車站的第一眼就淌下了淚，要不是她認爲愛人的楊大少伴着她，怕那時的整個宇宙的空間不是那樣平和地。

至於對她的父母的印象自然不會比河與井的印象更淡的，雖然她父母

一個樣。

「前門有一條河，後門有一口井。」

她對於她家的最深印象就是這一點，有一次她到河邊去洗米，偶然地有一條小魚跳進了她手中的米羅，她就把這條小魚養在後門的井裏，也許就因爲這個故事使她對於那河與井的印象特別深。

中還儲藏着火似的热情去見久別的父母。

她服着錦衣，帶着獻禮，並且胸

那平和地。

那平和地。

母，以她的想像，父親見她的時候是定會抱頭號哭的，但誰知父母會因了顧全體面不認她是女兒而只認她是客，這一盞沒頭的冰水澆冷了爐火熱的心。

在這一次的回鄉中足以紀念的還依舊是門前的河和門後的井，她指着那河對她的楊大少說，「這河是活水」，又指着那井對他說，「這裏我竹葉着一條從河裏捉來的小魚。」

「現在該已很大了吧？」她又說，但是井底一團黑，一條小魚的存在與否是誰也不覺得的。

女人們都有兩個家——娘家，夫家。木蘭雖到現在還沒長期合的夫家，但也有兩個家——真家，假家。

從九歲那年她就以五百元的代價由她的真家而生活到這個假家來。那裏是一幢兩上兩下的石庫門房子，廂房的窗上糊着紙，裏面是搗母的煙鋪和姊妹們的睡鋪，客堂裏供着神像，備着香燭，牆角上掛滿了長鏡，兩部的包車像一對石獅子似地立在天井裏，從天井一直到客堂後的樓梯邊，縱橫地懸掛着由姊妹們的緊身衣，長統襪和襪裏所織成的萬國旗，有時還

可以依然看見白的中間一團紅的日本旗——這樓下的兩間是幾年都是這樣沒有改變過，就是全弄堂的隣居也同樣。

樓上的兩間呢？那可大不相同了，樓上的佈置是全弄堂的隣居們大家相互競爭的。木蘭家的也已變換了不少次，最初當她剛來的時候是兩堂紅木的傢具，後來換了西式的奶油色，再後來換了深棕色，等木蘭越長越高，那傢具却越換越矮了，現在的一套還是木蘭紅了以後換上的，矮的，方角的，黑色噴漆的。她們的牆的變化一年至少有兩次，夏天刷湖色，冬天刷粉紅。地下冬天是絨毯，夏天是漆皮。冬天的電爐，夏天的電扇也是不會少掉的。

她們的大門上有七八盞大小不同的燈，那也是常常變換的，當木蘭初來的時候，最大的燈是香妃，後來是昭君，昭君以後是一塊四周鑲着紅線電燈的玻璃燈，木蘭在進來的時候，是沒有什麼燈的，到她十一歲那年，她才有了半個燈，她的名字和小香妃合寫在一盞頂小的燈上，十三歲自己獨自個兒有了一個燈，可還是頂小的，一年後換了一個大的了，再一年

和從前昭君一樣掛了一個玻璃燈，到十六歲那年她紅了，換了一個頂大的而且以前別人都沒用過的那時新發明的年紅燈。

當她還沒有燈的時候她在搗母的煙鋪也學打泡，常常因為燒焦而換雞毛帚的柄；她又代姊妹們洗手帕和那長方的四角有帶的日本旗，常常也因為洗掉了手帕或把日本旗誤掛到客堂裏的萬國旗裏而換雞毛帚的柄。

她有了半個燈的時候，她的職司換到了樓上去，專替客人點火，裝水煙，裝大烟，替客人脫鞋換拖鞋這一類的事。

等自己獨自個兒有了一個燈的時候，已經學會了武家坡的一段和空城計的兩段，從那時起，她就不再管那些零碎事，每天有先生來教她認幾個字，時幾句詞，一到門燈亮的時候也給她換上幾件較好的衣服了。

一年後換上一個大燈的時候，她也學會了自己畫眉毛，搽胭脂，包車也有了她的份，跟着姊妹們見了幾次世面以後，居然也有人寫條子來叫她，節上也有十幾塊到二十幾塊的賬。

節節以後有很多的客人看她嬌小

了，她呢，除了加工學唱以外，還學麻雀與撲克，練酒量，衣服行頭不用說也是多而兩樣了。

她學會的戲也有十幾齣，唱得很不壞，所以她除了條子來叫她去陪酒，代牌，坐唱之外，還在大世界的羣芳會唱的台上接了十分鐘的場子，於是知道她的人更多了，特來捧她的也不少，楊大少也就是那時結識的替她捧場的一個，還藉着楊大少的力，曾在一家公館的堂會中串過一次黃金台。

是後，就一日千里地成了頂紅的小先生。

(未完)

長篇小說預告

老舍

最近創作

中國當代名家畫集

素以出品有系統價值見稱之大衆出版社

· 第二年度計劃圖書貢獻之第一聲 ·

發揚藝術本不借工本用精美印刷

舉行全國美術大展覽

普遍欣賞諸君勿失良機以低廉代價

珍藏各大畫家代表作

一代丹青傳之久遠

百家卷帙蔚爲大觀

本社第一年雜誌五種創刊後，第二年計劃出版有系統規模較大之圖書數種，以供各方面閱者之需求。籌編徵集不憚煩難，印刷成本不惜重資，務期作有價值之貢獻。此數種圖書先後在編印中，茲於元旦宣佈第一種，即爲「中國當代名家畫集」，內容徵集當代國畫及西洋畫名家傑作，每人精選作品六幅，用**三色版**及單色銅版精印，重磅銅版紙，活頁只印一面，外加美術封面絲帶訂成單冊，每**作家自爲一卷**，附有作家肖像及傳略，每看一卷見一作家之作風，全集欣賞而得當代美術之大觀。研究美術者不可不取作觀摩，愛好美術者勿失收藏良機！

二月一日開始陸續發行

每卷大洋三角（郵費另加一角）

函索樣本請附郵三角